欧洲近二百年名人情书

[德]霍甫曼编，魏兰女士译

版权信息

书名：欧洲近二百年名人情书

作者：［德］霍甫曼

译者：魏兰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科尔穆斯致阁特协特书

一

我最景仰的先生！你的时间分配很适宜，我完全赞成。那两篇译就的演说词我已读过，心中甚为欢畅。特别是关于我们丹漆池（Danzig）城的一篇已可望收得良好的效果。

我的诗歌没有遇着好命运，竟完全寂然无闻了。在这最好的世界上，要我不致堕落，自不应有侥幸的成功。我向来并不骄傲，谁知道这一点埃…在我一方面，很晓得爱惜光阴。你愿意看我对于时间的分配吗?

天方明，我即从事于精神上的内省，此举使我的心灵得达到造物主；心灵存在的本原，及其永生不灭，俱不可测度，然在此神圣的接触中，它尝得未来幸福中一种先期而至的滋味。

自此以后，我的精神便灌注到自然界巧妙的造化上去了。

其中最微小之物也示我以造物主的伟大，示我以新的美景，新的奇绩。这是我所视为最惬意的所在。我沉醉于此，引起充分的惊奇之心；宇宙是何其深妙啊！末了每一念及我的生命是如何短促，我从这种重要科学的发见是如何微小，不禁悲从中来，不可遏止了。

我的心神要能够畅快，惟有以弹琴自遣，并且要弹到音韵幽扬，毫无缺憾，恰和你一七二九年愿意我所造诣的境界一样。然我于此以更高度的热忱想念我的朋友，愿意获得你的赞赏，并且愿意我们彼此试心的日子从此告终，我们互相忍耐的报酬快些到手。此外的时间我便消耗在翻阅有用的书籍上面。我现在读布陆依尔（Bruyere）和荷拉慈（Horaz）的著作，一个达西尔（Dacier）在读此等著作中获得一切快乐，真使我羡煞了。

我的日子是如此过去的，在这些日子中我所认为最快乐的就在和你聚谈，而时常表现我永久不变的赤忱。

1733年十月二十日于丹漆池。

二

我的最好的朋友！你称我们的爱情为一种哲学的爱情（PhilosophischeLiebe），这是对的。寻常的结合，大家也要加上这个名称，然我们的爱情是完全不同的。我俩的心是和合一致的，我们没有措意于婚约的外表形式。因其他缘故，我们依平常的方法确定我们的结合；然严格遵守神圣的仪式不能阻止许多结合的破裂，这不是常有的事么？反之，此等结合因为没有慎之于始，在教会和民事裁判之前宣告无效，这也不是常有的事么？我们是不会陷入此等命运中的。在如胶似漆，心心相印之处，分离果然是可能的么？我的忠实的朋友，我希望从你获得佳果，在我一方面，自然保证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从不虑到何种情形有悲观的可能，而呈出庸人自扰的样子。现我期望你甚殷，竟至于不能忍耐了。至于我俩结婚的一切筹备略为经济一点，你以为然么？一切过当的排场在此等盛典中常为浪费，我以为这完全是非必要的，在一种管理完善的家政中，必须有合理的节省，然人们每不能及时开始，谨慎从事。当着这个时机，整年的收入常是在几点钟内即花完了。我们的结婚不应花费到一百达列（Taler）以上。购买我所万不可少的东西虽要超过一百达列，然超过数必不甚多。我们要作路途遥远的旅行，因此有完全不可避免的费用。我们必须在莱比锡（Leibzig）计划住所，有些必需品也无可节剩我对于那些不可少的和自以为应有的要件曾作减少的尝试，朋友啊，为我们的婚典作证的，虽不应超过十八人，然为我们的幸福作证的却是整个的城市。

你的可敬可爱的父母如果因年老不甚康健，不能到场，你就为我们替他们祈福，上帝为他的孩子们的安宁起见，对于他的忠诚的仆役是不会不赐福的。在长久的期望之后，快乐的时刻毕竟会来到了，届时我当以最纯洁的心情怀抱你，并且以最充分的欢乐告诉你，除掉完全属于你以外，我不认识地球上有何等快乐。

一七三五年三月一日于丹漆池

莱斯达特[注]公爵致索妃公主书

你曾向我说：爱情对于你只是一种野心的口实。我对于这些话经过长久的思索，并且在我的一切心窍中受过严密的检查。我将我的一切恐惧认真考验之后，觉得不能抛弃我的诸希望，我不存丝毫成见，将自己审察过，对呀，不存丝毫成见！（我觉得这是可能的。）好，这种审查的结果是：我赤裸裸地爱你，我没有受何种统制一切的感情的蒙蔽；总说一句：我确信我是为爱你的缘故爱你。

当太阳的光线对于一切创造物平均注射的时候，此等光线使它们发育，使它们结实；可是当前者掠过一个玻璃杯的凹面时，便联合形成一个焦点，毁灭一切。当我的一切倾向得走入其自然轨道时，则爱情对于我的作用，其力必定甚微；可是爱情现在已经将我的生存中一切力量一起擒住了，使我的生存呈出完全孤立的状态。啊，你的心中不要不自在起来！

我的热情中暴躁的力已经由一种宗教般的敬意软化了。对于我父亲的爱，对于朋友的友谊，甚至于爱国心，已经使青年的爱情清淡了。一种感情是一切完善行动的泉源，你怎样能够指为弱点呢？

有一桩唯一的事件是要诉诸你的同情的！你永不要嘲笑我的妒忌心！我确信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爱你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了解你并且也只有你能够了解我。我知道你要履行义务，这些义务是受我的敬仰的。我知道你对于每个人都很和善，这是你的权利。但你的心如果和另一个人的心结了不解缘，这便是我所不能忍受的。这并不是出于自私自利，这是一种完全冠冕堂皇的感情；因为我们两个人构成一个人格；我们的结合即使不是笔写纸载的，也便愈加神圣了。

你为何愿意在这些平常人物的面前一显身手呢？你的钱财为何要虚掷于无用之地呢？你愿意吸引多恼（Donau）河的水去灌溉一丘稻田么？

凡最美丽的对象因某些接触，只是徒受损失；一朵名花要在一个少妇的胸前，或在祭坛上，甚至于在坟墓上才显出美丽。因为思想之为物

只有经过它的相似或相反的东西的比较才能完善的一朵玫瑰花放在一块糕饼上，这成什么样子呢？…

1. 莱斯达特为拿破仑之子。

顽鹤利致斯卫夫特书

一

你对于我的许多烦恼，毕竟也表示一点同情。…你避开我，你除掉我们必须在愚蠢人中生活并加入他们中间这句话外，别无答案。我们栖息于这样的社会中，我真正也受得住，但不解我为什么要因它的怪习惯而牺牲我的幸福。你从前的原则是：只要自己行动适当，不管世人如何谈论。我愿意你再守此原则。试问照顾一个不幸的青年妻子，给以忠告，这可算是不对的？…

一七一四年

二

好了，我现在明白看出你是何等顾念我！你说，我应当满怀善意，在可能的时候你愿意时常来看我。你应当更适当地说：在你能够制服自己的时候，或者在你对于某个的生存再觉得高兴的时候，以后如果仍是这样对待我，那你不久将受着我的烦恼了。

自从我上次见着你，我所受的痛苦，诚非笔墨所能形容。

我相信，就是严刑酷罚对于我也要比你口中刺心的言语轻松些！我有时决定以一死了此残生，不再和你相见，可是此等决定纵使你觉得难过，也不过是目前之事。于是人性中的一点性灵逼迫它一我的决定一在这个世界上求救。我必须服从这一着。你要我来看你，以便好好和我谈话。我相信当你知道我所受的痛苦是什么，你不会使人陷于苦恼中，我将此事写给你看，因为当我遇着你，我实不能说出来，当我开始诉苦时，你就发怒，令人不敢仰视，我只得默尔而息了。唉，愿此等诉苦激起你的心灵上的同情，你对我能剩着这一点，也就够了！

我说得很少，因为只能如此。只要你知道我所想的是什么，这就一定要感动你。

一七一四年

斯卫夫特致顽鹤利姑娘书

我对于你来访的表现和妇女的举止行动真欣喜无量了。

我每日观察两性间的愚行正多，此等愚行实不会停止，因为人们想从此中得着享乐。你我之间最坏的情形是我们很难满足，我们是否应身任其咎，这倒是一个疑问。我至少相信，我们的病根就在此。但有一点系我和你不同之处，就是我不和我最好的朋友互相吵闹。我相信在你的书信中有十节是恼人的，每一节足以使两日散步和驰驱的效能失掉净荆在某一点上，我们的差异竟至于不可思议；我在忿怒的面前逃到世界的尽头，你却离开你的道路去追随这种忿怒。我相信，不好的天气已经阻止你的娱乐，并且将你锁在房中，使你闷闷地坐着。反之，我却利用这种天气了，我不知道读过多少关于历史和游历的书籍。我愿你买一匹马，时常预备两个仆役应用，并且造访你的邻家，恭恭敬敬受人款待，这是一种很大的享乐，你的理解力既甚优越，又饶于财，这种享乐便永久在你的势力之中了。我一生所认识的最好的格言是，你一日有酒一日醉，不复有酒不复计。你如果要怀愁饮恨，我将劝你道，何必自苦呢，忘情于此罢。我不甚热心写信，关于这一点倒和你同意，我相信每星期纵饮一次，是绝对必要的。

我对于你的一切问题可以诚实的回答，这正是义不容辞，但我要这样做，就会丧失一切愉快，这愉快保持我的心情，恰和运动保持我的康健一样，倘若没有康健与好的心情，我宁愿做一只狗。我更换住所比往常为多，自从离城后已经睡过三十张床了。我时常用左手整理衣服，这是我近年来所学到的一种迷信的习惯。我希望你盛服出行，在你的车上见你。请你不要丧失了这种嗜好。祝你好。

一七二二年七月十三日于亚马

施特列致斯确洛克书

一

夫人，我应当用那一种言词向我可爱的美人说话，藉以表现我心灵深处所发射出来的感情呢？当我看不见你时，简直是意马心猿，一分钟也不得安宁，当我在你的旁边时，你距我竟如此之远，我虽得一睹艳容——我却不能亲近——仍觉得和不在你的旁边一样。总之，你必须将你曾经用过的扇子，面具，或手套送我一样，否则我的生命支持不住了。你必须计算着当我下次坐在你旁边的时候，我不是要向你的玉手接吻，就要偷你的手巾。你的好处太多，一次是领略不了的。因此我必须逐渐预备着，使我的一颗心儿不致因欢欣鼓舞，跳过丰美的惠物了。亲爱的斯确洛克夫人，我用这个名称来呼你实在厌烦了。请你告诉我，那一日你愿接待你的最服从和最忠顺的仆人？

一七○七年于桑德兰公署

二

有了恋爱而又要做事，这是人世间最可怕的现象！

关于我一方面，谁和我说话，发见了我的秘密，我必须宣布出来，否则他人曾代我宣布。

今天早晨有一位先生问我：“你觉得里萨邦（Lixssabon）何如？”我答道：“她是非常之美的。”又有一位先生要知道我上次在H·C·是在什么时候。我说：“将在星期二晚上！”在这一天之前，至少请你允许我得向你的玉手接吻，庶几使我的精神稍微安静一点。

唉，亲爱的！

脚儿千万次要向你那里开步走，没有你，谁也缺乏乐生之心了！

我相信我可以写一整本书信给你，但地球上的一切语言文字实不足以表现我对你的热情，不足以表现我愿和你白首偕老，生死不渝之心。

一七○七年九月一日

福禄特尔致珰洛叶书

因王的名义，我在此处成为囚犯了。然人们可以取去我的生命，却不能夺去我对于你所怀抱的爱情。我最崇拜的女郎，只要今天晚上见着你，我就去上断头台也情愿。天呀，当你将写信给我时，不要对我用这样凶险的表词，你应当生存并且应当谨慎。防备你的母亲，要和防备你最坏的敌人一样，我说什么呀？你要防备每一个人，不要相信什么人。你将来一经看见新月，即准备出发，我当微服离开旅馆，乘车而行，我们便和风一样向着协活零根（Scheveningen）飞去。我将携带笔墨以便我们写信。你如果爱我，望你安慰自己，集合你的一切力量和心神。不要对你的母亲漏出一点风声，设法取得你的相片，并且估量着，我不因最可怕的苦楚的威吓而停止我对你的服务。不，世间没有一件东西能使我从你分离出来；我们的爱情是建筑在道德上面的，是始终不渝的。...再会，没有一桩事我不赤裸裸地告诉你。论你的为人，还不止值得如此待遇。再会，我的亲爱的心肝！

一七一三年于海牙

狄德洛致索妃·瓦兰书

一

…自早晨起，我听见我的窗户下面有许多工人。天还未明，他们手中即拿着锄头，铲土并推车。他们吃一块黑面包，从川流不息的小溪中取水解渴。到了午刻，在粗硬的地面上睡一小时，旋又从事工作。他们很快乐，他们唱歌，嘲笑，并且说些粗野的笑话以助兴。到了晚上，他们在浓烟四布的窑炉边遇着他们一丝不挂的孩子们，此外家中还有一个丑陋而污秽的妇人和一张干草垫着的床。然他们的命运既不比我的坏，也不比我的好。请你告诉我，你已经遭遇过一些不幸的事，你觉得现在比过去更艰苦些么？——一种思想从我的脑袋中逸去，我便紧紧地追着它，在整个的早晨中，我竟为此所苦。我是很悲惨的落下来了，并且听见说那普遍的不幸的状况。我本来没有一点胃口，却在盛筵上就食，我的肚子中还满满地装着昨天的食物，此时又加上新的。我拿着一根棍子去散步，藉使消化加速，觉得爽快一点。回来后，就在赌博场中消磨无聊的时间。我有一个男朋友毫无音讯。我急欲见的女朋友也还在天涯。在乡村中有烦恼，在城市中也有烦恼，到处是烦恼埃凡不认识烦恼的人，不能算是人类的儿子。一切东西都毁灭了，好的由坏的毁灭了，坏的由好的毁灭了，而生命也是虚幻的。

明天晚上或星期一早晨，我们也许要到城市中去顽一天。

我将去看我所急欲见的女朋友，并且将再遇着我那毫无音讯的缄默的男朋友。但是到了异日我又会失去他们，幸而和他们距离愈近，便觉得我将愈加受别离之苦。

世间事情总是这样的。你要左顾右盼都可随意，可是到处都遇着一片伤残你的卷曲的玫瑰花叶。——我爱我的索妃，因为体贴她，我的眼光遂不注射到别种利益上去了。我在世界上所能遇着的不幸事件只有一桩，但这桩事是曾发展并且呈出百数十种图样在我面前的。一天过去了，她如没有写信给我，“她怎么样，病了么？”于是种种幻想震撼我的脑子，使我受苦。她如果写了信给我，我要是懂错了一个无关轻重的字，我会发癫了。人不能使他的命运改善，或恶化。他的幸与不

幸是由一个有威权的星宿注定的。爱的愈多，则对于每个的感情便愈少。爱的是唯一个，则一切感情都集中于此了。这就是贪夫的宝贝。

可是我感着到我的消化不良，所有这些悲观的哲学都由一个腐败的肚子而来的。但无论肚子是装得太多，或是十分空虚，无论是悲愁或快乐，我的索妃，我爱你始终如一，不过感情的色彩不是相同的罢了…

一七五九年十一月一日于格兰瓦尔

二

…现在雹雪交加，风雨并至，正是一种可怕的天气，同时从索西来一批旅客到我们这里。人数约十个或十二个，都粗笨而高大。初时非常吵闹，但经过种种软语温词这是重见他们的妻子和狗时必须尽量使用的之后，就安静些，并且对于千百种无关紧要的事闲谈起来了。谈到购买和器具，那位男爵说，他察出我们风俗的腐败，而国民的嗜好减少也影响到每种秘密器具（Geheimmobel）的数量上去了。反之，我说，我看见只有一桩事，就是，人们现在恰和从前一样恋爱，并且必须多写一点情书。有一位德特（d'Ette）姑娘从前和天使一般美丽，但她除掉一个活跳的小鬼的精神外，别无余物，她答道：要真正恋爱，人们现在是太放荡了。我说，从前人们比现在更加纵饮，赌博也不见得少些，他们打猎，骑马，放枪，踢球，住在家内，有一小群朋友，光顾旅社，不准青年人加入好的集会，至于青年女子差不多是离群独处，即母亲也不甚见客，男子在一边，女子另是一边。

现在人们杂处，让十八岁的青年加入集会，赌博在乎消遣，居住各别，小孩们同睡在一个房间，大人各有特别的房子。生活是分成两种职务，即风流与职业。人们或者是和他们的受保护人或是和他们的爱人在他们的房间或屋子中共同生活着。

你只试想一想，一个民族忽然普遍地倾向音乐，从前人们的确没有做过这许多著作物，唱过这许多谬误的歌词，演过这许多不好的戏曲，可是一切具有著作或表演才能的人也必定因此表现出来；从前人们从没有听过如此好的音乐，唱过如此好的歌词，也从没有计划出如此美的音调。现在是实际的应用。风流的精神既是普遍的，现在比从前或者更淫荡，虚伪，不道德；可是也更靠得住，更诚实，更多高贵的结合，更多爱情，更加体贴，更多历久不变的热情。因此生长出来的人

是热烈地爱人，热烈地被人爱，爱人的十分热烈，被人爱的也十分热烈。其他每种事情也是如此受支配的，人们对于事情的关涉愈多，那么，使他们得到好处的愈多，使他们得到坏处的也愈多。

当立法者公布一种法律，有什么结果呢？他使五十个坏人有犯法的机会，十个好人有守法的机会。那十个好人将因此更好一点，那五十个人将因此更坏一点，而人类也将获得一点谴责和赞赏。为人民立法，就是指将他们对于好的和坏的活动力提高起来，就是指——如果可以用这样言语表现出来——鼓励他们达到大犯罪和大善行的境界。...你试想在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敢于危害王子的生命，他被人捉住，受过裁判，用铁钳子擒着，用煮沸的铁水去灌注，绑在伸肢刑架上，然后用马分死。人们将可怕的判决词念给他听，并且听他讲过话，于是冷清清地说道："这一天将很苦啊！"我即刻就幻想着，在我的旁边必须有王侯这一类的一种心灵存在着，他应一种普遍的或个人的大利益的要求，毫不变色地牺牲着。怎样呢！犯罪当具有一种热忱，这是美行所不能达到的么？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点东西即美行——能够发出一种真正的和恒久的热忱么？在美行这个名称之下，我是指——这是你很能领略的——光荣，爱情，爱国心，总之，指伟大心灵的一切动机。此外，那些要作惊天动地举动的人是被毫不为他们所主宰的原因所推动，有些人投入光荣的一边，有些人投入不光荣的一边。谁为我们创造我们的命运呢？谁发见将来呢？

...

一七六○年十月十五至二○日于格兰瓦尔

威兰德致索妃·拉洛书

我最宝贵的朋友，请你不要抱怨你自己和你的理解力。因为你常是这样做，所以表现这种抱怨不是合情理的。我希望我一切均完善的爱人不要为一种可避免的缺点的一切阴影所笼罩。我现在再提起我时常向你说过的真实话。你具有一种很可爱的心灵，我想不出还有更有价值的心灵来配合你的美丽的身体，使之活泼无比。锻炼身心，尤足以增加你的美丽，法国一切女子将因你而减色。我的爱人的相片远胜于洽特列（Chatelet），巴息（Bassi），和高特隙丁（Gottschedin）等等的相片，我在精神上是何等欢喜埃我最亲爱的心灵，你因爱我，用功作德洛（Dero）传，并且作得十分正确，恰和我对于德洛的完全丹心赤胆所欲言的一样，我的感激你是无穷尽的。那些精美的观察与批评你知道很切当地运用那些观察与批评予这种作品以一种很大的装饰。我的最亲爱的心肝，你快些起程前来，...我将再张两臂欢迎你。

《救世主》第四第五诗歌，我将亲自带给你。此中对于爱情有一种无限美丽的描写，恰和我们的一样，只是那爱人的心表现得十分鲜明，相形之下，不免使我的心很暗淡几分了。

我确知克洛布斯托克（Klopstock）君发生恋爱，我相信他的爱人和你很相似，不过没有你那样完善。所以在我们四个人中恰恰是相反的。我对于克洛布斯托克君卓越的特质是相形见绌，毫无疑义，而他的爱人对于你也正是如此。为使我克洛布斯托克君的爱人完备起见，上天给她一个胜过她的爱人，为使我快乐起见，上天允许我爱我的索妃，我的索妃是样样胜过我的。这不是分配得很适当么?

我对于你给我的德洛精美的相片，德洛无比的著作，和那很好的小说，再谢谢你。我以最体贴的敬意向你的玉手接吻，并且请你对于我的作品加以原谅。我太趾高气扬，我不能好好写出德洛一点精美的思想。请你不断地使我快乐，一直到我不爱你和不崇拜你为止。然这两桩事都是不可能的。我向你接吻千百万次，我永远是你的。...

一七五二年

宽里格致雷心书

你生平对于一个叫做拉特斯多尔夫（Rattesdorf）的村子未曾听见说过。我们此时在这个村中几乎坐了二十四点钟，谁又知道我们不再停留四个二十四点钟。此事和梅恩河（Der Main）是否留阻我们有关系。就它现在的情形讲，即使我们要冒险，也不能渡过去。——我们此次出游，遇着这许多阻力，又加以种种困难和危险，这是我有生以来未曾经过的。我们没有遇过的事变想也不多了。在三十六点钟之内，我们坏了两个新车轴和两个车辕；人马一同驰驱，经过邱林与濠沟，我们眼见除最可怕的死以外，别无救星，到末了他们要再经过一条深沟，一匹拖车马的力绳断了。这是我们最大的幸运！

因为他们因此失去过濠沟的力量，我们回转到另一岸边去，农民急来相助，他们也幸而有此。昨天两匹马都倒在车子前面；我们为了第一匹马停留四点钟，想尽方法去救它，都是徒劳无功；它毕竟只可供近村屠夫的宰割。然此事对于约里克（Yorik）竟成为一出拿手好戏了。御者是一个奇人。忠厚和愚蠢都达到极点。“啊，上帝呀！啊，上帝呀！”这就是他在四点钟之久所说的话，同时他继续工作，要使那匹马站起来；可是那马毫无气力，他虽将马略扶起一点，马即刻又倒在一边，在这当中他却有百数十次丧失生命的危险。我在一条路上叫道：“不要发癫了，马是坏了，你们还要使自己受些苦楚么？”

“唉，什么！”他总是这样回答我，“我的马既到了这个样子，我也会这个样子，世间总只是如此的。”我说他应当继续驱车前进。——“不，当我的马还有希望时，你就是用棍打我，我也不离开它。”这桩事他也是真正做到的。就是当那马已经死去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允许他将死马放在车轴上，用另一匹马慢慢拖走，在近村中取得秆与草。秆是遮盖死马的，至于草呢，是预备于死马再活时，给它吃的。我很可怜这个人，因为他完全劳顿了。当我们前进不到一刻钟，第二匹马也跌在水中间，这不幸的事件现在竟达到极点了。这一匹马他倒也救起来了，因为可巧近处有些人来帮助他。但我们自己的情形却很坏。我们固然出了水面，然我们的车子跌在水内，那匹马不能将其拖上来。我们必须向着一个乡村走四十五分钟的路，而路途泥滑，跋涉为艰，我至今还不解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每走一步，我的腿必须用力从烂泥中拔出来，天又下雨，身上竟没有一根干纱。当我们再坐在车上的时

候，我向我的马车夫说："我们今天所遭的灾也足够了。"他答道："上天保佑呀！"可是"上天保佑呀"这句话不验，因为我们还须涉水三次，车中每次都有水浸入。末了一次，水甚深，所有后面车箱的一切东西都湿了。将这些东西晒干就是我今天的职务。所以我和你共过的几天快乐日子又这样消失了。不，看见你十分康健，使我心中非常愉快，这一点足以胜过一切不幸事件而有余。自从那时起，我快乐并且活泼多了，即在一切困难之中，我也没有一刻是颓丧的。——我单写这些给你，因为我离去汉堡（Hamburg）时不像现在一样安逸。…我的最好的朋友，我祝你好！我是全心倾仰你的，我是你的宽里格。

一七七二年二月二八日于拉特斯多尔夫

写日期之际，忽然忆及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很快乐地度此生日。

雷心致宽里格书

我的爱人！你很可以看出我的坏习惯没有改正。当我的脑子里面充满了幻想，我的心中充满了怨恨时，我对于只有几分亲爱的人们绝对不能写信，这也不是属于我的好习惯当中的。可是我对于我最好的女友必须有一个例外，这或者是她所要求的。她的要求是出于极大的善意，我与其表现为辜负此善意，毋宁表现为不认识此善意。然她知道我的心中感觉不快，已经多于我认识她自己的心怀开展，这就够了。我的爱人，我要是早些写信给你，那我不独不能免去你的挂念，还要真正增加你的挂念。现在我已经开始觉得爽快些，然在八天之前，每一个字足以向你泄漏我的心境是陷于何等不幸的状况中。我患忧病，比我曾经自信的为剧，唉，我不能再隐瞒了。我从经验中看出我的忧病到少是病根不深，这是足以安慰我的唯一事件。因为当我一经从这可恶的愁城中抽身出来，打入人丛中间，便要好一些时候。我于是向自己说：为什么久滞在此可恶的愁城中呢？我倘若是屋脊上的麻雀，我已经千百次飞去了。自八天以来，我必须插在人丛中。当新年时，我在布闹施维格（Braunschnweig），居宫廷中，我曾经做些醃鱼和赶骡子的事体，这些事要是做，真正没有益处，要是时常抛掉不做，又有一点害处。我此时所具的唯一愿望是...唉，我的爱人啊，你很知道这种愿望！你和我不应当再过快乐的年么？上面这种思想袭击我固甚频繁，不自我本月六日参预插洽利阿斯（Zacharias）的结婚为始。要我欢忻鼓舞，颇不容易。但是毕竟有一个榜样把我打动了，我变为欢忻鼓舞了，因为大家都是如此。你认识插洽利阿斯，可是你要能想像这是何等一种冠冕堂皇的结婚，就难了。一事也不缺少，有二十种东西是没有人曾经梦想到的。...我们一直闹到第二天，除掉新娘和新郎以外，没有人上床睡觉。...我的爱人，我祝你好。我几乎没有地方向你说我本来不当再向你说的话。我爱你是超过一切的，我在思想中每天拥抱你至千百次呀。

一七七三年一月八日于瓦尔混布特尔

卢梭致索妃·黄德托伯爵夫人书

索妃，你来罢，我好使你的不正直的心受些痛苦，我好用我现在铁一般硬的心对待你。你把我的理性，体面和生命一齐夺去了，我为什么要爱惜你呢？你使我过的日子竟至不能忍受，我为什么要让你过平安的日子呢？唉！你要是不用致命的暗箭来杀我，但用一把剑刺入我的心头，那你的残酷不知要少多少倍！你看一看我从前是怎样，现在又是怎样？你看一看你使我跌下来到了什么程度。当你允许听我的话时，我是一个超人；自从你抛弃了我，我是人类中一个最不足轻重的人了。我已经丧失一切理性，一切理解力和一切勇气了。总说一句，你把我的一切东西都夺去了！你怎样能够决定毁弃你自己的工作呢？你怎样敢认你从前以善意要求和敬仰的人为无价值呢？唉！索妃呀，我确切告诉你，你对于从前所要求的朋友，现在不要羞与为伍。在你自己的体面上我要求你对我清算一下。我不是你的财产么？你没有拿住我么？这是你不能否认的，我既是属于你，所以至少也配得上说我是你的。你试回忆往日的欢乐，这是我在我的痛苦中永不能忘的。

那使我获得第二种宝贵生命的无形无影的烈火再予我的心灵和意识以少年时代的全部精力。我的感觉的热火驱策我投入你的怀中。你的心虽充满了另一种爱情，然我心中的热情常常打动它！你在那瀑布旁边的小亭中也常常向我说："你是我的脑子中所仅能想像到的最体贴的爱人。不，从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富于爱情的！"从你的口中发出这句口供，我是何等胜利啊！唉，这是真实的！我很热烈地要求使你觉得这种热情，这是值得你感觉的，我并且要以这种热情引起你的同感，然你现在竟这样反悔了。但是你为什么使自己受非难呢？你的过失在那里呢？你的忠实因那种温和手段一那是使你的心和感觉冷淡的所受的危险到什么程度呢？你因许多理由能够知足之后，为什么改变态度呢？…不再做你的朋友么？亲爱的和令人魂消的索妃啊，生存在世而不复恋爱，这是我的心所能堪的么？你既将甜蜜的友谊带子结在爱情的岩石上，我的心怎样能够和你分离呢？我现在诉诸你的良心。你亲自看见这种精神错乱，这种眼泪，这种失魂，这种热烈的胡作乱为，这不是一个人特别生成的，这是你引起来的，请你说一说，我是已经浪费了你的眷爱现在应该失去这种眷爱么？唉，不啊！这种眷爱引起我心中一些体贴的恐惧，你很残忍地利用这些恐惧对我完全否认这种

眷爱了。我承认我是满腹爱情，较胜畴昔一千倍的，然我对于你是更谨慎，更顺从，并且很小心地避免用片言只语侵犯你。

你的好心肠它看见我在你的面前发抖怎样能够决定用我的热情做武器来抵抗我自身，并且使我我本应该快乐的陷于悲惨之境呢?

你的好意的第一种代价是教训我由爱情的自身去制服我的爱情，将爱情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最热烈的愿望牺牲着，并且在你的安宁之下毁灭我的幸福。我既不愿回忆在你的花园中出现的事，也不愿回忆在你房中所发生的事。然为表示你的艳丽如何使我沉醉，如何使我必须获得你起见，请你回忆阿利辟堡（Olympierberg）之役，请你回忆用铅笔在一株橡树上所写的话语。…当那宝贵的刹那间，凡一种纯洁的爱情在世界上所能够给予的好处，你已经都献给我了。从那时起，我非常珍视你，致我不敢再希望以你为牺牲去求快乐。你的方面一次唯一的推却曾经使一种不合理的狂热销沉下去了。…有一个人热心于你的荣誉，不减于你自己，从新将你的好感送给他罢，这是不会伤害他的。我对于你和对于我自己不求饶恕：凡你在我心中所引起的一切愿望，我自己加以谴责。我要是仅在制胜自己，那么，也许已有了胜利的光荣，并得到必需的力量了。可是心所钟爱的人一旦见弃，这不是一颗易于感动的心所能忍受而不致失望的。胜利如非出于自由意志的，那胜利的一切价值便消失了。要我康健，只能在我单向我的热情奋斗之时。我咎有应得，这是我很感觉得到的，可是我一想起你不要任咎，辄引以自慰。…啊，索妃呀！自从那甜蜜的刹那间以后，便永远被拒绝，这种思想对于那怀愁抱恨的人是太可怕，他是不能和你一致的。什么呀！你的电光般的眼睛和那使我万分心醉的美丽的羞态，永不复送入我的眼帘么？我永不复能接触那天上的云雨，那捷过电光，毁灭一切的情火。啊，形容不出来的刹那间！什么心，什么人，什么上帝能够感动你并且抵抗你呢…一七五七年六月于亚伦密达格（Eremitage）二我的亲爱和有价值的朋友，你来这里听一听爱你的人的声音。这不是——和你所知道的一样——一个可怜的引诱者的声音。我的心在愿望上如果有什么错误，那我的嘴从不企图认我的错误为正当。那隐藏在诡辩中的推理是不能替错误掩护的。那遗羞人世的恶行在道德这个神圣的名义之下是销声匿迹的。信仰，光荣，和神圣的真理在我的言谈中从不受诬损，我既不用有体面的名词来掩饰我的缺点，所以我没有让正义从我的心中消灭下去。我时常使这颗心张开去受聪明的教训，这种教训是要你从我这里领略的。现在轮到我来了。

啊，索妃，我一方面是在补偿你的照顾的代价。你既已保障了我的道德的心灵这心灵对于你是宝贵的所以我愿意以那也许为你所尚未认识的道德去充实你的全部心灵。

我幸而深自爱惜，从不使我的笔墨和口舌投降在说谎之下！因此我觉得我替你做真理的机关，不是不配的。

你如果将你灌注给我的感情置诸义务和理性之下，那你对我便已行使了一种最大的和最高贵的权力，这种权力是美丽和聪明的天所给予的。不，索妃啊，像我的一种爱情只能够由它自身去克服它。...请你回忆这个夏季快乐美满的日子，那是何等欢畅，唉，但也是何等短促，那是很值得长久回忆的。请你回忆我们在树阴深处的小山上屡次幽静的散步，那世界上最小的山谷将自然的全部宝藏横在我们的眼前，好像是要使我们厌恶虚伪的和所谓生命的宝贝。试想一想那宝贵的谈话，我们的心曾因相互的信赖，减少了我们的痛苦，在那谈话中你使天真烂漫的宁静充满在最甜蜜的感情中，至于这种感情是人的一颗心儿可曾遇着的。如没有同一维系物固结起来，没有同一火燃烧着，我不知道那一种神圣的火把我们燃烧着，使之兴奋，并且让我们一致渴想那不可知的宝贝，我们是生成得共同来尝那宝贝的。

此等书信不是为公开发表而作的，如果没有你的允许，永不得使之见天日，这是用不着我向你提及的。然一旦情形允许你这样做，则我和你结合的目的的纯洁将怎样使舆论和缓起来。你我的姓氏在书中虽不应当指出来，然你我的姓氏不会为那些妒忌我们的人所轻蔑；可是在我一方面，不独不因此屈辱，并且更骄傲些，当我表示我是怎样敬仰你，我当取得更大的敬仰。至于你呢，可爱的索妃，我希望——你为获得光荣起见虽用不着我的介绍——全世界的视线悉集于你的身上；我希望全世界对于我从你的品质的优美上所期望的，加以注意，以引起你更大的勇气和精力，这种期望要在公众的眼前实现出来。人家将说，在我的同情和注意上，特别是对于妇女，是不浪费的，人们对于那完全彼此相似的东西，更要加以考验。索妃啊，我以我的名誉委之于你，当可能的时候，你要维护那些高贵的人们给予我的光荣！人家一旦看见你并且忆及我，你当使人说：“斯人爱德义，是配得上她的！”

一七五七年于亚伦蜜达格

卢梭致其夫人特列斯书

我的亲爱的朋友，在我们这二十六年的结合中，我只在求你的幸福中去找我的幸福。我聚精会神之处就在努力使你快乐。在我最近的行动中你已经看见这虽不是我的义务所在我对于你的荣誉和对于你的幸福是同样珍视的。然我觉得那结果和我的眷念你并不一致，我眷念你的地方多于你诚心接受的，真是言之痛心。我知道你所固有的公正和诚实的感觉，永不会发生变化，至于讲到体贴与眷爱，从前虽是双方都有的，然我现在感觉到只有我一方面的尚存在。我的亲爱的朋友啊，你不独不复对我具有快感，为着与我和好度日起见，你甚至于必须用大力量克服自己。除掉我以外，你对于一切世人都合得来。凡围绕你的人都知道你的秘密，只有我不知道。你的唯一的真朋友就是不得你的信任的唯一人。至于其他事情，更不用说。朋友与朋友的过失是整个的，人们不能自由加以去取，我看见你的过失恰和你看见我的过失一样。倘若你和我在一起，而感到快乐时，我一定很欢喜；但我明白看出你并不如此，这便使我心碎了。我对于使你快乐一事如能为力，我一定是高兴做的，但此事既不可能，我只好默尔而息。我相信凡能够增助你的幸福的事，我没有不尽力的，我虽仍很愿意尽力，但不知道应当怎样做。当我们结合时，我曾提出条件。你已经允许这些条件，我也已经履行这些条件。只有你一方面一种体贴的眷顾和我们的爱情能够使我破坏此等条件，我并且牺牲我的生命和康健去服从我们爱情的呼声。我的亲爱的朋友，你必须承认你离开我即不能使我接近你：我发誓给你听，这就是我的意见！你的冷淡只有使我望而却步，我的心如果破碎了，那挑战的讥讽不足以使我接近你。就是在我写信给你的这个时刻，我虽满怀的痛苦与忧虑，然除掉我和你一心一德，完全和好度日这种志愿外，别无更快乐更真实的志愿。

对于自己所不爱的人没有一点是称意的，没有一点是高兴的。因此我对你的一切努力，一切眷顾一我虽开始这样做一都归于无效。我的亲爱的朋友，一颗心不受指挥，便没有办法。可是无论我怎样愿意你快乐，并出怎样的代价，你竟首先提议分离，否则我决不想及这一着。我很知道人们在一种争论最热烈时所说的话，不要看得太着重，但你常是回索这些话，使我感受一种印象。你知道我的命运：就是几乎不敢写给别人看，因为没有人肯相信。

亲爱的朋友，我只有一种安慰，一种很甜蜜的安慰：就是将我的心注入你的心中。当我将我的苦楚诉给你听，我便觉得轻快一点，当你可怜我，我便不复觉得可怜了。我既只遇着些深蔽固拒的和虚伪的心，我将我的全部希望置诸你的身上，这是自然的。我的心胸如不向何人开示一下，即不能生活着，并且只能向你开示心胸。你如使我失望，我如陷入单独生活之境，那我的确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我一定要死。然我们如果继续反目，我们中间的信任与友谊如果消失，则我的死一定是更加一千倍地可怕。唉！我的亲爱的，惟望上帝不愿使我陷于这样多的不幸中！

许久不相见，重新恋爱，且时加怜惜这样必定好得多。

为使你快乐起见，在我一方面无论要怎样牺牲，无论要多少代价，都不要紧，我并且是满意的。

我的亲爱的夫人，我发誓给你听，为着使你追悔并正确征验你的心地起见，我俩不如加入一个宗教团体，推行你的计划，对你可以免去我的习惯中不称意之点，对我可以免去你的冷淡，因为在现今状况之下，我们不能找着快乐。我生成如此，不能使自己改变，我恐怕你也不能改变你自己呢。我允许你以充分的自由去选择你的避难所，并且当你高兴时，可以随时更换。你在那里不会缺少什么。我照顾你将胜于照顾我自己。当我俩的心一经觉得我们是因相互关系而生成的，一经觉得我们有再结合的需要，我们便可以这样做，以便和平生活，一直到死为止，使我们互相得到快乐。永久分离这种思想是我所不能堪的，我只愿暂时分离，使我们获得教训。我不想望这种教训，我不要求这种教训，但我恐怕这种教训将成为必要的。我让你去决定，并且服从这种决定。如果此事将要出现，我所要求的唯一事项是，你所视为适宜的决定要在我们双方同意之中实现。…我给你充分的时间去考虑一切问题。当我不在时，你将这封信的对象思索一下。想一想你自己应负咎的事，想一想我们许久以来的情状，想一想我们一直到临终之日将怎样，我们年华中最大和最美的部分是过去了，所剩着的只是那必要的部分，藉此对于一种不幸的，但是纯洁的，光荣的和道德的生活加以结束，这种结束使我们受尊敬，并且予我们以一种经久不变的幸福。我们有种种缺点令人悲痛，但是谢谢上帝，我们没有什么罪与恶可以指挥的。我们不要因晚年的不谨慎，将我们彼此共同度过的日子中的甜蜜和纯洁都毁坏了。

一七六九年八月十日星期六于蒙葵

马孔集爵士致坎拔尼尼书

我的钟爱无疆的夫人，我的可爱的甜蜜的穆理（Molly）！

我必须在这样残酷的方法中离开你，我能用什么话向你描写我的忧愁呢？我的心灵啊，我知道当你离开戏院，听说我走了的时候，你受了许多痛苦。但你不像我一样孤单的，我是没有人能够安慰的。

我已经写了一封小信给你，将君王陛下的答词报告给你听，但我不敢尽情说出，因为我不能确定你是否将收到该信。

但我现在可以完全自由说出来，因为我乘仆人回柏林之便，令他将该信亲自交给你。

你是我在世上最亲爱的人，我现在应当与你永远分离么？

这或者是一个梦罢？唉，这是千真万确的！你的不幸的丈夫必须怎样受苦！我的肝肠寸断，我不能再说了。我所要表示的是，我能见着你，就是一刻钟也够了！啊，我的人儿，恐怕我们永远分离了。我的唯一的安慰就是你那可爱的相片，我不断地向之接吻，我的唯一的安慰也就是思念你，你对于我还不止是我的幸福呢。

当我于午餐后前进时，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一定不复相见。

啊，天呀，我在那里？我们从前所受的痛苦，那命运现在又一定要将其加在我们身上么？啊，我的亲爱的人儿，想一想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想一想我给你的许多忠告！

我在汉堡已经抛弃陆上游历之想，我不复能作此举。我将由此乘船往英国。一种长途的航行，还在五百哩以上，只有上天知道，我们将于几时达到，因为恰恰遇着逆风啦。我必须由一小艇驶往大船上，从此处足有一百哩之遥。当你听见狂风怒号时，想念想念我，此风也许带到我对你最后的敬礼，我的天人啊，死是我所欢迎的。法国有许多准捕敌船的商船（Kaper-schiffe）常是来到亚尔伯（Elbe）河口，但我希望内中有一只战舰，它的舰长是我的朋友。

我的爱人啊，我已经允许你，在我出发之前，送一封含有忠告的信给你。但我因忧虑而生病，此信不能和我所预期的一样出现。你对于人家给你的一切谄媚和期许必须特别注意，这是用不着我向你说的。此等谄媚和期许要驱逐我离开你，这已经表现它们是何等虚妄埃它们将力图永久牢牢地擒住你。你要好好度日，使人不能在背后说长论短。永不要在家庭以外用膳，单独和一个男子在一处，就是片刻也不可以的。对于同一人不要时常加以招待，否则人家将说他是你的情人。当你察出何处有何人欢喜你，再也不要见他的面。否则你对于向你表示无限爱情的人，就太不知感恩知己了。

你不要同任何人动脚动手，也不要使任何人同你动脚动手；你知道这是我已经向你说过的。此等事将人从你的可爱的怀中驱逐出去，你在每一个时机中要表示这是使你受何等痛苦的。除掉我的朋友以外，不要信任任何人，至于我的朋友你或者是将认识的。你如果病了，不让人坐在你的床上。从前你这样做过，但在我们爱情的名义上永不要再这样做了。就是你将永不再见着我愿上天保佑也当时常奉行此等忠告，这是于你最有益的。

但我绝不害怕，我们能够互相忘记。我们有许多内在的维系物；远离与困苦是不能将其毁灭的。此等维系物比一种真正的结婚仪式要坚固的多，因为它们是由爱情，友谊，和名誉组成的。我们以为将完全分离，便是讲得太远了。你是我最可爱的甜蜜的妻子，我只在短时期中必须离开你，不久又会再见的。当他们将你我分开时，他们以为我们不久将不复相念了；但我们是很稳固地站在我们爱情之上的！这是制胜那站在我们幸福上一切难关的唯一方法。

我忘记告诉你，人家写给你的情书，你当即刻再封好寄回去，不要作覆。你要相信我的话，你如果这样做，人家一定不能对你打主意，此事虽不正当，人们总是如此做的，这是你会知道的。

凡我告诉你的话，你将觉得有点混乱，但你要想我处在什么状况之中。我相信你对于我待你的忠实是无所怀疑的。我的最爱的，你必须如此。你应当坚决相信我是始终不变心的。

我要是于此有亏，你可以痛恨我；你如痛恨我，便是我一生所能遇着的最大咀咒了！

啊，我几时将再见我可爱的小辟地（Pitti）？愿她永久是我的！啊，我的甜蜜的人儿，我一想起我们爱情娱乐的时刻，我觉得加倍的不快！啊，我可爱的夫人，永不要忘记我，因为你只是属于我的。我对于你常说的话，你每日要思索几时，永不要破坏你的忠实！每日从十一点钟到正午，你要想念我；我们的心灵届时将彼此遇着，因为我只是想念你，只是到处见着你。当我们一旦重逢时，我们要爱成一团，即刻把一切困苦都忘记了。啊，奉行我的忠告，每晚省察你有无欠缺的地方。不要时常和男子相见，否则他们说你不复想念我了。他们相信，自我出发之后，凡他们向你所要求的事，你一定照办，他们相信我只是时常拦在你的路上。

唉，我对于我所钟爱的妻子，发生一种何等的思想埃茫茫大海即刻就会夹在我们中间。啊，天呀，我必须如此受苦么。是的，为着不抛弃我所最爱的人儿起见，我必须受苦！一切痛苦出现，我将甘之如饴，但愿你也和我一样坚决。啊，我的心灵，想念我，并且想念我向你所说的一切话。将这封信焚去，不要给别人看，就是带信的人也不看。但须先将我给你的一切忠告抄下来。我最亲爱的最亲爱的妻子，现在作别了！啊，天神呀，何等的作别！我永远是你的，愿你永远是我的。作别了最可爱的，最被爱的妻子啊，作别了，我的心灵的心灵，生命的生命啊，作别了！想一想这个时刻，你听见么?

不幸生

一七四四年六月底于汉堡

俄后迦他磷第二致无名氏书

...当我开始写这封信时，我是快乐而且欢畅的，我的思想离开此处，跑得很快，不知道从这思想中还会发生什么呢。

这样不行了：我陷入痛苦之中了，我的快乐消失了。在八天以前，我自己相信，在我的最好的男朋友不能恢复的损失中，我必须死去。当我告诉你一种不幸事件，我哭不成声了，L将军已不在人世了，我的房中从前是我的欢乐宫，现在变成一个空洞，我在此中和一个幽灵一样苦苦地撑持着。我不复能见着人而不因叹气打断我的说话。我寝食不安。生命对于我是痛苦的。写信也超乎我能力之外了。我不知道我将变成什么样子，但我只知道，自有生以来，从没有像我最好的可爱的朋友死别后这样不幸的。我将我的抽屉打开，找着这一页纸，草了这几行书，但我不能再写了。

巴列提致卡萨洛瓦书

我的亲爱的卡萨洛瓦，

我没有听得你一点消息，心中大大地不安，你怎么样呢？你在那里？你已经忘记了我们么？

你不复爱你的可怜的小巴么。啊，天呀，我是何等不安宁！我在我最后一次信中要求你即刻写信给我，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你没有收到我的信么？啊，我的亲爱的男友，请你将这疑团剖白清楚，否则我死了。我希望你将接到此信。我将此信送到居气兴（Dünkirchen），你前告诉我，你当在该处，我要告诉你，我已找着方法，可直接接受你的消息。

我的亲爱的卡萨洛瓦，你必须将你的信封着送交阿伯特（Obert）家；因为我常在那里。

你如果爱我，请即刻将你的消息告诉我；此等消息将使我的生命复活，我需要它正和面包一样。你要告诉我，我的两封书信你是否已收到，你几时离开那里，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的可怜的幼弟将出发，要知道你在那处地方，我才能写信给你。我的亲爱的卡萨洛瓦，你也要告诉我，你是否永远爱我，你是否时常思念我，恰和我时常思念你一样。唉，我相信这实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一刻也不离开我的记忆中，我想念你，我只望有一个时候，能再见着你，并且保证你我总是和从前一样，我是为你而生存的。我现在度日如年！我觉得晚间何等无聊，并且是不如意度过的！啊，我的亲爱的卡萨洛瓦，我从前和你共同度过的日子，总觉得太短，现在竟觉得日子太长，此中有什么区别呢？你将几时转来？你对于我如果仍具有体贴之心，此刻请赶快一点来罢，你从前曾经发誓，要事事体贴我，你如果保证这一点，那便构成我的幸福了。我要求你即刻回信。我还请你将你的笔迹改变一点，因为你的送信地点为阿伯特家，他家中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你的字迹，当人家看见你的受信人姓名是我们的侍婢，将引起疑窦，这是必须避免的。

七五七年九月一日于巴黎星期四半夜

德帆夫人致瓦尔薄尔书

昨天报告你一个故事。我相信我的信发出去，这故事才抄完，我必须从新口述一遍，这是很麻烦的。同时我昨天让却色尔（von Choiseul）君将这故事再往后讲一遍。今天下午可以写给你看，可是我愿稍等待一下，至邮差出发为止，因为他如果恰恰带到你的信，会使我高兴起来，你就会听到我所说的故事。如果没有信，那你也必须莫听这故事。祝你好，致最大的敬礼。

一七六七年星期三早十时

没有来信，我所说的故事如下，此事的发生约有八天了。

君王于晚餐后造访维多利（Victoire）夫人。他叫到一个侍仆，给予一封信，并且说道：脊克葵斯（Jacpues）你将这封信带给却色尔公爵。他应当即刻送交阿利安（Orleans）教监督。脊克葵斯迳往却色尔君的府中，有人说他在潘提列（Penthievre）君处。脊克葵斯遂前往该处。却色尔君拿着这封信，看见有他夫人的第一个仆人卡德（Cadet）在旁，便叫卡德四处去找教监督，并且回报他在何处。卡德于一点半钟后回转来了，他说他起初到教监督处，用尽气力敲门，没有人答应，后来跑遍全城，没有找着教监督，也没打听到他在那里。公爵于是决定自己往这教监督处。他走上一百二十八步楼梯，将大门乱敲起来，惊醒了二个仆人，披衣出来开门。

教监督在那里？“他从昨晚上十点钟起睡在床上。”“替我开门！”教监督醒觉叫道：“那是谁？”“是我。我从君王处带来一封信。”“君王五处来一封信？天老爷呀，什么时候了？”

“两点钟。”教监督拿着信说道：“没有眼镜我不能看信。眼镜在那里呢？在我的裤子口袋里面。”一个教士向裤里去找眼镜，同时他们两人问道：“信中间写些什么呢？是巴黎正监督死了么？有一个教监督自缢了么？”两人有点不自在了。教监督重拿着信，那教士要得信念给他听，但他要首先细心看信。

当他将信递给教士时，信还没有看完，以下的话是：阿利安教监督！我的女儿们对于你的科廷拉焙烘的糕饼，（Cotipinac-Geback）很喜欢要一点。那应当是完全小块的。你如果没有，我请你书信上这一列书有一乘肩兴（Sanfte）在肩与之后更说：即刻由你的教监督的住所去务备办。然你却不要忘记，那必须是完全小块的。阿利安教监督，我因此保荐你受上帝神圣的庇佑。

路德维支（gez.Ludwig）。信后又附笔道：那乘肩兴并无特别意思，只因我的女儿们将它画在纸上，我恰恰拿着此纸。

你可以想像这两个教士的混乱了。即刻叫一个苦力去取糕饼，而科廷拉糕饼至异日才拿来，再也没有人更想及此物了。君王自己讲出这个故事，因为教士们起初不愿先讲出来。

我们的作史者要是永久像我所述的故事一样真实，那么，他们就都值得相信了。

四点钟

列斯聘拉色致基伯特书

一

亲爱的朋友！我从阿佛斯（Orpheus）而来。他使我的心灵温柔而安静。我已经流过眼泪但没有痛哭。我的痛苦是和缓的，每念及你，我的悲伤即消失了。我的思想均集中于你的身上别无他念。我哭念死者，但我的爱情是注在你的身上。

我的一颗心儿得兼顾二者。

何等奇妙的艺术啊！必是一种神的惠物！音乐必定是一个雅致的人发明来安慰不幸者的。

亲爱的朋友，一个人对于不可挽救的痛苦除掉找镇痛剂以外，别无办法，而全世界对于我的心有三种镇痛剂。我的爱人啊，最有灵效的是你。你可以减去我的痛苦，你使我心醉，使我将过去与未来都忘记了。在一切药方中除掉这种最好的外，就要算鸦片烟，此物对于帮助我抵抗失望很有价值。

它的效验是关于生理上的，然我却不可一日无此君。第三种是音乐，它扫荡我的忧愁，它对于我的血中和全身注入一种快乐。一种很宝贵的音调，我差不多可以说，我忘却我的悲哀与不幸了。当我一生最快乐的时期，音乐对于我真正没有现在这样有价值。

亲爱的朋友，在你出发之前，我没有一次到阿佛斯去。我没有这种需要。你在我这里，你刚才在我这里，我等待你来——这是我的生活的内容，这就足够了。可是我现在呻吟憔悴于荒野之中，受失望与精神痛苦不断的袭击，必须借助于一切方法来援救我。然此等方法对于损害我生命的毒物，是何等软弱无力啊！

亲爱的朋友，一种内在的声音细细地向我说：当你见着他，你的生命将再有价值，你的忧愁也将不至于不能忍受！即使这只是一种幻想，也是好的，因为这当为最后的幻想。格里朗（Crillon）伯爵来听音乐剧，坐在王家包箱内，他和成千的格里朗家人都在此处。我照常坐在

我的包箱里面。我见着他的夫人。她像平常一样和我招呼，并不讨厌。伯爵到我的包箱来访我，我们对于他的事业闲谈了一会，对于他的夫人却很少说及。一种大财产就是一种大负担。他在美洲有厂店，也有诉讼。他总是忙的。因此虽可获得利益，但这不是一种理想的事业。幸福并不藏在大财富中。幸福在那里呢？幸福是在一个孤寂而笨拙的学者的工作室中。或者是在工厂头等的手工业者中，他们是作工而不致劳顿过度的。或者是在忠实的农民中，他们是有许多儿女和一种相当收入的。地球上其余的部分是充满了愚人蠢人和无赖汉。

我读过一部关于戏剧的书，殊不见佳。然内中也有几点是优美的。我为你留着此书。

全世界是惨淡无光的。我对此大为欣慰。我常常想在门上这样写着：进来的是向我致敬意；不进来的却使我欢喜！

马蒙特尔（Marmomtel）君向我请求，在我这里朗读一种新的音乐喜剧。他来了，我们的听众凡十二，大家愿听《老新萌》（Alter Junggeselle）。这是剧的名称。第一出的开幕使我觉得纷乱笨拙。我所遇到的全出于我的意思之外，你知道么？我没有听见一个字。剧中的人物以及剧中的材料，就是绞死我也一点说不出来，这是实在的。我退了出来，当时说出实话，并且觉得为时不久。当我听见同伴重复高声闲谈时，我真正惊讶起来了。

自从我的注意力不能够集中于何事何物以后，我最喜高声朗诵。此举使我自由自在。在对谈中，自己虽绝不参加，常是彼此互相吵闹，特别是那些想争胜的人喜欢吵闹。这是令人最难堪的。你当相信，我最爱和你或恰斯特卢（Chas-tellux）的骑士闲谈。

晚安呀！现在是应让你休息的时候了。我在火车中为写此信。音乐剧的日期是我舒畅胸怀的日期。我独自在剧场，将家中的北京日报紧紧锁着。达列伯特（D'Alembert）已经见过那“小丑”。“小丑”对他所说的笑话比“阿佛斯”为多。各有各的长处，我雅不欲对于不同的风味加以争辩。各有各的好处。现在作别了！明天再会！

一七七四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五晚间

二

我的亲爱的朋友，我爱你。这是对我的忧愁的唯一药剂。

只有你能够将此药剂变成毒药，而且这种毒药是一切毒药中最厉害的。

唉，我实难于生活了，我差不多要哀求你以慷慨和怜悯的心怀将此药剂送给我。我的困苦的生死存亡的争斗即将使你的精神感受痛苦，只有此药剂一定可以止住这种争斗。

唉，我的亲爱的朋友，我的最后的安定都由你所赐，你要做到这一着。你要以高尚的心情来做这一着！你如果狠着心肠！我便灭亡了。

祝你好！

一七七六年五月星期二日点钟

三

我的亲爱的朋友，你是太好了太可爱了。你要使一颗因忧患重重而破碎的心复行活泼起来。我感觉到你的志愿的全部价值，但我不复配有此了。

有一个时候，我为你所钟爱；即无复他愿。在这种爱情中我的悔恨也许要消失了。这种悔恨的辛酸苦楚至少要变为欢悦，因为我尚希望生存。到了现在我只愿死去。我对于曾经失去的东西，没有找着补偿，没有找着甜蜜的安慰……我的爱人，这就是我在我的心灵中找着出来反对你的唯一的悲惨感情。这是你曾经带给我的一种不祥的命运。这是曾经使我流泪并且受苦的，末了，我竟因此而灭亡了。

我很愿认识将来的命运。我愿你——就你的才能看——能够快乐。你的品格和性情都不会使你深陷于不幸之中。

我于一点钟接到你的信。我恰恰患很厉害的热玻为读此信费去多少力量和时候，我不能告诉你。但我不愿意让它白白地放着。这种劳神的读信几乎使我陷于昏迷之境。

我希望今晚得到你的消息。

我的亲爱的朋友，我祝你好。我如果仍有生存之望，我愿意重新爱你。但我的生命是过去了。

（一七七六年五月）星期六日四点钟

按：此信系作者死去之前不久写就的。

科洛蒲斯托克致密达·穆勒书

我的格列兴（Klarchen），昨天希望一定要接到你一封信，我想今天早晨来这里的季色克（Giseke）当要带来的。惟愿你不生病！我对于你的生活是何等深切的关怀！唉，我的格列兴，你知道我怎样因为你担心而坐到天明，怎样为你号哭，怎样为你祈祷！一旦再见着你，我愿意完全告诉你这一夜不眠中那种说不出的整个的爱情是怎样的，即使你不爱我了，然单是为这一夜的缘故，你一定爱我，你一定用你一颗可爱的最好的心永久爱我。我的唯一的，我的亲爱的，我的，我的穆勒。——我怎样说法呢？我永远是你的……！

（一七五二年）七月一十日早十点钟于布闹施维格

密达·穆勒致科洛蒲斯托克书

啊，我的科洛蒲斯托克！自接你昨天的书信以后，我应当向你说什么呢？，唉，我不能对你说什么，我的感触太多了，你是最好的，最好的，你是人类中的第一个！你，你爱我！我可以爱你！凡具有敬畏的羡慕可以变为恋爱！啊，我是何等爱你！一想到你爱我——我不能写给你看，我是何等手舞足蹈。我常说过，我想知道，一个人得到一个大欢喜的消息，是怎样高兴，可是现在我知道了。他在最初一刻也许是不知所措的。一想到你爱我（这是在我思想的真正理解中的），我非常快活，一切烦恼，一切忧虑都不要紧了，就是你我天各一方，也忍受得住了。我从没有想到，你不在我的面前，我能够如此高兴，如此快乐的。我知道你爱我，是这样么？必定是这样的。唉，一想到科洛蒲斯托克爱我，你可以感觉到我的一种狂喜。当你想到我爱你，你当欢悦；可是我必定缺少这种狂喜，你不能有这种狂喜。——我的心儿喜得过望了。我不能写了。星期六之后我也是这样。你是充满了我的思想中，我愿意写信给你，然我为我的思想所吸收，我不能写出来。——我很满意，将来也会是平安的。你看，天是怎样听从你的志愿。但你也是值得为天所听从的。现在也应谢天呀！

你和我同谢天。——啊，我们是怎样愿意再谢天一次。……

一七五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于汉堡

科洛蒲斯托克致密达·穆勒书

我的最亲爱的，现在是星期日晚上，我留在家内，但不觉得寂寞，因为（一）我很想星期日在家；（二）我愿意对于《救世主》（Messias）一书继续做下去；（三）我爱你，单独和你相对。我向来对于交际并不是不喜欢的，但现在觉得无可无不可了。我所最钟爱的，今晚整个晚上我和你在一起；现在才想起写信给你。我以何等平静的心灵，从各方面想到你是我的，我是你的。啊，密达，你是生成来使我快乐的，我是依照你的模型铸成的！此处还能有更大的幸福么？除掉我们在一种将来状况中所希望的幸福外，还有什么是人世间最大的幸福啊？我所最钟爱的，永远如斯。

一七五二年十月

密达·穆勒致科洛蒲斯托克书

我的甜蜜的科洛蒲斯托克，现在我才能写信给你。因为我很康健，除掉昨天和今天外，我天天出外。科洛蒲斯托克，我以极端的诚实告诉你，自一七四八年以来，我从没有近八天中这样康健的。我承认也没有希望到和现在这种康健的。

啊，谢谢我们的上帝！你将和我同时接近上帝么？（我刚才收到你的信）。你也许和我在同一点钟内祈祷，你也许为我的康健，为我的缘故，现在正感谢上帝，恰和我为你的缘故不断地感谢上帝一样。啊，这种祈祷是何等甜密！科洛蒲斯托克，我会愿意有此祈祷。昨天晚上我进房去，有几点钟很高兴，因为我想道：你的科洛蒲斯托克现在也许同你祈祷，我的虔诚因此更要热烈些。……我们的幸福是何等难以言语形容的幸福。——我的科洛蒲斯托克，祝你好。明天，后天，我将多多想念你。最神圣的思想和你——最好的！——是很能和合一致的。你比我圣洁些，你爱我们的创造主不减于我！但也不会多于我；再大些，更神圣些，我是向这一点走去。——唉，科洛蒲斯托克，我属于你，是何等幸运！你是知道，我将因你而变成愈好，愈圣洁。——啊，科洛蒲斯托克，我大为感动，不能说给你听了。现在和半年以前有何等一种差异啊！当你爱我之前，我对于我的幸福有所畏惧。我恐怕上帝不肯赐福。我真是弄错了！烦恼引人归依上帝，这是真的；可是像我这种幸福使我更接近上帝。凡情感，思想，欢悦以及幸福的一切感觉使我的祈祷愈加热烈。科洛蒲斯托克，祝你好，为我祈祷。

你的未婚妻

一七五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晚六点钟

威廉·辟特致其夫人书

在今天光荣的午前有一种何等快乐的光景啊！（因为我们在一点钟后投票，自由的红日重照着长夜漫漫的国土上！我的亲爱的妻子，前厅中一切赞赏的欢呼，是从激昂的，感谢的，并濒于灭亡而得拯救的人心中发出来的，这些欢呼的感动我，和你的温柔体贴的书信中聪慧活泼的欢悦感动我不是一样的。

我的最亲爱的生命，今天虽在大激昂之中，我并没有生病，至少我也不觉得有玻可是不要问，我是否陷在一种寂静温和的热病中，因为我以为对于人世间的结果表示欢悦，不致流于热病的状态中！然非至我和我的天使共同欢畅，非至我为他的保护起见向天的感谢祈祷及我们一切安宁幸福，和他的联合起来，则我所热烈感觉的欢欣鼓舞必定缺少它最甜密的调合。（如非缺少它最真实的成分）。……我和小孩们接吻，他们是否具有爱国的意识。暴燥的威廉在这样的情感中没有落后。请于明天早晨将一匹乘马送到伦敦给我。我打算于十一点钟回家。

你的永远爱你的丈夫W.P

一七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四点钟

约翰孙致博慈毕姑娘书

我的甜密的天使，我已经读过你的书，然我恐怕你以为没有多大用处。我不知道你是否能读我的评语，你不应当不去找出其中的疵点，我也许比作者更犯了不正确的毛玻……在一切人世间的事物上，我愿受你的影响，凡你所规划的事件，无论行与不行，——但我的信仰是没有人手能够拿得去的。虽是这样，我很愿意受教，我决不自以为是很完善的。

那部书你如已读过，请即寄回。我如果不从你取得那书，我不能在书边写上评语，也不愿将这些评语报告你。

此外，我又获得一种新证据，就是在此等书中，除掉新的形态以外，很少新的东西，至于这种新形态，作者自己也许认为一种新的教义。我诚心希望你所诚心事奉的上帝赐你的福，并且使你康剑……亲爱的天使，不要忘记了我；我的心是充满了体贴之念。

上帝已经愿我更康健，想你当为之欣然。

我对于医术思索得很多，让我对于消化不良和肠脏病等症指示你一种简单的可靠的方法。拉文思（Larvence）医生将你的症候告诉我了。取一两捣碎的橘皮，将其分成微小量，每次吃少许，最好和一杯热的红葡萄酒吃下去，或先吃橘皮，后饮酒也可以。你如果用肉桂或顶小的豆豌和着，也没有妨碍，不过恐怕太浓厚罢了。这是一剂价廉而又便当的药，即使不见效，也容易丢开的。

然我不愿意你将此事告诉医生，说是我的方法。医生是不喜欢别人插嘴的，没有他的允许总不要吃药。可是你不要轻易弃我的药方，因为依我的意见，此药真正很能治你的病，不会有什么妨碍；但不要吃得太多太快，起初每三点钟吃少许，或每日五次就够了，当你觉得痛苦时，还可少吃一点。如和糖吃，我以为不好，至多是和一点陈的榅桲果糖浆，然就是这样，我也不中意。我喜欢干李子。医生提及过牛肉么？牛肉片你差不多不能用，或者是将牛肉汁当茶饮罢。

我这样操心，不要以我为讨厌。我爱你敬你，不愿失去你。再会。

我的亲爱的姑娘。

（一七五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斯脱恩致亚丽斯·德那白书

亚丽斯，我于昨天晚上从巴特合斯特（Bathurst）爵士处返家，接到你的信。我昨在巴氏家吃中饭，大家给我许多愉乐，并且很注意地听我说话，（我对于你继续不断地说了一点钟），老而且善的爵士前后三次祝你的福；他现在八十五岁，据说他希望更长久的活着，得为我的美丽的印度女学生的朋友，以便看她怎样胜过东印度其他一切商业王妃的财富，恰和她在外表的特长以及（这是更好的）内部的美德是早已胜过她们一样。我也希望如此；这位老贵族已是我四年来的朋友。——他是——和你知道的一样——诙谐聪慧的人们的保护者，前世纪的名人如安笛孙（Addisin），斯提尔（SteeLe），薄布（Pope），斯卫夫特和布利阿（Prior）等等都为他的同起居的朋友。他和我相识的情状是特别的，良好的，并殷勤的。

我有一次侍奉王太子妃，他来向我说："斯脱恩君，我愿意和你结交；可是你知道想得这种愉快的人是谁。你曾经听见说过一个巴特合斯特爵士，你们的薄布和斯卫夫特对于他有许多的吟咏，并且时常说及的。我的一生是和这一类人才相处度日；但他们已去世，我仍残存着；我既已不复希望再遇着和他们相等的人，所以在几年以前我即将往事一笔勾销，不复作重睹斯人之想了；可是你已引起我一种热诚，在我死之前，我再开始作一笔新帐；我就要做；你来我家吃中饭。"我告诉你，这个爵士是一个奇人；因为他虽是八十五岁，然他善诙谐，且具有三十岁人的精神上一切灵敏，性爱行乐，且具有一种大才能，善使他人行乐，这是我才见过的；此外，他还是一个有学问的，善应酬的并怀抱热情的人。

亚丽斯，他听见我谈及你，非常满意；当时还有一个很明达的第三者在我们的旁边。我想我们要度过一个很乐意的下午直至九点钟为止！亚丽斯，你就是引导我们谈话并且使我们谈话生色的明星。我即不说及你，你仍是充满在我的心灵中，并且使我所表现的每一种思想都有烈火燃烧着；我是不害羞地承认，我实在舍不得你。一切好女儿中最好的女儿啊！亚丽斯，我在全夜中因为你的痛苦所受的烦恼，是不能以言语形容给你听的。上天按照他所加于我们的负担的分量，假以气力，这是一定的。我的好孩子，你是被压在每种负担之下，心神的烦恼与身体的痛苦遂将这负担加在一个可怜者的身上；然你向我说，你

开始觉得轻松些；你的热病是过了，你的虚弱和两肩痛同时也减少了。凡扰乱亚丽斯幸福的每种病魔，甚至于只引起你一刹那间不安定的每种病魔，我希望它们都这样亡去！我的亲爱的，你不要害怕什么东西！你应希望一切，这种感觉的安慰对于你的康健将发生良好的影响，并且使你得享一种青春的快乐。...

伯恩斯致使女亚丽孙·柏格毕书

我的亲爱的亚丽，我真正相信，人世间一种纯洁的忠实的慈爱感情和道德与宗教信仰中纯洁的忠实的原则恰恰一样。我希望这一句话将表明我给你的一切信中那种非常的体裁无可疵议。所谓非常的，是指此等书信写得很仓卒，老实说，我时常怕你把我当作一个热心的教徒，和爱人谈话恰和说教者谈话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怎样的，因为在人世间虽没有一桩事情使我得到像写信给你这样的快乐，然这种信也从没有使我喜得如醉如痴，这种状况是爱人中间常有的事。

我常常想——一种根深蒂固的爱情如果不是一种道德，然这种爱情至少也和道德非常相近。每一念及我的亚丽，便使我的心中燃烧着，而我的胸中一切人类的感觉，以及每种豪侠的元素都欢欣鼓舞起来了。每一种怨恨和妒忌不纯洁的发作都因此消灭了，否则我常有这样的发作。

我于是张开一视同仁的两臂去欢迎每一个人；我对于幸运者与之同欢乐，对于不幸者则与之共忧患。我的爱人，我时常以感谢的眼光望着命运的主宰，我希望他将给我以幸福，恰和他将你配给我一样。我实愿他准我达到所志所愿，使你的生命康宁快乐。...那龌龊的卑劣汉可以对一个下等女子指天誓日地表示他的爱情，然在实际上他的同情专在此女的钱袋子上面；那奴隶的挑夫可以自由娶一个妻子，他跑到市场上去选择一个强壮忠实的，恰和我们指一匹老马所说的一样：这个，训练得适宜。我鄙视他们这种龌龊的思想。

女性是生成据有人世间同乐的首位的，当我对于女性只具有如此一种糟糕的观念时，我很忿怒地反对自己。可怜的恶魔呀！在这样的观念上我不欣羡你们的幸运！在我一方面我在我亲爱的女伴集会中寻求完全不同的欢乐。

一七八三年于洛荷里亚

列洛（格拉利塔）夫人致伯恩斯（息尔顽德）

息尔顽德，当我想及你是我的亲爱和最忠实的朋友时，我大为欢喜，可是当你以爱人的意义来我处时，便使我觉得如芒刺在背。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缘故？必定是因想到我属于另一个人。怎样呀，另一个人的妻子么？啊，艰苦的命运！我真是被铁的锁链子绊住了。当这一点使你受痛苦时，请你原谅我！你知道我向你说过，凡我所感觉的，必须老老实实说出来，还是缄默不言。前天晚上我俩对于每种人类的表现是快乐的。那在你的面前所定的“界限”也许是侵犯了一点——真正是侵犯了，我虽不赞成，但也并不以为不幸。我确信你的嗜好和你的意志是在使格拉利塔得到快乐。凡使她永远不能快乐的一切东西，你一经想及，即表示厌恶，我相信你是说实话了。然我们必须防备达到危险的境界。唉，我的朋友，我们必须“干并且祈祷”。然那些行善的鬼神保护有德者，使不致失足而陷于罪恶中，他们也会时常庇佑我们，引导我们走上正路！

一七七七年星期日晚八点钟

伯恩斯致列洛夫人书

我的格列利塔！爱情与友谊和谐的调子没有在那个时候保证一种愉快，像在汤姆生（Thomsin）所谓“哲学忧郁”（Philosophische Melancholie）的冥想时期中所有的一样。那在幸福的阳光中游玩的贱物以及在人世间繁荣中阿谀取容的败类——他们不要轻蔑格拉利塔——他们如果要妄加轻蔑，当轻蔑息尔顽德！然不幸者的家庭（无数的兄弟姐妹社会！）对于他们的心灵是需要一个安慰的地方；他们不为世人所措意，且常受世人的恶评，在某种限度上，也许受自己的恶评，他们对于热烈的爱情，温存的安抚，相互的敬仰，与相互的信任是感觉到万分需要的。

我在这种眼光中常常赞美宗教。我们所受的烦恼愈多，恐惧愈大，对于一个悲悯为怀的上帝的观念，一个至仁至慈的保护者的观念弥觉可贵。

我的朋友，这种效力足以缩短漫漫的长夜，使我们早见天日。

二月二星期四早晨

卡尔兴与致克莱姆书

我的最亲爱的男友，我以完全不能忍耐的心情来找你；我穿过阴影蔽天的赤杨道中，行经石像旁边，仰观三次，静听莺鸣，再走过去；我遇着你，这种宝贵时间是何等短促。你为什么定要仓卒出走呢？我相信曾经发觉你走时带有一种憎恶，或者是我弄错了么，你的眼中表现不快，是因为我给你以欢嬉的缘故么？我们的友谊中这一点小小的热忱对于我是何等甜蜜，让我抱此热忱罢。...唉，没有一颗心儿像你的一样敏捷地感觉到温存体贴的言语。可是我的感觉敏捷的朋友，我几时看见你呢？你想着，我们相见不能太早，也不要太迟。

...

我是你的体贴的女友

一七六一年六月八日于柏林

卡洛里·伏拉斯兰致海德书

啊，慈爱甜蜜的青年，你干什么？你还思念我么？你还爱我么？啊，我问及此事，请原谅我！在你上次至美至善的信中，我是你的女郎，然我必须发问。有好些时候，我时常梦见你，这就是发问的原因；然这只是一个梦，你是我的，唉，在我的心窝中，你永远是我的！你这甜蜜的人儿，你没有听见什么东西围绕着你漂流着，现在月光明媚，我独坐良久，我是在你的旁边你没有听见什么，你对于我的思想无所见闻么？我们的天使没有向你说我是在你的旁边么？啊，同情心，同情心！它不能向我们报告我们的爱情的思想么？可是要此何用呢？你上的书信对于我就是一切东西的保证。

我昨天已经将卢梭的小说《亚米尔》（Emil）读完了。你可以想像，我最中意索妃的历史。最富于爱情的一对男女啊！

啊，当爱情如此出现，如此欣享时爱情的曙光是何等美丽！唉，我的亚米尔是超过一切亚米尔！这个时期对于我们为什么不如此快乐呢？我们的一切都被破坏了，被强制夺取去了。我们在刚才相见和结识的一刹那间，便被分离了。唉，我们遇着何等的一个世界，这是何等的一种再见啊？唉，可怜！只有分离似乎使我们快乐。唉，我们遇着何等的一个世界！唉，我遇着何等的一个世界！我的唯一，永远钟爱的人，美丽的曙光不带着云雾，即不能出现么？卢梭和全世界当真证实了，世间没有长久的幸福么？啊，我要投入你的怀抱中！你这上帝的天使呀，在你的旁边如没有幸福，唉！那全世界简直无幸福可言了。...慈爱的青年，我要在你的怀中寻找我的天堂，我的天堂在你那里，一定在你那里，否则无论何处也没有我的天堂了——

一七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子达姆斯达

海德致其夫人卡洛里书

我最爱的生命，自从我没有写信给你，好像有一千年，自从我没有收到你的信，好像有一万年了；可是试着看一看地图，我俩的前进是何等远；我们要不是愿意先去看脱尼（Terni）有名的瀑布，明天便安安逸逸地在罗马了，我们明天要向脱尼出发，后天赶往罗马，如果天如人愿，本星期末，大约是星期六，想已安全达到了。一路来的旅馆非常糟糕，无论在何处总找不到一块干净地方可以写信给你，其实写信一事是我的心中每天所要求的。...祝你好，祝小孩们好。我即刻返罗马，接到你们的一批信。愿天保佑你们都快乐；愿天保佑你们一切如意，并给我以欢乐的消息。啊，我的亲爱的心肝和生命，善自珍摄，并善为抚视小孩子们。当我们欢悦并且富于爱情时，我们还有什么缺憾啊？我们在人世间并不缺少什么。你这天使，我拥抱你，我是你的，永远是你的。...

（一七八八年）九月十七日于脱尼

白斯达洛集致其未婚妻学尔特黑斯书

我的人儿，今天更热，我的心灵也是如此！我看见好些天真烂漫的美丽的小孩子。我从他们中间选出了一个抱在怀中。唉，你要是在旁边，我当将他放在你的怀中！他是乡村中最美丽的孩子。我们本来可以双双向之接吻，于是我们自己也满怀希望和欢乐了！现在竟只有我一个人和他接吻，但每次总是两回，一回是代表你的。拉列顿（Nanetten）城市中的小孩子没有这样美丽，安静，康健，然我们的小孩子应当和这个小孩一样美丽，强壮康剑拉列顿，我很安逸并愉快，你虽将我送走而没有和我接吻，我也是快乐的。我的一颗心儿在我的胸中笑着；无论在何处，总是思念你的。

我的人儿，我今天坐在一根果实成熟的矮树下；树枝低垂，宛如一张靠背椅子。清风徐来，枝叶轻轻起舞，浓阴密布我的四周，不使受阳光的袭击。我的旁边还有一树枝形成一张抱龙椅，恰在阴处、因微风的吹拂，倍觉清凉。我即想起你，你应坐在该处，正对着我；我独为你留着这个优美的座位。我在我的树枝上读你的信，徐徐举首望见空枝，安得你坐在上面，彼此可以握手，可以接吻，可以为所欲为，不似在热气熏蒸的屋顶房中那样怕羞的。思念及此，心神为之爽然。

你干些什么呢？无论怎样，你一定想念我，并想念着有无数时间，我是孤独生活而未曾接过一次吻！拉列顿，想一想你的恶作剧！你必须不复害羞！这一回我已忍受了但是有人敲门。教堂的祈祷完毕了——拉列顿，我怎样度过这个时刻，你又怎样度过这个时刻呢？

——我又有一刻工夫对你说话了！现在正是晚上；我开始数时刻——到天明早晨有多久呢？我不要告诉你，我是怎样为想望着明天，不能成寐，并屡屡起床探望是否快到四点钟了我不要告诉你我是怎样迁怒于夜半疲劳的更夫，怪他没有催动晨光早些降临这些我都不要告诉你。然你如果悔过，如果告诉我，你怎样度过这些时刻，我当向你尽情一说。

拉列顿，愿你安眠并梦想。

你所爱的白斯达洛集

一七六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于恒克

莱色卫慈致索妃·息列尔书

我的好索妃！我毕竟不管一切事务，找着一点钟来写信给你。《圣经》上不是说过么？你应当作工六天，到第七天，即写信给你的女郎。我今天并且很畅快，这上半天自然是属于你的，因为今晨是我许久以来所遇着的最好天气之一。我于工作劳倦之时，真正不愿在余下的一刻钟内写一封无精打彩的信给你。这叫做——像一般神学家对于古代改教一事所说的一样——将魔鬼遗弃的东西拿给可爱的上帝。星期日早晨我是惬意的，这是我们爱情的生日。我时常忆及从前穿出小林，经过屋旁，由花园左转直达橘园；我时常忆及从前的战栗和接吻！这是不可多得的时机！然这些时机是会再来的。不管现在是隆冬，每念及此，就恰和当时一样、春回大地了。想到重逢我的幸运，心中最为愉快。而你白天来的信和我夜间做的梦都没有影子了，因为我毕竟忘记了我和你是天各一方。我和你时常同在极乐地，我和你时常同坐在你房中的安乐椅上。——没有在床上?

当我想到几点钟以前在幻想中目光闪闪的眼睛，此刻真正掉下泪来，我忽然沮丧起来了。女郎啊，然你毕竟要知道，一种不幸如果是有底止的，这便是一种很小的不幸。凡你要向我说的许多事，请你现在写给我，不要等到面谈，我们要开山通道，弄得清清楚楚，除享乐外，除将来外，不谈他事。

许久不相见，但相见之期不会久远了，我心中甚为欢喜。因此我们别离的第一幕即闭幕了。

汉堡最美的女王索妃，我祝你好。你要确切相信，没有一个亲王爱他的王妃，没有一个告化子爱他的告化婆，像我的女王索妃的奴隶莱色卫慈一样体贴。

一七七八年二月十五日星期日于布闹施维格

学巴特致其夫人书

啊，你！苗列（Meule）的女儿带来的只有两个字。自从你分离的时刻起，我只是半个人（Haibmensch）仅仅苟且度日。我从新发觉你的不可以言语形容的价值，至为欣幸，至为珍视。自此以后，我的爱情有如怒潮；树可拔，山可移，而我不可不乘风破浪，行到你的左右…你是第一个人！！

然现在又是荒村一般，我一无所有——长夜漫漫，空帷寂寂，爱情归于乌有了。我再见你的希望和稻草一样，一经挫折，即形萎谢了。

然为爱情策源地的上帝曾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从这策源地发出来的流水。亲爱的妻子唉，我这样称呼你，欣喜无量我在此对你公然宣布：我必须往司徒嘉德（Stuttgart）；否则我在德国公众之前不能践言。

那位公爵或因我的缘故而拘留我，并且只要我在祖国之前表见得公正——用严刑惩罚我。天呀，人家对于我憔悴呻吟，要求自由，为什么充耳无闻呢？如果毫无效果，我将即刻致书公爵，向之诉苦。

自你别离后，我总是生玻你和我的小孩们，经过九年之后，我才第一次看见，你使我震撼到死的程度了。我的脑筋中尚留着你们爱情的足迹。我每日悲号，泪下如雨，当我想起耶稣的名言，常觉惭愧，就是：谁爱妻子儿女胜于爱我。即不配跟我。

然我为此文的火焰所灼，去掉它，纳纳凉罢！！……

我宁有自由！——但我身上的锁链子似乎是和约彼脱（Jupiter）宝座第一个环相连的。

早安，午安，晚安，夜安——静悄的睡觉，甜蜜的醒觉，永远心平气和，欢喜到活来死去，快乐的原人状态，爱情的微笑，永远和你结不解缘。

一七八五年七月于霍黑拉斯白格

学巴特夫人致其夫君书

我从你的信中推出一种结论，就是，你现在又是通身不耐烦，我的上帝，我们固然是人，我们还能怎样，你时常失望，我不能责备你，可是请你说，我们即使痛苦到死，有什么用处，我们不要这样更增加忧患，惟有对上帝和我们自己深自忏悔；天呀，我请你提起勇气，并且忍耐一点，上帝终久会帮助我们的。我请你也要原谅我，不要一味苦苦地责骂，你知道这是我所不能堪的，这是我所视为比死还恼人的。我们必须这样分离地生活，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受痛苦。但是请你说，我怎样能够改变命运，我又应当怎样改变它，我很愿意听从你的意见；此外，你以为我要对你尽责任，又要对我们的小孩子们尽责任，我的心分了，你这话是对的，当我的口中还有一点气息的时候，我不能抛开这一着。我为你们的幸福计，总是尽力安排一切，我思索，祈祷，担烦受恼，差不多累到死了，但是我做不到的事也无可如何。...

一七八七年一月二七日于司徒嘉德

布尔格致穆理书

我在精神上是怎样热烈地拥抱你，这原非言语所能形容。

这是我的一切生活精神的一种呼声，当它时常潜伏着不动，便使我的身体和心灵感受疲劳困顿，我觉得简直非死不可。这种呼声每一次短时间的停顿还会产生更凶猛的怒潮。我时常想要在最黑暗的最厉害的暴风雨夜中跳起来，跑到你那里，躺在你的床上，投入你的怀中，总说一句，纵身于欢乐海中——于是死去。啊，吾爱，啊，吾爱！你是一个何等的武勇神奇的人物，能这样擒住我的身体与精神！看呀，你在这唯一人物将我束缚得如此坚固结实，我竟丝毫不能动弹。其他一切嗜好，无论怎样和我的性情与本质打成一片，我可以除去不要，但我感觉到在上帝的奇妙的创造物中你是我的最爱的最甜蜜的人物，——这种感觉是不能除去的，绝对不能除去的！

我让我的幻想飞到全世界去，飞到天上去，飞到天上的天上去，让它考查何处还有何事何物是值得想念的，是能和你匹敌的，但是有万古长存的上帝作证，它没有发见一点东西，能使我像愿你这甜蜜天人投入我的怀中一样热烈的。当我能够因裸体赤足走遍世界荆棘场，悬岩地，和冰雪窟而获得你，我现在一定这样干，当我终至血流满地，能以生活力最后的一点火花投入你的怀中，从你的酥胸吸出新生命和快乐，那我相信，我是以最廉的代价获得你。

一七七九年十一月

布尔格致亚丽斯·汉恩书

一个活泼敏捷的热心女郎已经因我的精神与心灵几次的接触，能够使她的爱情燃烧着她具有一个男子最勇敢的要求所能满足的一切东西，即如花似玉的美丽，心身的温柔，性情的和蔼与高贵，习惯的纯良，地位的崇高，和财产的丰富。

即使我因她具有这些优美之点而致迷魂夺魄，她变成我最热烈的愿望的目标，然我却不能也不可将神圣的真理的表白压下去，不啊，我虽预先知道，我因此失去她，成为终身不可名状的遗恨，然我不可将这种表白压下去。裁判官，立法者和上帝是我的心中所敬畏的，我如果不愿将一切精神上惩罚最残酷的轻蔑和憎恶我自己加在我的身上，那么，他们命令我，不管我有一切违抗的倾向，也必须服从。

亲爱的女郎！我很愿意你是可以娱我晚景的人；你是我在人世间长久想望而不可得，此刻才找到的一个人；我很愿意做你的精神上，心灵上，意识上唯一的男子，并且做你在人世间视为最大的幸福的男子：然在一种热忱引导我们作何种步骤之前，我的责任心也一样逼迫我首先要求你，藉我这种忠实的表白，自己极严格地去考查你的一切倾向和要求，否则此等步骤是可以使我们陷于大不幸中的。因此我愿意将我的内部和外部的事情一起描写出来，你应当认识我比我将来认识自己还要正确些。

首先关于我的精神和心志的东西，你可以真正相信，从我公开的著作中能将两者充分地认识出来，并且看见这些作品，会符合你的愿望，使你完全满意。然单是这些，也许会使你流于错误。我不涉丝毫成见，老实承认，在我的著作中可以找出好些东西，并不致没辱一种高贵的精神和心志。你单是从这些东西中不能断定我的心是完全高尚的。这就好比你从好些美丽的花上去断定开此花的树是美丽的和健全的一样。一根虫蛀的半朽的树只要它原来是良种，它也还可以开些美丽的花。你和每个认识我的人从前对于我虽怀抱一些顶好的成见，然现在我恐怕你们要认我为这样的一根朽木。生活中的暴风疾雨已经将我的花，叶，枝，干，苦苦地摧残了。

当我的青春时代如果叨天之恩境遇优良，则依我的秉质可以并且真正成为另一种人了，啊，我现在不是这另一种人。我因受了许多无聊的烦恼的磨折，身体与心灵俱不安逸，以致常陷于一种忧愁的心情和一种精神的委靡不振中，这种状态本来是加不到我身上来的。于是我的一切勇气，一切自信都消失了，我自以为我是呆头呆脑的，心若死灰，毫无知识，总之，我自以为我是一个最没有价值的笨伯。我以为每一个人只要看见我，暗中将说：和这个人什么事都不能着手！我自己也真正相信这一点。因此我总是忧愁苦恼，当一个人自己忧愁苦恼，对于人家自然不能表现为快意和活泼的。然我本来的倾向是在欢悦的方面多，在忧虑的方面少；所以我要是保持住了我的神圣的穆理，亚多尼德（Adonide），那我必定得达到我晚年初次发见的自然大道。因为自获得她和她的爱情后，我的脑袋的思想丰富了，我的心胸具有生气和力量了，我觉得很显著地复兴起来了。我从前忧虑的心情当时很少表现。我相信我心爱的妻子对于此毫不觉得烦恼。但自她弃世后，我当藉什么去图恢复心身呢？——现在只有爱情，只有非常的爱情也许对于我能起死回生。这种如此勇猛的爱情以为将一种久已败坏的乐器重加修理，以弹新调，是值得劳神，然这是可能的么？这种乐器此后一定补偿它所费的气力与费用么？——唉，就身体和心灵的康健状态讲，我也只是一个平常人，恰和天下千百万攘往熙来的人一样！一种有理性的公众怎能因我几首好诗，就认我为特别人物，此事实令我惊讶不置。...现在再把我从前的生活史讲一点。我曾经娶过两姊妹做妻子。此事很特别，也很长，非此处所能尽述，我只说及我娶了姐姐而不爱她。当我和她站在神坛前面，我对于妹妹最热烈的热情即已在我心中萌芽了，其实后者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年纪不过十四五岁。我感觉得这一点很清楚；但因为我自己还不甚认识自己，便以为我即刻可以打消这种思想，至多这不过是一种小热病，随即要消灭的。我要是能够约略窥见残酷的将来，就在神坛的面前，在祈福的面前，为着责任心计，还可退转来。我的热病没有消除，并且几乎经过十年之久，愈加厉害了，愈加不能解脱了。我爱我所最爱的人，她也可以同一比例来爱我。啊，我要是愿意叙述这些年中的困厄史，以及爱情与责任心两者间许多最残酷的争斗，我一定可以写一本书出来。倘若和我结婚的妻子是性行卑鄙，倘若她是不温和，慷慨，那我一定早已物化，现在断不会有人来写这些东西。那世间法律本身的意志所不许可的事件，我们三个人相信从各方面补救起来，自己可予以许可。和我结婚的姐姐决定只在世人之前公然号称我的妻子，而妹妹则秘密做我真正的妻子。这样一来，大家的心中都比从前安静些了；可是因此又另呈出一种最可怕最痛心的烦恼事件。一个美丽而且多才的

男孩子就是那种默契的结果，这是我曾经共同抚育过的，本地方人大部分至今还不知道他，至少也是不知道他的某些事件。他是在距此二十哩的上撒克逊（Obersachsen）秘密出生的，即由我的姊妹养育。——至一七八四年我的第一个夫人因患她家庭所遗传的痨瘵病而死。我于一七八五年公然正式和我心中最神圣的唯一爱人结婚；但好梦方酣，而她于生下最后的一个女孩后，便因痨热病，于一七八六年一月九日去世了。我取得她和丧失她，对于我发生什么影响，我的欢乐词与悲歌表现得很清楚。自从这个时候起，我即以思念的心情单独地悲惨地生活着。

站在亚丽斯前面这样的一个人还能够引动她吗？我所讲的是于我自己不利益的。一个人对于他的最重大的缺点既没有故意缄默不言，同时他也可以得到允许讲他的好处。我对于爱我的和为我所爱的妻子，不会使她度一种不幸的生活。她如为我所爱，受我的照拂，从不会缺乏充分的享乐。因为既经是我真正心爱的，我即不会改变爱情，享乐是爱情的坟墓（Der Genussseidas Grabderliebe），这句评语虽很通行，然我所爱的妻子的充分享乐决不会使我饱满而至于生厌。只有那不配使用这个神圣名词的虚伪的爱情（Afterlieb）才会在结婚的床上逐渐冷淡起来。真正的爱情，我的真正的爱情永远是在新婚床上那样热烈的。就是使我感觉十分不幸的妻子，于结合后不复为我所爱，至少也不要害怕我对她有什么卑鄙苛刻的话，可以为证。我对于心所最爱的爱人也许人猜疑她缺乏对我的爱情，而有所争执。愿上帝保佑我，不致获得一个妻子，对于我的爱情而不充分以爱情相报答！这样的事件我真正没有遇着过：不过我以为在最坏的场合，这也是可能的。

于是我便容易变成一个最难堪的人了。因为我能发生一种大的妒忌心。我自然不和普通男子的方法一样，去防备并侦察我的妻子的行动；我自然也不去限制她行动地域的自由；但是我的心一定暗中失望，我一定具有一个阴灵一样可怕的形态在她的面前移动着。...自从反覆考察这种自白以后，你的意思是否以为不管我所陈的如何，只要我的身体方面不为你所憎恶，我仍能做你所心爱的人，请你开诚布公，直截了当地将这一点告诉我：我愿意改变姓名，潜行来司徒嘉德看你，决不使你我为世人所知。我自己也必须首先看看你怎样生活，你是否和我精神上久已恋爱的人真正相符。精神，心志，品性，生活方法，习惯，地位，名誉，和财产对于一种快乐的婚姻固为重要成分；然这些不是唯一的。就全体讲，我们是具有感觉的人，感觉的能力也自有其权力。我们的感觉必须找着一种相互的娱乐，这种娱乐的

不恰恰以青年和美丽为标点，并且常是以一点不能以言语形容的东西为特点，这一点东西既不能画出来，也不能写出来，但独在内心中感觉得到的。这一点东西既不能予人，也不能取诸人。在此等准备之后，我们亲身会谈的最初时刻将表现，我们是否以一种最特别的结婚史去使公众腾欢，使我们自己大大地欢乐。

亚丽斯，亚丽斯！我以一种真诚神圣的誓词作结束。凭着万古长存的上帝，凭着你自己的祝福，凭着一个男子——他照顾你的一切能够比他照顾自己更为忠实的祝福。我确切告诉你：你如果觉得不能以充分地爱情投入我的怀中，请你不要选我做丈夫。我向你发誓，关于你的方面，我也遵守同一约言。

我很欢乐地希望着，我们的结合如果实现，上帝将赐我们以无疆之福。

一七九零年二月于哥庭

伏斯科洛致洛息安尼书

我的责任，我的名誉，特别是我的命运逼迫我出发。我也许将再回转来。如果我不因祸患或死亡而永远隔离此神圣的地方，我愿再回转来，和你生息于同一空气之中，而我的遗骸也将安葬于你的出生地。我决定不复写信，并不再见你。

然不啊，我不愿再见你！让我写完这几行书，我的热泪将纸都湿透了。如有何时何地便于投递，请将你的相片寄给我。

你如果对于薄命人尚有一种怜悯之情请勿吝惜这种恩受，我的一切不幸与这种恩爱比量便不足轻重了。就是那位爱你的幸运青年对于此举也不能反对。他将被爱，他会感激泪零。他可以看见我是何等的加倍不幸；他可以来望你，听你说话，而他的泪和你的泪可以交流，你们的两颗心儿可以并痛。可是我在忧心如焚，充满可怕幻景的时候，竟嫉世妒俗，我为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所恼；行将于忧闷孤寂的声调中踏进坟墓，我要能够支持一时，便只有日夜向着你的神圣的相片接吻；所以我因你的缘故，在远的将来获得力量与勇气，我的生命还可以延长下去。我死时将对着你的相片作最后的一盼。你当接受我最后的叹息声，我将把你放在我的胸前，带进坟墓中去。

我以为我比自己的实际情形要坚强些，真是可叹！为着上帝仁慈的缘故，请你不要拒绝我这种安慰！将你的相片送交尼可里尼（Niccolini）。那位朋友从不妨碍人家的。…祝你好，再会，我不能再写了。代我向细可（Ceoco）接吻。当我写此信给你的时候，我和一个小孩子一样哭着脸。再会，时常念我！我爱你，我将永远爱你，我将永远快乐。

再会！

你爱的幽哥

一七九九年

利施顿柏格致其夫人马加列书

最亲爱的宝贝！活人的寡妇（Slrohwitwe）呀，你现在怎么样？那小的孩子干什么？我要说那是大的孩子，因为还有一个半岁的小鬼在，他活泼地发育起来了，这是我一刻也不怀疑的。他昨天的容颜很好，乳妈曾经向我指示他的两只眼睛。一只是第一号，美丽而富于光彩，和太阳一样，另一只是第二号，纯白而屹然不动，和满月一样。

至于我的康健怎么样呢？我只要能够想像这是春天，也还过得去，但我简直是不能这样想。将我的皮衣服和皮手套送给我，我将看一看，我的康健情形也许因此好一点。

可是注意听着，关于我的盖被发生一点事故。我相信哈特曼宁（Hartmannin）已经将内中的羽毛取出，放进些凝灰石（Duckstein）。因为全欧洲没有鸟生长这样的羽毛。我早晨把一只腿从被中抽出来，还没有什么难处，我抱住火炉，于是去抽另一只腿，但第一只腿顿成为恶魔了。不啊！我的肉中亲爱的肉呀，这张床对于一对结婚的夫妇是好足了的，但对于像我这样单独的一个人就未免太难堪了。晚间我必须替乔治（Georg）盖好被，于是我很被拥挤，我的两只腿通常是比我早安睡半点钟。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六日于哥庭坚

卡尔蒲致系勒书

我昨天收到你的可爱的优美的信。我不知道是应当对你还是对你的坚忍，更加欢喜。两者本来就是一体。我们的爱情是属于我们心灵的本质中的只有破坏这种心灵才能够破坏它永远不变是它的目的！相信我们的希望是不死的。

你向世界十分谦虚地要求一点东西，世界对你还不是那样一回事，这是我从自己的经验中学来的，我也曾经受过骗！

我已经从这种幻境中回过头来了。一直到现在我对于世界真正很少关系，我生活着，别人活来死去，不措意于我的生存。

可是现在我知道，一种高度的精神于不知不觉之间支配一大群民众，是何等迅速我差不多可以说是何等专制；而金钱与名位尤使此举容易办到！如果是值得劳神，我一定也要出现于舞台之上可是彼处和此处一样，是值不得劳神的。

一七八五年五月十三日于曼海姆

系勒致洛特·连格菲尔德书

一

我没有你在，独自生活着，这是第一天。昨天我还看见你的屋子，还和你在一种空气之中共同呼吸。我在你家所享的一切美丽而富于心灵的夜晚要让其消灭下去，这是我所不能想像的；我不复像今年夏季一样，抛开我的书本子，停止晚间工作，来和你共度生活，这也是我所不能想像的。否，否，我不能，并且也不可，想及你我远隔云泥之事。此处的一切对于我都是生疏的；要发生作事的兴趣，必须将心注在事上，但我的一颗心早存在你身上。我在此处表现为一种破碎的生存；我相信我前此的交游有些将复活，但恐怕我的最愉快的时刻还在回忆今年夏天甜美的梦，和筹划下届相集的计策。我恐怕是这样；因为忧愁之心总是夹杂在这种感觉中，一个人如果不能在现状中生活着，他是不能快乐的。我曾努力用诡辩去减轻我们别离之苦，但是无济于事，我觉得在我的生存上要受一种损失。我千万次祝你好，请你接受我的全部心灵。

我的一切都会生机勃勃。那种回忆我也不要苦苦地留恋。

昨天我时常回首探望你，或者你的车子跟着就来了，但是当我经过往尔伏特（Erfurt）的路途以后，我知道你不复能跟着来了，我的心是何等难过。我很想再见着你的车子啦。

一七八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于威马

二

最亲爱的洛特！卡洛里对于我自己不敢承认的事件，已在你的精神中发见出来了，并且已从你的心中回答我了，这是真的么，我可以希望有此举么？啊，我对于这种秘密是何等困难，当我们彼此认识，我应秘而不宣！当我们仍是一起同住的时候，我屡次提起我的全部勇气，走到你旁边，想向你揭穿内幕——但我这种勇气总是旋即逃走了。我相信在我的志愿中发见自私自利，恐怕我的心目中只留有自己的幸福，这样一想，又把我吓转来了。你对我向来有密切关系，倘若我对

你不能继续这种关系，那我的痛苦要使你受恼，我们交情中美丽的和谐因我的自白而破坏，而我曾经获得你的纯洁的姊妹般的友谊也要丧失了。然又有些时候，我的希望活跳起来了，我们所能有的幸福似乎高高在上地超过我的一切顾虑了，而我甚至于认为对于这种幸福牺牲其他一切东西是高尚的。你没有我，是能够快乐的，——可是你有了我也不会不快乐。这是我很显著地感觉到的我于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筑我的许多希望。你可以眷顾另一个人，但没有人能像我爱你一样纯洁，一样体贴。没有人能像我看你的幸福那样神圣，那样始终如一地神圣。我最亲爱的朋友，我的全部的生存，我的一切的一切，都献给你，当我努力求进步时，这是为着要更能配得你住，是为着要使你更快乐。心灵的优越是友谊与爱情一种美丽的和不能破裂的纽带。我们的友谊与爱情是不会破裂的，是和我们据以为基础的感情一样永远不变的。

凡勉强压在你的心头上的东西，现在请你一律忘记，只要让你的感觉说话，卡洛里对我所希望的事，请你予以允可。

你是否愿做我的爱人，我的快乐是否不致使你牺牲，这都要请你告诉我。啊，确切告诉我，只要用一个字就够了。我俩的心久已相近了。那一向站在我们中间的唯一外物，你也要将其去掉，于是没有东西来阻扰我们心灵的自由交接。

最亲爱的洛特，我祝你好！我很愿在一个安静的时间，向你陈述我心中的一切感情，在这长久的时期中这种唯一热烈的愿望是存在我的心灵中的，至于那些感情曾经使我快乐，又使我不快乐。还有多少话我要向你说呢?

把对我的烦恼永远丢开，你用不着拖延。我将我生命中的一切欢乐交在你的手中。唉，我在你的模样中不是在别种形态中思念你，为时已久。我的最亲爱的，我祝你愉快！

一七八九年八月三日于莱比锡

系勒致洛特和卡洛里书

又过了一天，我和你们更近了。现在时间是走得怎样慢，当我和你们在一起，它又跑得何等快啊！同时我惟愿我们共同抱怨年华易逝的时期快些出现！啊，我的亲爱的卡洛里！我的亲爱的洛特！自从你们的形影跟着我的生命的每一步骤后，我四周的一切东西现在是何等的改观了。你们的爱情和一个光辉之球一样围绕着我，像一种美丽的花粉一样播满我的全部性灵。我方散步回来。在自然界自由自在的大圈中和在我的寂寞的房间，我所生息呼吸的总是同一的空气，而最美丽的山水景致只是那万古如斯的形态一种更美丽的反映。我对于这一点从来没有领略过如此之多的，我们的心灵宰制全部创造物是何等自由然这种创造物很少是能自身呈献出来的，一切的一切都要由心灵去领略。自然只有假手于我们献给它的东西来使我们感动，使我们爽心悦目。自然之美（Anmut）只是它的观察者心灵中固有之美的反应，映出我们自己的模型，使我们惊讶不置的镜子，我们即很慷慨地抚摩它。自然现象永远一式一样，永远模仿它自身，谁又能堪此呢？只有借助于人，自然变成多样多式的，因为我们翻新，它也新了。太阳常在我头上没落，我的幻想常假它以言语和心灵，但是我从没有和现在一样，在太阳中看出我的爱情。自然既是卓绝的单纯，旋又森罗万象，无所不备，这是值得我羡慕的。

一个始终如一的唯一的火球悬在我们的头上，千百万人看它表现千百万种不同的样子，同一人看它也表现千百种不同的样子。它可以宁静着，因为人的精神代替它连动了——于是我们四周的一切东西都在死一般的宁静中，除掉我们的心灵外，没有何物是活着的。

自然这种同一，这种一式一样的恒久对于我们又是何等有益。当内外的激动使我们长久颠沛流离的时候，当我们丧失自主的时候，我们发见自然还是始终如一，我们是在自然之中。当我们在生活中奔走逃亡的时候，我们将每一种享乐的志愿，将浮生中的每种形态放在自然的忠实的手中，当我们回来再向它要求的时候，它将我们所信托的东西好好交回给我们。我们必须将过去的欢乐很经济地列入我们的财产之中，而不能将这种如过眼云烟的宝贝交给这位万古不变的朋友保管着，这是何等不幸。我们的全人格都是受它之赐；因为它明天如果在

我们的面前发生变化，那么，我们要再找着我们的昨天的自我也是徒劳无功了。

可是任我的梦想将我迷着，因为我还能告诉你们以更好的事情。忆及你们复使我想到一切，想到一切，复使我忆及你们。唉，我从来未能和现在这样自由这样勇敢地在思想界中横冲直撞，因为我的心灵具有一种特质，不致再陷入自取灭亡的危险中。我知道再找着我的地方，恰在何处。

我的心灵现在常专注在将来的场面上；我们的生活业已开始，像现在一样，而我作书也许是如此；但我知道你们在我的房中，卡洛里，你是在奏琴，洛特坐在你的旁边作事，我从对着我悬挂的镜中看见你们两人。我将钢笔放下，向你们活跳的心证明我获得你们，世间没有东西能使我从你们分离出来。我醒着，在意识中看见你们，明天再看见你们，于是又微睡觉了。享乐只是由希望打消的，甜蜜的希望只是由实现打消的，而我们黄金一般的生活由天生成的这一对东西负着，便箭也似的飞过去了！

九月十日星期四晚上

洛特致系勒书

我的亲爱的，我有许多话要向你说，也从不曾因此腾不出时间来。我们的信你现在当已考量过，我急欲和你谈谈。那种计划我们恰也想到，你既写出来了，使我十分欢喜。这是一种很显著的同情。啊，我们的确是永不分离的，我们的心灵时常息息相通！

我的心爱的，你对于我的英勇的决断所说的话，使我至为感动。你相信此举能算作一种牺牲么？啊，我对你怀抱如此深切的爱情，我有何物不能给你！我们当很美满的度日。我绝不怕我对于失去妇女们的交接而有所惋惜。这种交接未尝使我欢乐，我如不定要和她们同处，实所心愿，她们中间的最大部分是很可怜，很偏狭，很愁苦，并很小器的，和她们接近，使我感受压迫。至于我因无聊，想见她们，也是决不会有的事。因为我可以做事，并且还有些东西是可以学习的。卡洛里如果不能即刻和我们同住，只要她高兴，她可以每天来，只需八点钟；柏尔卫慈（Beulwitz）在起初几年一定会友善些，当她恢复了康健，心身更加调和些，她便可以很舒适的度日。…

十一月三十日晨

系勒致洛特·连格菲尔德夫人书

仁慈的夫人，自一年多以来，我时常和自己争论，我对于现在不复能制止的心事，是否应当很勇敢地向你自行承认。

最可敬的女友，凡你的善良的心中会替我说的话，现在请一起表现出来；我自己必须回忆你的每一个字——我会相信看出其中对我的善意，——以便此刻提起勇气和希望。有好些时候是我的心中永不会忘记的，就是你竟不觉得我在你的家中是一个外人，似乎将我一起算在你的小孩子们中间。你当时在无意之中所说的话，你的心中一时的感动所给你的表现，是怎样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上，我除掉称为你的儿子外，久已不存他念。你将那些表示替我变成充分快乐的真理，这是你力能做到的。

我将我生命的全部幸福交给你的手中。我爱小洛特——唉！我的口中时常这样承认，这是你所熟知的。自从我到你家中的第一日起，小洛特可爱的形影不复离开我了。她的高贵而美丽的心儿，我已洞知了。在许多欢乐的时刻中，她以温存体贴的心灵示我，面面俱到。在静悄的奥妙的交接中——这是你自己常常可以作证见的——我的生命中最耐久的维系物紧紧地围绕着。只有小洛特能够使我快乐，这种自信与日俱增。我也许当排斥这种印象，因为小洛特是否能属于我，我还没有很大的把握。我曾经探试过，我曾经定下一种勉强的计划，致引起我许多烦恼；然逃避自己最大的幸福，对着心之呼声去争持，这是不可能的。凡能够压倒我的希望的一切东西，在这长年中——这种热烈的情绪正在我心中宣战我已考察过，思量过，但我的心不予赞成。小洛特如果能因为我的永久的爱情而快乐，最可敬的人，我如果能使你相信这一点，那么，世间便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对于我的生活中最高的幸福加以打击了。我除掉慈母对女儿的幸福所表示的体贴的忧虑以外，别无所恐惧，如果爱情能够使她快乐，她将因我而欢欣鼓舞。这就是我在小洛特的心中证验出来的。

最亲爱的母亲啊，请让我对你用这个名称，因为此名称表现我心中的感情，和我对你的希望你愿将你所具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倡议托在我的爱情上面么？你愿意由你的允许使我的志愿如果这志愿也是你的女儿的，如果我俩联合作此请求实现么？那我的感谢你，不止是像我普通

感谢一个人的样子。你对于你的孩子们的幸运是会感觉快乐的。我们的感谢是热烈的，我们要使你的生活优美丰裕，并且对于你的爱情的惠予报以爱情。

你的意见如何？直到你对于我的志愿决定时为止，我不致再有所陈述。只要你的心灵中没有抵触我的幸福的东西存在，外部便不会有什么阻碍的。我期望你对于我的全部幸福的决断，是何等迫切，何等不自在！可是爱情会做你的引导者，因此我怀着快乐的希望。我永远是你的，永远对你具有最诚实的敬畏与爱情。

一七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于叶那

穆查特致康斯坦测·韦柏书

最可爱的最好的女友！这样一个名称，你将允许我加给你么？我不复能做你的朋友，你也不会再做我的朋友，然你不会十分恨我么？你虽不愿再和我结交，然我的朋友，你却不能禁止我为你的好处设想一切，这是我已经成为习惯的。你今天对我所说的话，请再加以考量。你已经三次拒绝我的求婚，（不注意我的一切请求），并且当面向我说，你不愿再和我有所交接。我对于失去心中所爱的对象不像你那样毫不措意，我不能这样急剧仓忙，毫无思虑，并不讲道理地接受你的拒绝。到了这个地步，我还是万分爱你。因此我再要求你对于这全部不幸事件的原因仔细考虑一下。...一七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于维也纳二...最亲爱的妻子，我应当已经能够接到你一封信！我要是将我对于你的可爱的相片所有的举动告诉你，你一定要大笑不止。例如当我将相片从套中抽出来的时候，我即说道：祝你好，上帝，斯坦测！——祝你好，上帝，乖乖——小家伙——当我将相片再放在套中的时候，我徐徐插入，口中总是说哪——哪——哪——哪！但说时是用着重式，这是此含义甚多的字所要求的，最后急说道：夜安，好老鼠，好好睡罢！————现在我相信无聊的东西（至少对于世人是如此的）已经写完了；可是此事对于爱成一团的我们决不是无聊。——今天是我和你分离的第六天，上帝呀，我好像度过一年了。你读我的信一定很费神，因为我写得快，又写得不好。再会，亲爱的，唯一的——车子已备好了。...祝你好，永远爱我，恰和我永远爱你一样！我以最体贴的心肠，向你接吻千百万次，我永远是你的温存体贴可爱的丈夫。

一七八九年四月十三日晨七点钟于居列斯登

兰康（即后来的巴立伯爵夫人）致多瓦尔君书

我的亲爱的朋友，我已经向你说过，现在再说一次：我的心中非常爱你。你固然也向我说过同样的话，但在你的方面只是一时兴到之言：在第一次享乐之后，你一定就不复思念我了。我开始认识世人。我愿意将心中所想的告诉你，请注意一下：我不愿再做商店事务员，但想自身获得一点自由自主，因此想找一个人能够维持我的生活。我如果不爱你，我一定努力诈取你的金钱；一定向你说，你应当布置一个场面，替我租一间房子，买些家具；你既向我说过，你并非富有，那你即可取我做妻子。既不要你多费房租，也不要你多费酒席等项。唯一的费用就是我的生计的维持和首饰每月给我一百利蚨（Livre），一切开支都够了。我俩可以这样快乐地度日，你再也不会抱怨被拒绝了。你如果爱我，请采纳这种提议；你如果不爱我，那让我们各寻各的幸福去。日安，我很热烈地拥抱你。

一七六一年四月六日

法王路易十五致巴立伯爵夫人书

你今晚即来，不要等到明天。我要向你说一点事，那是会使你欢喜的。日安，你要相信我是爱你的。

一七六九年五月

巴立伯爵夫人致布立萨公爵书

我心中怀有一种死一般的恐惧。你的心地纯洁，自可处之泰然，这一点不足以使我不参加你的事件。我和你相距甚远，不知道你的情形怎样，你自己也许不知道你将怎样。我派遣某某去打听消息。我为什么不能在你的旁边呢？我一定要安慰你。我相信，国会中如果还受理性与正义的支配，你用不着恐怖。自从你服务宫廷以来，你的举止纯洁，人家不能加你以何种罪名。

（按接信者正在羁押中。）

一七八九年

布立萨公爵致巴立伯爵夫人书

今天早晨收到久为我所心爱的人的可爱的信。你将为我最后的理想集中之所。我发生嗟叹；我为什么不和你同住在荒野之中呢?

市中至今还安静。

密拉博致索妃·穆尼书

一

啊，我的女友，我已经收到了你的信，你的宝贵的信；我的干枯的嘴唇向着信上接吻，已有几千次，同时我的心灵也在上面徘徊着。亲爱的索妃，你所写的一切东西是何等自然，是何等动人；你怎样识得你的体贴的朋友心中的途径。…我的唯一的爱人，你的信形成我的全部快乐，然它却又是悲惨的。我所要说的事你很懂得。我深知你除悲惨外不会有别种样子；可是你虽不是对于我的感情对于我的思想似乎很不自在。…你是我的一切，是我的好友！我对于你的爱情，你的恒久不变，你的性情的体贴，和你的温存的照顾，永远不能够怀疑，你不知道么？我羡慕你，我也一样敬畏你，你不知道么？唉，我如果怀疑我的索妃，我能够生存么？亲爱的朋友，我的信中如有些转折使你觉得意义含糊，这只是因我怕偶有丝毫不小心的地方可以使你抛开此信；获得你的消息是一种快乐，但我想到你也许不甚称意，这样一来，此快乐中又夹着毒质了。…你将我的小迦布利尔·索妃（Gabriel-Sophie）的好消息告诉我，你是何等可爱！唉，我的朋友，她是我的心神的孩子，也一样是我的血肉的孩子。啊，我的朋友，自从你让另一个你这也是另一个我出生以后，我的体贴心发展几百倍！愚蠢的妇人，向我说，她像我…我有点害怕。可是不然，我不害怕；我确实知道，她像你，完全像你。倘若我和亚多尼斯（Adonis）一样漂亮，我也愿意她只是像你。…

（按此信自狱中发出）

一七七八年三月二十日

二

致我的索妃。啊，我的亲爱的索妃，一种永远分手的时机来到了！爱情的幻想久已使我们盲目不见；可是自然不丧失它的权力。痛苦的毒质已经徐徐地将你的朋友败坏了；他会死了。…啊，我的生存中不幸的半个人，谁将减轻你所受的可怕的打击呢，你这种打击比我行将在

几点钟内所受的要可怕到一百倍！我丢开你，这是一种很痛苦的痛苦；但这种痛苦会和我的生命一齐终止。我这一颗心此时还受你的支配，但顷刻间无论在忧愁的面前也好，在爱情的面前也好，它将不复感动了；可是你哭你的迦布利尔，为日方长。...啊，索妃，我是怎样替你悲惨；我的命运不是残存在你之后，我固不像你一样不幸埃可是你以为和我分手了么？否，索妃，否；你的爱情送给我的可爱的孩子生存着。她的生存就是减轻我的损失，在可能的限度内，也是给你一种补偿。她还只有你；只有你是她的母亲，只有你是她的父亲，你必须对她保持我俩心中的爱情。唉，索妃，有多少义务是留待你来履行的，你于履行此等义务之后，将获得好些安慰！亲爱的索妃，我的最爱的人，我心中的可意儿，好好防备你自己，不要因失望的发作去侵犯爱情与自然。在你的温存体贴的热情高涨之际，你常是向我发誓，我死之后，你决不苟且偷生。...啊，我的心爱的，你当时做了母亲么？否，你没有做母亲；你现在如果相信为这种傲慢而可罚的誓言所拘束，那你一定也是一个可怜的爱人，和一个可罚的母亲。

我所崇拜的索妃，凡我的女儿可以承继的一切权利，我都嘱咐给她；我将你的照顾和体贴让给她；当我对于我的爱人的勇气及其听从我最后热烈的请求发生怀疑时，我一定是满怀失望而死；因为生下一个女孩子而我不能有所尽力，因此缺点使母女都牺牲了。啊，索妃，一种如此体贴，纯洁，和忠实的热情在我死之时成为重大悔恨和良心谴责的泉源你愿意么？我的爱人，活着罢；予我以这种体贴的证据罢；你生存在世，好使我的女孩投入你的怀中，你好告诉她，她的父亲本来是可以如何爱她的埃...——我还要说什么呢？我刚才确切劝你抵抗不幸之事，此刻又来扰乱你的心灵么？我对于自己的情绪不加信任，并且永远终止于此了。啊，你要不断地想念他，他连死时口中还要念着你的名字，他以最体贴最忠实的爱情送给你，他对你的感情，在一生无一刻是不忠实的，甚至于在观念处也没有犯此毛病；他从你的体贴和如果他可以说感谢上要求你为你的女儿——这也是他的女儿——的缘故而生存着。

索妃·穆尼致密拉博书

啊，我的好朋友，因你有转回的希望，你便又予我以生命了；这种希望确是很有根据，因为这是以列洛（LeNoir）君的善意为基础的；我知道你不容易奉承自己，你不像我一样，在同日之中看见你的希望的发生与消灭；因此我对这种希望具有最大的信仰心。啊，我的朋友，你将恢复自由，我们当再相见，这是真的么？愿其如此，我且已经享受我的四分之三的自由了。但我常是看见这种自由相距甚远，恐怕恶生之心终久会占胜利。我看见你在上次的信中对死是怎样呼号，我看见死神在我们再行聚首之前，是怎样轻轻地将我们分离了。

…迦布利尔，翻阅至此，我早已泪下如雨。一切的一切都含在信中；你在由提博尔（Tibull）和我谈话的托词之下，向我说出好些悲惨的事情。我相信你确认我们不会再相见了；我，愈将信自下读去，愈觉得每行都含有这种意思。唉，我自言自语道，迦布利尔时常向我说，他没有不替我吃苦的，而今他丧失勇气了！他不复能忍受痛苦；他现在似乎认横死是最好的；有一次我要再活两点钟，我在失望的震动中向他叫道："迦布利尔，怎么样，死去了，看不见你！"这种日子他已忘记了。当时他顺从了！我的朋友向来没有改变过态度。他对于爱情未曾吝惜过任何种牺牲！他现在还能如此么？对呀，他将为我和我女儿的缘故而生存；我将以此为请，他是不会拒绝我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我。我今天要向你哀求这唯一的恩典；然你已经允许我了。我的朋友，我们会再相见，我相信这一点。因为是你告诉我的；凡你确切向我说的，我有什么不相信！我们将再同享快乐的日子。我有一次向你说的话，你一定还记得，就是："我如果必须死去，那在我将我的朋友抱在我的怀中，按在我的心头上之前，不当死去。唉，愿在他的旁边留一点钟，于是死去！"——现在我仍旧是这样说；可是现在我们必须共同生活着；因为我们要担负更重大的责任；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小孩的缘故而生存，她是我们的掌上珠，她是我们万分珍爱的。

我的朋友，我一日知道你具有勇气，我一日即不丧失勇气；可是我如看见你没有勇气了，我如何保持得住我的勇气呢？我在你的面前虽似乎很沮丧，然在世人耳目之前并非如此，有好些人是愿意我更甚于此的。自得你的劝告后，我力求避免谈及你，因为一谈及你，便引起我的心事，只是使痛苦增加了。可是垂头丧气么！不，我觉得我并不垂

头丧气；我的爱情和我的爱人是我的全部光荣。凡牺牲一切的人如相信他未曾尽过一点力，那他一定更牺牲一千倍，对呀，我和卢梭的黑露丝（Heloise）一同说：（可是在我读此书前，我已经说过并写出过）与其使你一刻怀疑我的爱情，毋宁使全世界知道我的爱情。我们的忧患已经使我们的结合和情感加倍发展了。啊，我们共同度过的日子是何等快乐而短促！我们的丰富感情如果使我们感受更多的痛苦，然它给予一种结合的魔力，便使我们的勇气增加了。我们是最不幸的人，我们将变成最幸运的人；然我们的爱情是用不着试验的。...

一七七八年十二月十日

罗兰夫人致博佐书

我读你的来信常是至再至三！我将它紧按在心头，并向它的全身接吻。我不希望再有信了。我曾从科列（Cholet）夫人处打听你的消息，没有结果，又有一次致书亚夫南（Evreux）的列脱立（Le Tellier）君，想藉此使你获得我的消息，可是邮政的联络又中断了。

我不愿直接写信给你，因为你的大名足以使信被扣留，并且还可以使你受累。我是昂然自得地来到此间，愿左袒一般拥护自由的人，并对于他们怀有好些希望。当我听得下了二十二人的逮捕令时，我即叫道：我的祖国消灭了！我在确实知道你逃走一事以前，抱着最痛苦的恐惧心，而对你发出的逮捕令更使我从新害怕。他们因你具有勇气，才出此恶劣手段；自我知道你在卡尔顽多（Calvados）以后，我又归于安静了。我的朋友，在你的高贵的努力中继续进行罢。布洛托斯（Brutus）在菲力辟（Philippi）的战争中心中疑惑起来，以为当时拯教罗马是太早了。当一个共和主义者一息尚存，当他还有自由，还有勇气，他必须并且可以勉为有用之人。法兰西的南部是你的藏身地，并且将为一般有主义的人的避难所。

你的眼光必须注在该处，你的脚步必须走入该处。你必须住在该处，以便对你的同志服务，对你的美德加以砥砺。

我自己知道静待正义的回复，或是成为专制政治最后暴行的牺牲品，我的例子是不会没有用处的。我如果对于何事有所恐惧，那就只是怕你为着我的缘故，毫无思虑地空费气力。

我的朋友！你如果拯救我们的祖国，那你也就是为我的幸福而努力。当我知道你对于祖国的服务是有结果时，我死且瞑目，举凡死，痛苦，和忧患，我视若无物，因为我是从此中生长出来的。你不要担心，我活到最后的时刻，一点也不会陷于无聊的激昂的纷扰中。...不要担心啊！我们不能太求对得住彼此所发生的感情。如此便不至于觉得不幸了。我的朋友，祝你好，祝你好，我的最爱的，祝你好！

（按此信自狱中发出）

一七九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德斯蒙林致夫人卢息尔书

我的信的附本，你也许没有收到。

酣睡已经把我的忧愁驱走了。当一个人一经睡觉，他没有身羁囹圄的感觉，他是自由的。上天对于我发了慈悲心。在一瞬之前我终于梦中见着你，我接连地拥抱你们，拥抱荷拉慈（Horaz）和达洛（Daronne）。我们的小孩子丧失一只眼睛，我看见他的面上缠有一根绷带。我在痛苦的面前惊醒了。我发见自己的身上是锁链子锁着。天亮了。我的洛洛特（Lolotte），我不复见着你了，不能听见你说话了，因为你和你的母亲本来是向我说话，而荷拉慈不知有忧伤之情，一声声唤：爸爸，爸爸！，啊，可怕的东西剥夺我看看你的快感了，并剥夺我取乐的快感了。这样在梦中和你相聚是我的唯一的野心，也是我的唯一的计策。现在此路既是不通，我于是提起神来，以为至少可以和你在信中谈话。我将窗户打开，而我的寂寞之感，以及这分离你我的可怕的铁栏栅忽袭击我的思想，将我所有的心灵力都破坏了。我不禁涕泪滂沱，咨嗟太息，并且从我的坟墓中叫道：卢息尔，卢息尔，我亲爱的卢息尔，你在何处？你的头从前靠着你的可怜的洛易（Lou），你的头此刻何在？你的两臂从前抱着我，使贴近你，你的两臂此刻何在？你的颈，你的脚，你嘴又何在？啊，昨天，昨天是何等的一种别离！致命的打击也不复能将此心灵从其肉体分离出来。昨天我有一个时刻痛苦到万分，当我看见你的母亲在园中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是怎样破碎了。一种自然的动作使我看见铁栏栅即双膝跪下，表示反抗。我将双手合拢来，好像是向她——我知道她是不断地向你嗟叹的——求得同情。昨天我在她的手帕和她所放下的面帕上看出她的痛苦，因为她看见我被逮捕，她是不能忍受的。当她再来的时候，让她靠近你一点，我可以更清晰地看你们，我相信这没有什么危险。…我在我的小室中发见一个罅隙。我将耳朵按在上面听去，觉得有一种叹息声。我大胆说了几句话，听见一个受苦的病人的声音。他问我的姓名，我即以实相告。“我的天呀！”他这样叫了一声之后，跌到自己的铺上去了。他接着又说：“我是德格拉笛（Fabred'Eglantine）。可是你也在此么？反革命是达到顶点了么？”我们不敢多交谈，一则免引起心中的愤恨，在无形中夺去我们很小的一点安慰，二则免使人听见，将我们分离，严加看管。爱人，你不懂得什么叫做居于黑暗中，什么叫做不认事情的缘由，什么叫做不加审

问，什么叫做没有一张半页的报告。这就是生而死。或者就是在棺材里面活首。

有人说，自问无罪，心神是安逸的，勇气是充足的。啊，我的亲爱的卢息尔，倘若人是上帝，这种说法即系真理。

在这个时刻，革命裁判所的委员们来问我是否阴谋反抗共和国。这是何等可笑啊！最纯洁的共和主义怎能加以诬蔑呢。我看到自己要遭遇什么命运。我的亲爱的卢息尔，我的洛洛特，我的好洛易，祝你好，并向我的父亲请安！写封信给他罢。你在我的身上看见人类野蛮和忘恩的一个例子。你看，我的恐惧是有根据的，我的预言每次都是对的。可是我的生命最后的一刻也没有污辱你。我是一个贤妻的丈夫，是一个好儿子，并且还是一个好父亲。我的兄弟们为共和国而死，我现在也要跟他们去了。我确信一切道义的，自由的和真理的朋友对于我表示敬意与同情。我死时为三十四岁，然五年以来我穿过革命中许多羊肠鸟道，绝壁悬崖，而仍然独存，这宁非怪事。我安安静静高枕在我的无数著作品上，至于此等作品是对于没有受过圣脊斯特（St-Juste）的斧头的同胞表示人类的博爱，表示使他们自由和快乐的志愿。我眼见几乎一切人都醉心于权力。一切人都和息拉柯斯（Syrakus）的帝安尼斯（Dionys）同声说道：“专制政治是一种美丽的恩物。”无人安慰的寡妇，只有你当稍称意，因为你的不幸的卡密尔（Camille）的墓碑铭是更荣耀些，那是卡托（Coto）和布洛托斯的墓碑铭，是谋杀专制者的墓碑铭。我的亲爱的卢息尔，我生成是个诗人，并且生成是个不幸人的保护者。在四年以前一个生下十个小孩子的母亲找不到律师，我替她辩护，一连好几夜。有一次我的父亲一件大诉讼已经失败了，我突然出现于现今要杀害我的陪审官这同一案前，使审判官惊讶不置。我那情至理顺的言词知道怎样去打动他们，而我父亲曾经败诉的案件又由我赢转来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策士。我从未做过其他的阴谋家。我是生成来使你快乐的，生成来为我俩，以及你的母亲，我的父亲，和几个亲信朋友，创造一个乾坤的。我所做的梦是圣辟尔（Saint Pierre）之梦。

我梦想一个共和国，——这是一切人所抱的偶像我不能想到人类竟如此无道，如此残酷。因我的著作中对于同志们有些戏谑的话，遂不念及我许多的劳绩，我实不解。我因这种戏谑并因对于不幸的丹顿（Danton）有一种友谊，而被牺牲，这是无容隐讳的。我这样继丹顿和菲力白（Dhelipéaux）而死，谢谢我的凶手。我的同志们，我的朋

友们，以及："山狱党"（Der Berg）全党（除少数人外）从前鼓舞我，庆祝我，向我接吻，向我握手，现在畏葸不前，听我们陷入苦境中。那些向我说许多道理的人，甚至于那些排斥我的报纸的人无有能真正认我为阴谋家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既已无经拥护，我们只好以最后的共和主义者的资格而死，倘若没有断头台，我们应和卡托一样引剑自裁呀。

一七九四年四月一日晨五点钟

哥德致禅恩科蒲夫书

我的最亲爱的女友，你仍旧是这样活泼这样恶作剧。你的信中含有好些可爱的刻薄的东西，你十分巧妙地从不对的方面指出好的事体，十分无情地取笑一个愁闷人，十分不怜悯地嘲弄一个诉苦者；密拉（Minna）的乡人还能有别样的写法么？

你的回信来得这样快，诚出意料之外，令我感谢不置，此后在你快乐之时，请一念远人，有暇时还要写信给我；你的活泼无论是怎样轻浮，你的诙谐无论是怎样刻薄，我一见即快乐极了。

一七六八年十一月一日于佛郎克佛

斯台夫人致哥德书

我对于世界已不闻不问了。现在重感得兴味，实因你的缘故重感得兴味。我的良心自加谴责；我觉得我对于自己和对于你是在预备着痛苦。在半年以前我预备死去，但现在不复作此想了。

一七七六年二月底

哥德致斯台夫人书

一

你的形影对于我的心发生一种奇异的效能。我说不出是怎样一回事！我人好，但又十分悲惨。昨天一点东西也没有写作。我坐在卫慈列本（Wizleben）雄伟的岩石上，也作不出什么，于是信手写给你道：唉，你对我，我对你，情形究竟怎样！

否，否，其实

我也用不着怀疑了。

唉，当你在时，

我想不要爱你，

但当你远离时，

我觉得非常爱你。

一七七六年八月八日于伊尔曼闹

二

亲爱的洛特，不久我就会再来到你的旁边，因为我的生存不复支持，我明白觉得没有你即忍受不住了。...亲爱的洛特，你是我自己生存中的半个人，到现在我才明明白白看出来。...我不是单独整个的人，也不是独立的人。

我的一切弱点要靠你匡正，我的软弱的方面要靠你来保护，我的罅隙要靠你补缀。我现在和你天各一方，我的情形便奇怪到万分了。在一方面我武装起来，非常坚固，在另一方面便和一个蛋一样，因为我忘记配上武装，是急需你的保护的。我完全隶属于你，这使我何等欢喜埃我希望即刻再见着你。

我爱你的一切，而你的一切使我更爱你。

你在确荷柏格（Kochberg）处理家政的热心，斯台已经很快乐地告诉我了。因此使我愈加倾向并且请你让我看一看你内部宝贵的活动的心灵。洛特，无论何事何物能使你发生兴味，但你爱我要超过一切事物之上！

一七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于埃孙拉哈

三

我的最好的，你的爱人远去他邦，你不要忧愁烦恼；他将使你恢复原状，较前更好并且更快乐。我的日记写至卫列笛（Venedig）为止，我望日记快些好好寄来，从卫列笛到此间还有一些特点，而“伊菲根尼”（Iphigenie）应在其内；我要从此处着手继续作日记，但却又不行。在游历中尽力之所能及，仓卒收集些材料，每日总有一点，就是思索和评判，也是急急忙忙的。...罗马是一种特别而复杂的对象，非短时间所能看得清楚的；要正确观察，须有三年工夫。提施摆（Tischbein）在此处住得很久，我在短时期中似乎获得一点东西，这是由于他的指示，否则我是不会通晓，不会领略的；然我预先即觉得，我离去罗马后，还愿转来。可是此处最伟大的东西和我首先感觉到的东西是：凡具有眼光而经意观察此地的人必定领略一种坚实（Solidi-tat）的观念，这种观念在他的心目中必定从没有如此活现的。这一点至少对于我是如此，因为我对于世间一切事物从没有像在此处一样估计得如此正确。将来和你谈文论此事，会有何等乐趣埃现在我很想接到你一封信，并将时常写信给你。

一七八六年十一月七日于罗马

四

至今还没有收接到你的信，好像你是故意不肯执笔，然我也只好忍受，我暗中想道：我可有过例子在前，我可教过她勿执笔写信，但我教人来害自己的事，这不是第一次了。

一七八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五

你的信毕竟来了，谢谢你！信中含着痛苦，让我暂时忘记一下。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我卑躬屈节地要求你，要使我容易回转你的面前，不致永远漂泊在远方。我有对你不起的地方，请你慷慨大度地原谅我，并给我一些安慰。你的生活怎样，你的康健怎样，你爱我怎样，请常常告诉我，并多多告诉我。在下次信中关于我的旅行计划，我将报告你，我所决定的是什么，并望上天使它成功。只是请你不要视我为和你分离了，我对于你所失的东西，我对于我在此处的关系所失的东西，世间无物能够补偿。惟愿我具有大力量很勇敢地忍受一切拂逆之事。…请你向斯台和亚斯特（Ernxst）问好，并谢谢佛利村（Fritzen）的致书垂问，他应时常写信给我，他所要求的东西，我已着手替他征集，他当获得此物，并且比他所要求的为多。

你患病，并且还是因我的过失而患病，使我心中非常忧虑，我简直向你说不出来。请原谅我，我和自己作殊死战，真没有言语能形容我心中的经过。这一个筋斗使我和自己一致了。我的爱人呀！我的爱人呀！

一七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哥德致瓦尔皮斯书

我已经写过许多小信件给你，不知道何时得次第达到你的手中。要将书页编起号码，实令人讨厌，然我现在开始做这种工作。你又听见说我很康健，你知道我是诚心爱你的。惟愿你此刻在我的旁边！到处有宽床大被，你不应当和常在家中所表现的一样，抱怨自己。唉！我的小爱人！除掉相聚一处外，世间再也没有再好的事。当我们再相聚时，我们总要这样说，请思索一下！我们很靠近卡潘（Champagne），竟寻不出一杯好酒。关于那妇女计划，只要我的小爱人经管厨房和地下室，就会有进步的。

请你做一个好的家庭库藏司，替我预备一个雅致的住宅。

小心照顾你的婴儿，用爱情营养我的心身。

请用爱情营养我的心身呀！我的思想有时免不了妒忌，我以为你也许更爱另一个人，因为我看见许多男子比我漂亮些，可爱些。你务必不找这些男子，你务必认我为最好的，因为我爱你到发狂了，除你以外，我一无所爱。我对你常作些混杂的梦，然我们总是互相爱的。但愿长久如此！

我已经向我的母亲订了两套垫被和羽毛枕及其他好的东西。你只要将我们的小屋子弄得齐齐整整的，其他的屋子当已料理好了。在巴黎什么东西都有，在佛郎克佛仅有一个第二等的犹太零售铺。今天送去一小篮内装有酒类，又送去一包糖果。家用的东西常有送去的。你只要以爱情营养我，做一个忠实的孩子，其他一切是易办的。我如果没有擒住你的心，其他一切于我有什么用处？现在我已擒住了你的心，我要好好地保持它。因此我是你的。代我向你的小孩接吻，向迈耶（Meyern）问好，并且爱我勿衰。

一七九二年九月十日于顾登

拿破仑致爵色顺·博哈列书

一

我所崇拜的女友，我刚才收到你的信。此信使我满心欢悦，你将你的康健状况报告我，如此费神，我是千谢万谢。你今天将更好些，因为我确信你已康健了。我力劝你骑马驰骋原野；此举对于你的康健一定大有效验。

自从作别以来，我总是愁眉不展。只有在你的面前我才快乐。我不断地想念你的接吻，你的眼泪，和你的热烈的妒忌心，并世无双的爵色顺的魔力总是从新燃烧着我的心中和意识中飞腾万丈的情火。我究竟何时能抛开一切烦恼事业，将我的全部时间和你共同度过呢？我何时能够不做别的事，专门来爱你，专门想念这种幸福，并且向你说明，向你证实呢？

我将我的马送给你，并希望你能即刻跟我来。

在好些时候以前，我相信我爱你，但自从我再见着你以后，我爱你更加一千倍。我自认识你以来，崇拜的程度，与日俱增；这就足以证明布鲁依（LaBruyeres）一见面即发生爱情那个原则是何等荒谬。一切事物在自然中自有其轨道，并且自有其不同的升涨度。唉！请你让我至少也看一看你的一些缺点！惟愿你没有这样美，没有这样艳，没有这样体贴，没有这样贤淑。惟愿你永不要妒忌，永不要哭。你的眼泪使我丧失一切理性，使我激昂起来了。不讲别的，仅就一种思想一种观念而论，它们如果不是属于你的，如果不易和你有关系的，我即没有力量具有此思想，此观念，你要相信这一点。

你好好休养一下。快些恢复原状。速来我这里，庶几在我们死去之前，我们至少可以说：我们是快乐了许多天！

一七九六年七月十七日晚于麻密罗洛

二

我的亲爱的朋友，我写给你的信很多；但你写给我的信很少。你不怀善意，你是可恨，顶可恨，你又轻福欺骗一个可怜的丈夫，欺骗一个体贴的情人，是不忠实！因为他远处他方，他应当丧失他的权利，受工作，奋斗和烦恼的压迫而倒台么？他如没有他的爵色顺，没有她的爱情的保证，在世间上还有何物使他介怀啊？他还要干什么啊？

我们昨天打了一个血肉横飞的仗；敌人损兵折将，却不在少数，他们是大败而特败。我们将他们的曼丘亚（Mantua）前域夺取来了。

我所崇拜的爵色顺，祝你好；在此等夜间有一夜开门竟嗷然发声，好像是在一个妒忌者的面前一样，我要投入你的怀中。给你一千次亲密的接吻。

一七九六年九月十七日于维罗拉

三

我已经接到你的信了，你对于我所说妇女的坏处，似乎很不以为然，其实我最恨阴谋诡计的妇女。我习于和善良，温存，并宽恕的妇女相往还；此等妇女是我所爱的。她们如果使我败坏了，那不是我的过错，但是你的过错。此外，你将看见我对于一个表现温柔而和善的妇人，也是很和善的，此人即哈慈费尔德（Hatzfeld）夫人。当我将她的丈夫的信给她看的时候，她具有一种深深的感情，欷觑不置，这是很自然的，她说："唉，对呀，这是他的手笔！"当她读此信时，她的声调印入我的心灵中：她使我忧愁起来了。我向她说："夫人，现在将此信投入火中；我当不复有力量惩罚你的丈夫了。"

她将信烧掉，似乎是很快乐的样子。她的丈夫自此时起也是完全安静的；然两点种以后，他是丧失了。你看，我爱善良的，诚实的，温和的妇女；然我所爱的也只是这些和你相等的女人。

我的朋友，祝你好，我是康强的。

一八○六年十一月六日

四

我接到了你的信。你以为那些太太们应当和我有一种默契你对于她们所说的事，我实不懂。我只爱我的善良的，执拗的，撒娇的小爵色顺，凡她所做的一切事都含有一点迷人心窍的东西在内；因为除掉她妒忌的时候，她总是活泼无比的；然在妒忌时，她是一个真正的恶魔。可是让我们再讲那些太太们！我如果和她们中间的一人有什么往来，那我确切告诉你，她至少必须和美丽的玫瑰花芽一样。现在你所讲的太太们中有这样的人么?

我希望，除掉会与我同餐的人外，你万不要和其他人等并食；这种标准也可应用于你的交际上，万不要在马尔墨桑宫（Malmaison）接待使臣和外人。

你如果不如此做去，你一定使我很不高兴。总之，凡我不认识的人以及我在家时不会到你那里来的人，不要大招待。

我的朋友，祝你好！

我完全是你的。

一八○七年五月十日

五

我的女友，普鲁士王后昨天在我这里用膳。我要防备她，因为她想使我对她的夫君再允许一些条件；我待她优礼有加，然我保持我的政策。当可能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一些零星事件，只是不能很详尽的。当你接到此信时，对普俄两国的和约或已签字，而希浪尼穆斯（Hieronymus）为威斯特华伦（Westfalen）王一事（人口三百万）也许已被承认了。此等消息只是报告你的，不要公布出来。

我的朋友，祝你好；我爱你，并愿意知道你的一切

一八○七年七月七日

爵色顺皇后致拿破仑书

你还没有忘记我，真是千谢万谢。我的儿子刚才将你的书信带给我。我是用何等热忱来读此信，并且费去许多时候；因为其中的每一个字都耗费了我的眼泪，但这些眼泪是很甜蜜的。我重新找着我的心了，从此永不会再失掉的；此心保持着我的感情，而感情就是生命自身，感情是只能和生命相终始的。

我十九日的信倘若使你不欢，我当失望；内中的一切说话我不能完全记忆，但我知道它具有何等痛苦的感情；从此不复得到你的消息，这是一种苦楚。

我离马尔墨桑宫时曾写了一信给你。唉，自那时起我本来是可以时常写信给你的！但是我感觉到你不肯执笔的原因，相信写信未免是多事。但你的信对于我是一种镇痛剂。愿你快乐，愿你获得如分的快乐；这是我的心窝中的话。你也曾经给我快乐过，那是我十分敏捷地感觉到的；世间没有一种东西对于我能和你的念旧的表现具有同等价值。

我的朋友，祝你好，我很体贴地感谢你，恰和我将永远爱你一样。

（按此信写于离婚之后）

一八一○年四月于拿瓦拉

拿破仑致马丽·瓦列斯卡伯爵夫人书

一

人的一生中有些时候，因地位太高，千钧的担子便加在他的肩上。现在我感觉到这一点非常痛苦。一颗充满爱情的心儿对你是五体投地般倾倒的，它在高度麻木的状态中要制止它最热烈的愿望，它怎能够觉得满意呢？啊！你如果愿意！

…只有你可以将分离我们的障碍物除去。我的朋友多罗（Duroc）将助一臂之力，可以减轻你的劳务。

啊！你来！你来！你的一切志愿是当实现的。你对于我的可怜的心如果具有同情，你的祖国当更为我所珍视！

一八○七年一月于华沙

二

马丽，我的甜蜜的马丽，我的最初的思想是属于你！我的第一种愿望是再和你相见。你会再来，这不是真的么？你已经以此许我了。如果不然，那鹰会飞到你那里去。我将于午刻见你。那位朋友是这样说。我急切地要求你接待此鸟："它当为我们的感情秘密的传达者。既已避去世人耳目，我们又可互相了解。当我的手放在我的心上时，你于是就知道这完全是对你的举动，你将你的花冠戴在头上，作为回答。我的艳丽的马丽，你要爱我；惟愿你的手永不离开那花冠！"

一八○七年一月于华沙

拿破仑致马丽·路易斯公爵夫人书

仁爱的姊妹，我请求你我由婚姻结合拢来，竟得到允许，这是你的父王陛下重视我的一种很宝贵的证据。至于你自己允许这种结合，使我充满了最诚恳的欢乐，并且使我的全部生命将臻优美之境，这是我知道珍视，以至于无涯的。我以不能忍耐的心理，期望签订这种结合的时刻快些来到。我的最高的努力是在婚姻中使你快乐。就这一方面讲，我的身体既和你的坚固地结合在一块，所以我的志愿便愈加真诚了。我已经请我的全权专使纽卡脱尔（Neuchatel）亲王将我的相片送给你，请你视此相片为我心中对你一往情深的表现。

一八一○年二月于拉博依

拿破仑致马丽·路易斯皇后书

夫人和亲爱的朋友，我已接到你的来信，你在信中说，当你还在床上时，你已接见那位大臣。我希望当你睡在床上时，不要在任何情形与口实之下接见任何人。此等举动只有超过三十岁的太太们才是可行的。

一八一三年六月七日于海闹

邦拿帕特致列卡密夫人书

约里达（Julietta），罗密阿（Romeo）写信给你，你如果不愿意读此信，是你比你的父母更为可怕，因为他们的老争端毕竟也和解了。这种可怕的争闹的确是不会再出现的。

在几天以前，我还只知道你的声名，我在寺院和宴会中有时看见你，我晓得你是最美的；千万人异口同声反复赞扬你的荣誉，可是这种声誉，这种魔力起初袭击我而没有使我入迷。...你的专制的和平（Friede Tyrannei）为什么使我降服了？和平吗？现在它只统治了我们的火炉，但在我的心中它是纷乱的。...自此以后，我再见着你。爱情似乎是向我微微地笑着，...我和你独坐在一条圆形凳上，我说话，我相信听见一种叹息声从你的胸中发出。...啊，约里达，没有爱情的生命只是一种长久的眠睡。最美丽的妇女也必定有所感觉。那将为你的心腹朋友的人真是三生有幸的！

一七九九年七月二十七日于维列笛格

史特尔夫人致康斯坦特书

亲爱的朋友！当你头上的天使我从坟坑中爬起来的时候，你很为我庆幸。自我的父亲死后，我不复能忍受你的。…我将跟着这个为你所爱的，和可钦佩的人而去，以一颗赤心在该处等待你，这一颗心儿是会为上帝所原宥的，因为此心已经有多量爱情了。你对于我的小孩子们操心！在你当给他们看的一封信中，我叫他们爱你。因为你是他们的母亲十分心爱的人。唉，“爱”这个字是我们的命运，这是指来世的！我父亲的创造主是一个仁者。我的朋友，你向他祈祷，死者和生者间的关连是由他成立的。你知道，佛卡尔特（Fourcault）君在马托立路（Ruede Mathurin）替拉沙（Nassau）夫人所买的一所房子，于我们同意之后，即属于我们两人，其所附的条件是租金应归你，你去世之后，资本应归我的女儿。你如果要将房子出卖，所得的金钱必须妥为存放，然在你生时利息仍旧归你。亲爱的耶明，祝你好，我希望，当我死了，你至少会接近我。唉，我没有使我的父亲瞑目于九泉之下，你能使我瞑目么?

一八○四年八月十日

康斯坦特致列卡密夫人书

明天晚上！明天晚上么？这一天晚上是什么？

这一天晚上自我看来是从早晨五点钟开始的！明天，那就是今天。谢谢上帝，昨天已是过去了。我将于九点钟来看你，人家会向我说，你不在家。

我将于十点至一点之间再来；我又会听见说你不在家么？

凡我将受的痛苦，我预先尝着。我赌个东道，你不会相信这一点。因为你不认识我。我具有一个神秘之点。这一点如果没有被触动，我的心灵即伏着不动。这一点如果被攻击，于是一切都决定了。也许还有些时候。

我固然只想念你，但我也许起而相斗。两天以来，除你外我一无所见。全部的过去，你的全部的魔力，为我向来所敬畏，现在都攒集在我的心内了。当我写此信给你时，我真正几乎不能呼吸了。...今天晚上！我的上帝呀，你如果不是一个最冷淡的妇女，你为甚还要使我受痛苦！恋爱就叫做受痛苦（Liebenheisstleiden）。恋爱也是生活，自许多时候以来，我未曾生活着。

再说一次，今天晚上！或者我从来没有这样活泼地生活过！

一八一四年九月三日

奈尔逊致其夫人书

我的亲爱的范妮（Fanny），我的一切事业倘若用公文宣布出来，那在全部战争中，不会有两个星期白白过去而没有我的报告。…人家虽妒忌我，但不能夺去我所得的信任；就是法国人也敬仰我：法国驻格洛亚（Genua）的公使对于要求发还好些被夺去的军用品的通牒，给我一个答复，内中说："先生，你的国家和我的一样，生成是向一切民族来表示高贵精神和勇敢的例子。"我还要述及另一故事，此举不会引起我的虚荣；然你于此会得着乐趣。有一个人寄一封信给我，封面只写："荐洛亚·荷纳提阿·奈尔逊"。问他怎样能够这样写法，他在一个大群众中回答道："先生，在全世界中只有一个唯一的奈尔逊呀！"那信即刻就交到了。洛亚人的全部商业由我截断了，然他们爱我敬我，官民都是如此。如果有人怕他的船被扣留，他来要求我说话；我即给他一张分券，或是说："好，"他便满意了。在全部意大利人都知道我。无论在何国，我的名字再也不会被忘记的。这就是我的国家公文。…你问，我几时回家？我相信，我们和西班牙或是开始成立一种体面的和约，或是开始宣战，它可以将我们的舰队逐出地中海，——谁又知道，当我开船时，不是回来只剩着半个先令。几天以前，格拉兰斯公爵（Herzogvon Clarence）致书给我，表示永久不变的友谊。

敬对我的父亲致最体贴的爱，你的最忠实的丈夫荷纳提阿奈尔逊。

一七九六年八月二日于利活洛

奈尔逊致汉密尔顿夫人书

我的最亲爱的最被爱的亚马（Emma），最亲爱的心腹朋友！我已经获得表征，敌人的联合艇队要开出海湾。此时风很小，我希望明天才遇着它们。惟愿上帝使我在战争获到胜利，不致枉费气力；无论如何，我总要留神，使我的名字对于为我爱若生命的你和荷纳提恩（Honatien）永远是宝贵的，我在战前所写最后的信如果要达到你的手中，我希望上帝仍使我生存，以便我于战后写完此信。愿上天对于你替奈尔逊和布浪特（Bronte）的祈祷，予以垂佑！

十月二十日早晨我们靠近海峡之口，然风还没有十分转向西吹，使联合舰队得沿着居拉化尔加（Trafalgar）沙岸航行。我们估计它们的数目约四十艘，有帆的战舰，依我的意见，内有装炮七十四门以上的战舰（Linienschiff）三十四艘，有二座炮台的战舰（Fregatte）六艘。内中一部分今朝早晨由卡笛克思（Ka-dix）灯塔照耀出来了，但风吹得甚寒冷，天气又不好，我相信它们在夜晚之前将驶进海湾。惟愿万能的上帝予我们以胜利，使我们有媾和的可能！

一八○五年十月十九日午后于“维克利号”（Viktoria）船上，距卡笛克思十六哩。

此尚未写完的信于居拉化尔加战后发见于奈尔逊的书桌上。

普鲁士王后路易斯致威廉第三书

你在顷刻之间写一封这样详尽的信给我，必定把你的脑浆都绞尽了，我于此也明白认识你对于我的友谊是既深且挚了。我因为你的缘故，因为那件好事及其目前结果的缘故，竟陷于一种不能以言语形容的状况中。在你的信中有些节段直成疯颠状态，那种彼此相访的不可捉摸的热忱，我认为是可以有的，但三位加冕的君主聚于提尔细特（Tisit）一事我实不懂它的意义，也永不会懂得，我相信你将此事写给我看，已是愚弄我。这是一桩不可能的事！

然我替你仔细“思量”的一点，是将你的一切力量用在这全部事件上，凡可以破坏的独立的事，即不用进行。此次不幸事件至少要给我们一种大教训，我们“对于这种牺牲知道避免，”牺牲土地和牺牲自由比较一下，便不算一回事。拿破仑是可以将你的土地的半数夺去的，然你只要将隶属于你的东西完全保守着，可以从事改革，替臣民谋幸福，并且实行联邦政策，这是人世间的荣誉召你来担任的，也是你的倾向使你向这一途走的。你如果不要走到奴隶境界的第一步，你如果不愿取笑于全世界，那无论如何，不能够牺牲哈登堡（Hardenberg）。有两种方法可以保持此地，望你不要疏忽；第一种方法是亚历山大（Alexander）王对于敌人证明何者为妥善，他因为信念与友谊的缘故，是要替你进他的全部忠告的；第二种方法是，亲爱的朋友，当你一经准备好了，你自己很好说话。我站在你的地位上会向拿破仑说，他会好好看出，你对于他的要求很少能够允许的。因为一经允许，就无异将你的最好的臣民夺取了；这好像你的要求法国达列兰（Talley-rand）的离职一样，达氏对于他很尽职，但为你所怨恨，不为你所信任，因此他自己也看见你们完全是两主对舞着。我特再迫切要求你将你的一切精力运用在这事件上。我再申述一遍牺牲土地和牺牲自由，牺牲高贵的行动比较，总说一句，和牺牲独立的权力比较，算得什么一回事啊？你将很不好地很可怜地屈服在拿破仑之下，而为世界所讪笑。…大家不是想望一种普遍的和平么？大家不是想能够单独拯救我们维持现状么？只有北大欧洲的完全联合，大家才能够脱离奴隶的境遇，打破已经注成的命运。你时常对北德意志所表现的思想，现在必须为北欧洲所采纳。全体为个体，个体为全体。我对于这种提尔细特的聚会，很不信任。…我的亲爱的朋友，再会，我离开你到何处去徘徊着。我们再见时情形怎样呢？我恐怕比别离时更为不幸，因为我看

见没有何事比我的朋友更可忧虑；他的心中除掉愁苦，失望与死以外，别无他物。再会，愿上帝赐你的福，愿他保证我替你祈求的恩惠。祈祷使你强固起来，凡不离开上帝的人，上帝是不离开他的。你要抱有不屈不挠的精神，不当一味让步，否则将有损于你的独立。俄皇必定帮助你保持哈登堡。再会，一千次再会啊！愿上帝保佑你，恰和你的女友所心愿的一样。

一八○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克莱斯特致威尔黑明·截格书

一

威尔黑明，我对于将来结婚的幸福所允许的东西，现在报告给你听。从前我不敢为此，可是现在啊，上帝呀！此举使我何等欢乐。——我将择定你做我的配偶，你现在是能够使我快乐的——这是我的意识中替你所具的大理想。这种企图是伟大的，其目的也是如此。凡为我的未来状况，留下来的每一个钟头，我都用在这种事业上。此事对于我的生命将予以新的吸引力，并且引导我俩迅速经过站在我们面前的试验时期。我希望在五年之内，这种工作将告成功。我不怕已经择定的配偶不在人世，将于天上去找她。我将于五年之内在人世间找着她，并且用我的人世间的两臂去拥抱她。

我对于百合花并不要求它当和柏树一样在空中高张枝干，对于斑鸠并不要求它和鹰一样执行一定的任务。我不要在细麻布上雕像，在大理石上绘画。

我认识在我面前的材料，并且知道它的用途。这是一种含有纯金的矿石，除掉将金属从石块分离以外，别无他法。声音，重量，和火中锻炼不受损伤诸点，这是它从自然得来的，爱情的太阳将予它以灿烂的光彩和铿锵的音调，我于冶金术的锻炼后，除掉在它的光耀的玻璃平面所给予的光辉中取暖外，别无所事。

我自己觉得这种假借的言词比起那使我勃勃有生气的感觉，实在是干燥无味。啊，我如果能向你报告我心内燃烧着的烈火中一道光线！你如果领略那曾由你构成一个完人的思想是怎样鼓舞我的每一种生活力，怎样发动我的每一种能力。——你几乎不会相信我了，但我常是一连几点钟，在窗户中望着，在十个教堂中走着，并且从各方面对这个城市观察一遍，除掉一个唯一的相片以外，我在该处一无所见——威尔黑明，那相片就是你，在你的脚下有两个小孩，在你的怀中还有第三个小孩，我听见你怎样教最小的说话，怎样教第二个感觉，怎样教大的思想，怎样使一个的执拗变成有恒，怎样使另一个的骄傲变成磊落，怎样使第三个的怕羞变成谦逊，怎样使他们大家的好奇心变成

求知的渴念，怎样用实例没有多说空话去教他们以善行，怎样将你自己的模样指示给他们看，什么是道德，道德是如何可爱。

威尔黑明，我找不到言语将此等感觉表现出来，这还奇怪么？

啊，你要将下列一种思想当作一个金刚石的盾，放在胸前，就是：我是生成为一个慈母的！其他每一种思想，其他每一种志愿在这种坚不可摧的甲胄前都要迴避。如果不是这样，世界那能献给你一个目的而不是可鄙的啊？除掉培养高贵的人以外，世界上没有东西能够予你以一种价值。你的神圣的努力应在这一方向！这就是世界能够感谢你的唯一的所在。世界使你三十年来没有用处，她必须自觉惭愧，然你不要离开了它！

凡生活中一切卑鄙的目的应加以蔑视！上述唯一的目的会把你提高起来，超过一切之上。你将在此中发见你的真正的幸福，至于其他一切都只能予你以暂时的享乐。这种唯一的目的将使你替自己取得敬仰，其他一切只能引起你的虚荣心；你一经达到目的，你将回顾少年时代而自觉满意，不致和你的千万不幸的同性一样，在寂寞痛苦的时候，因想望已往昙花一现的快乐而痛哭流泪。

亲爱的威尔黑明，我并不要你停止修饰，停止参加游乐会，停止跳舞；但我愿意你的心灵中含有一种思想，就是，除掉我们对着镜子或在跳舞场中相视而笑以外，世间还有更高等的娱乐。

求内部的美丽这种感情，以及寂静时意识的镜子对我们所起的反映这种思像，都是使我们热烈要求幸福的享乐。这种思想要陪着你到镜子面前，陪着你到交际场，陪着你到跳舞厅。你对于时髦稍微牺牲一点，时髦要求青年女子这样的牺牲并不是完全不对的，你从事修饰，要问一问镜子，这种工作你是否达到目的可是这一切你当快些弄完，以便即刻回到你的最高的目的上去。你降临跳舞场，——可是当你从一种享乐转来的时候，应当欢悦，至于这种享乐只有两脚有分，此外如心与理解力完全没有它们生命的共鸣在内，而意识也立即完全消失了。你欢天喜地到交际场去，但你总要找出内中更好的和更高贵的东西，使你能够得到一点益处——这是一生中不可一时一刻疏忽的。只要你懂得使事物发展，每一分钟，每一个人，每一种对象，都能给你一种有用的教训然下一次从这种对象可获得更多的教训。

让我俩这样手拉手地去达到我们的目的，每个首先达到他最近的目的，然后去达到我俩共同努力的最后目的。你的最近的目的是培养你自己成一个母亲，我的最近的目的是培养我成一个国民，我们共同努力并互相保证的更远的目的是爱情的幸福。

威尔黑明，我的未婚妻，我的未来的妻子，我的未来的孩子的母亲，祝你夜安！

一八○○年十月十日于于慈堡

二

亲爱的威尔黑明，当新年的时候，我接到你最后的一封信，你以很大的诚意来打动我，叫我回到祖国，又以很体贴的态度，令我回忆你的父亲的家中，回忆你的体弱，不能跟我往瑞士，你于是在末尾说道："当你读过这些之后，你愿怎样，即怎样做。"我现在已经真正决定卜居此地，并且在我这一方面前已发出一批请求和说明的信件，所以在一封新的信中也不要希望有更好的结果；我以为那些话既已表现得很明白，你自己用不着期望更多的攻击，所以我免去此举，不向你用书面说明不幸之事，可是据你最后的来信，我这种说明又成为必要的了。

我大概永不回祖国了。我们女子多半不懂得德文中Ehrgeiz（野心）这个字。只有在一个唯一的场合我才回国，就是我曾经很愚蠢地以种种矜夸的步骤，激怒了一班人，我现在能符合这一班人的希望，我才回来。此事是可能的，但是不会出现的。总之，我如果不能很光荣地在祖国出现，我即永不在祖国出现。这是决定了的，因为我的心灵的特质本来如此。

我已在瑞士购买一种小产业，潘卫慈（Pannwitz）已经将我的全部财产的余数寄给我，可是在我收接此项金钱八日之前，一种可恶的民众暴动忽然使我丧失此财产了。你不愿跟我住在瑞士，我现在开始视此为一种幸运，我移居亚尔（Aar）一个岛中一所寂寞的小房子内，无论愿意与否，我现在必须从事文字工作，藉以糊口。

我如果还有幸运，这种文字工作得迟延下去，我的小财产就全在于此，然在一年之内，我也许陷入赤贫的境遇中。我除掉和你共同担负的烦恼外，本来还有其他忧虑，完全为你所不知道的，我正在这种状

态中，而你的信来了，于是又引动我想起你，想起从前的幸福，于今却陷于黑暗悲惨之中了。

亲爱的女郎，不要再写信给我！我除掉抱着速死的志愿外，别无他念了！

一八○二年五月二十日于亚尔岛的托恩

克莱斯特致佛格尔书

我的小叶特，（Jettchen）我的心肝，我的爱人，我的小斑鸠，我的生命，我的可爱的甜蜜的生命，我的生命之光，我的一切，我的财产，我的宅第，农场，草原，和葡萄园，啊，我的生命的太阳，月和星，天和地，我的过去与未来，我的未婚妻，我的女郎，我的亲爱的女友，我的最内层的，我的心血，我的肠胃，我的眸子，啊，最亲爱的，我怎样称呼你呢？我的金童，我的珍珠，我的宝石，我的君主，我的女王，我的皇后。你，我的心中珍爱的爱人，我的最高的和至贵的，我的一切的一切，我的妻子，我的婚典，我的孩子们的洗礼，我的悲剧，我的千秋后的光荣。唉，你是我的更好的二我，是我的道德，我的功绩，我的希望，我的罪过的赦免，我的未来与幸福，啊，小天女呀，我的天之骄子，我的辩护士，我的护卫的天使，我的天神，我是何等爱你啊！

一八一○年秋节祭后（Nach Michaelie）于柏林

普鲁士路易·斐笛南亲王致泡灵·卫色尔书

亲爱的泡灵，你收到我起初两封信如此迟缓，是因我要将一首小诗和曾经允许给你的竹鸡送给你，故将信一起交驿马车带走。读了你的两封信，使我很觉得快乐惟愿此等信是用更大的信任心写就的，使我不致看出你对我的爱情还没有完全满足我美满的希望，我对你的爱情没有完全医好你的可爱的心，也没有和我所希望的一样，使你心中一切美丽的东西警醒而活泼起来。泡灵，这一切是会出现的，我们彼此相爱，将更安详，将更快乐。我们必须完全互相信任，并且会完全互相信任因为我永远是你的，只有你能将我从你分离出来，但你必须时常是坦白的，完全是坦白的。我的唯一的，我在上次信中向你说过，我爱你，我爱你的一切，我因崇拜你，所以你的每种愤怒的流露，你的每种愤怒的表现，在形态上虽有时令人莫明其妙，然它是我所宝贵的，因为它向我表示你的爱情，而此爱情是我的最高的快乐，是我的唯一的幸福！只是此等情景，或所谓苦恼，使我对于你有点心惊胆怯！还有一层，它们将我心中一切美丽伟大的感情都吓退了，影响所及，也将你心中一切美丽伟大的感情吓退了！此外真正的坏处还在你不将心中所苦恼的事向我和盘托出，反从不相干的事出发，去发泄你的怒气，于是愈闹愈不快，因为这种忿怒的发作，从不会使你的心地开展，心气和平的。泡灵，亲爱的泡灵，相信我罢，相信我的无限的爱情罢！我想我们的质料是备具了，比在莱比锡时还要快乐些——然必须加以改善。

当我收到了你的信，你的可爱的神圣的信时，我满怀着优美的神圣的爱情。泡云，如果我的信会是这样感动了你，啊，你的确已经十倍地报酬我了——你的信还在我身边——它永不会离开我。你永远如此爱我，我即快乐了。——你要知道我怎样生活么？我的生活是简单的，就平常人的意思讲，是琐屑的这很难描写我于早晨七点钟或是步行出外，或是骑马出外我不去视察圆艺，即去打猎——直到晚上九点钟，还在原野沼泽中打竹鸡等类回家后即就餐，疲倦极了，就高卧在床上，也不到罗加慈（Rogatz）那里去，只是从不会不向泡灵致亲爱仰慕之意至百数十次的！无一夜不有神圣的，怡情的观念在我的胸中警醒着，只有我的泡灵给予此等观念以一切魔力，她是此等观念唯一的目标。六天以前我已写信去请假：一经允许，我即往柏林，我的亲爱

的天神般的女友，异日——我于五日前已上奏君王我到你那里，和你握手谈心。

维德尔致菲力滨·格立斯海书

亲爱的唯一的小菲力滨！我的卓绝的人儿，每日的游历把我们羁住了，我未能早日写信给你，你也许要发脾气，但是我们现在达到了目的地，我马上履行我的约言；所以你对于此项迟延的书信，不要作出你前在公爵夫人处向我所说的那样的结论。我现在不能和你亲身交接，才真正感觉到我对你是何等好啊；我无时无刻不思念你，此次游历虽令人十分爽心悦目，然每当欢乐之际，辄念及我们长久的分离，反使我苦恼起来。几天之内，我们将往Ｄ城，于是转赴巴黎。

你的一卷头发，我总不使他离开身边，你的戒指我永远带在手上；最亲爱的，我每当轻浮之际，睹此惠物，即忆及你的临别赠言，它们竟成为我的驱邪符了。——我回来后会告诉你许多故事，然我要免去亲自陈述一切。——关于我们旅行的事，你可以从卡尔（Karl）得到详细情形。——我们如另到一处地方，我即再写信给你，可是我也必定写得很清楚，使每个人都能够翻阅。那位亲王因为对亚尔（Al．）姑娘的爱情，整天向我诉苦。——唉，我也有许多苦要诉啊！每一点钟我总在想念你，我时常自问道，她现在干什么？她现在一定在某处某处么？我特别喜欢回忆星期三日；我前在这一天看见你对我真好啊！这是我的唯一的志愿，我力求不辜负它。

我现在送你一个简单的戒指，请你当作如此爱你的亚尔伯的礼物收着；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希望能送你一点精美的东西；至于此次的小品送给你，不过是聊以将意，使你于念及我并回忆你的约言时，作为一种纪念品罢了。善良的女郎，你所知道的那篇祈祷文，我是每天虔诚诵读的，我对上天替你致同一虔诚的志愿。当可能的时候，请即写信给我，但当完全随着你的意思为转移，不必拘执。信面写交佛郎克佛我住的英国宅第。我必须时时刻刻将此信抛弃，因为亲王常是突然而来，他严禁我们向宽田（Cothen）发信。亲爱的小菲力滨，我的信写得如此之坏，且完全没有体裁，我想你一定能加以原谅，可是那四面的喧声...（未完）

一八○九年二月三日于佛郎克佛

宽列尔致约哈拉·秘德曼书

最亲爱的小哈！你昨天告诉我，说人家对于我在你家往来，纷纷议论，你的可敬的母亲虽不以为意，然你殊不欢悦，因为舆论对于一个女郎实有重大影响。我相信我的举动永不会惹起是非，你也对我说过，你敬重我，我是值得你敬重的。——你如果相信我的访问你是有碍众人的目耳，亲爱的小哈，你如果愿意破坏我们美丽的友谊关系——这种关系使我的心中非常欢乐，——那我也愿意牺牲我的幸福的梦想，并努力去压制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是可以成为我的生命中祸患的。我们男子很少懂得，或永不懂得，一个人怎能够因为要合时宜去牺牲他的欢乐和安逸，时宜对于我们必须常是适可而止，不得有所侵犯，这是一种强健心灵的表现。我本来可以相信我具有更多的力量，但我也公然承认，我是软弱的，我是从心的深处感动了。最亲爱的女郎，你不要用一双冰冷的手抛开我的命运，你至少要想一想，我在每一个时候宁愿牺牲我自己的幸福，并且消灭向来对你表现真诚倾向的人的欢乐，是否即为你的幸福所在，——你不要使我失望，不要夺去我对于妇女品性的信仰罢！

我很知道，在我的现今状况之下，不能向你作真正结合的要求，所以我对于我的光明正大之举而有这样的牺牲。约哈拉，你现在要决定怎样去支配你的体贴的感情和你的美丽心灵的言语，我总是始终敬你爱你的。请以我的名义向你的可敬的母亲，谢谢她始终不渝的友谊，请你也不要完全忘记了我！直到死为止，我总是你的宽列尔

一八一○年四月三日于佛莱堡

布羽竭致其夫人书

一

亲爱的小马（Malchen）！我昨天不能够写信。当时我很疲倦，但我的朋友克莱斯闹（Gneisenau）已经写信给你，说我很康剑我于十六日在莱比锡前面末克（Mockern）村又和敌人打一仗，捉得俘虏四千名，大炮四十五尊。至十九，二十日我们打了一个最大的仗，这是地球上前所未有的：计有六十万人彼此血肉相搏。我于下午两点钟以猛烈的攻击取得莱比锡。撒克逊王和法国许多将军都被擒。波兰潘尼亚托夫斯基（Poniatowski）亲王溺死了。我们并获得大炮一百七十尊，俘虏四万人。拿破仑业将他自己救起了，但他还没有打出重围。我的骑兵此刻又俘敌二千人。敌人全军覆灭了。俄国皇帝在莱比锡公共市场上向我行接吻礼，并称我为德意志的解放者。奥国皇帝也极力称赞我，我的君王感谢我竟至滴下眼泪来了。君主既不复有勋章可以给我，特授我一把饰有金刚钻的金剑，这是很有价值的。我此刻离佛利截（Fritze）仅有十哩，现在一切都不复受拘束，你可以向佛利截通信，并且你们愿意到何处，即可停留在何处。我向你们提出莱比锡。

这是一处适意的地方，有人要炮毁此城，我却禁止投掷炸弹，因此拯救了莱比锡，你们如果来，将受人民的优待。你怎样决定，即写信告我。我将替你找一个好地方。我现统率军队由图临根（Thuringen）往威斯特华伦，我的军队不久当到敏斯脱（Munster）。愿上帝保佑你！我终身是你的。

八一三年十月二十日于留村

二

亲爱的夫人！大仗打过了。我昨日和拿破仑皇帝碰在一起。当步兵大队开始战斗时，俄皇和我们的君主都来了。两位君王将一切事件都委托我，他们自己作为观战者。我于中午一点钟向敌人取攻势。此次仗火延至夜间，直到十点钟我才驱逐拿破仑皇帝，使之离开他的一切阵地。六十尊大炮和三千名以上的俘虏都落入我的手中。死亡的数目也

很大，因为战争的剧烈达到最高度了。你可以想一想，两位君王是怎样感谢我。亚历山大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道："布羽竭，你今天把皇冠在你的一切胜利上稳定起来了，人们将祝你的福！"

我疲倦到发晕了，于是一连睡五点钟没有醒过。今天早晨我必须再向敌人进攻，完全加以驱逐。此刻拿破仑向巴黎退走。

我们步行追敌。他现在是否仍为法国皇帝，尚难决定。他倘若仍保持着皇冠，那他必须视此为我们君主手中的赠品。

我的四周的情况都很顺利。它们未曾受损伤，颇令人惊讶。你可以确切希望即刻有一种和平出现，我渴望再见着你。

请将这种大谈判告诉我的许多熟人和善良的布列斯闹人（Breslauer）我的手发颤，我不能再写了。

但我很康健，我终身是你的最忠实的，最诚实爱你的布羽竭

一八一四年二月一日于布立列

达尔马致泡灵·邦拉帕特公爵夫人书

唉，我的女友，你的信带给我多少痛苦啊！然你肯劳神写信给我，我十分感动而且十分感谢。好几个月以来，我没有从阜兰德（Ferrand）接到关于你的消息，至于你自己，已有三个月之久没有给我片纸只字，我对于你的康健非常挂念，亲爱的朋友，我眼见我的恐惧不完全是没有用的。这许多忧患还不足，你的如此体贴而良善的心灵也必须受如此悲惨的痛苦。我的朋友，你信中的每一个字把我的心破碎了。啊，我的朋友，倘若你知道自此以后我是受了何等的烦恼，我对于你的状况和你的忧愁是受了怎样的痛苦！

我的朋友，当我想及和你所受的一切困苦时，我几乎不能将我回后在此处忍受的一切都告诉你！有好些报纸用横暴无比的言词攻击我，它们视此为一种所享乐。自一个多月以来，我对于这种暴民申申之詈只是逆来顺受，置之不理。可是我现在已不复能抑制我的忿怒，并且已经对于它们内中的一个公然采取攻势。我必须写许多书信，将其发表，并对于敌方的攻击再予以答覆。巴黎对于这一切可鄙的追逐尚发生响应。幸而公众总是大批地来领略我的每一种意见，并且表现对我的同情，对我的怯懦敌人的轻蔑，他们慷慨激昂，几乎达到骚动的程度了。我的朋友，公众虽有此侠义的表示，然这一切事使我在巴黎的生活不能惬意了。全欧洲公众的注意和善意如果不能保护我安居于一种职业内，使不受这种诟詈和报纸的毁谤，我即不愿，也不能再置身于此职业中。凡不住在巴黎的人即不能明白这一切诟詈的行为。我的朋友，你是我的唯一的避难所；我逃入你的温存体贴的心怀中，以便脱离这业已不能忍受的状况。照现在的情形讲，要假定我能够保持我的年俸，未免是一种幻想。倘若年俸被取消，一想起下年的债务，我便陷入大困难中了。顷有一个朋友献给我一种机会，不仅能弥补这种损失，并且可以建立我的独立的基龘这是一种大规模参加政府特许向英商品输出的事业。我的朋友正请求此项特许状，这是要由商务大臣少西（Saussy）伯爵给予的；他的请求在其他方面虽将得到援助，然要能达到更大的成就，尚必须加以推进。我想你对于我这种很重要的职务不会不加以援手。特请你写信给商务大臣少西伯爵，替哈夫（LeHavre）商人马格利（Maguerite）君说一句话，你只要郑重声明你对于他的请求的成功具有特别的快感。你这封信或是寄给我转交马格利君再呈商务大臣，或是由你直接交去，均请你按照情形决定。可

是我的朋友啊，请你急办，不可失去时机，因为那边的手续已经完备，即刻将送去求批示。

我的朋友，你此刻雅不欲为别人的事惹起麻烦，而我偏以此为请，未免令人不快；可是亲爱的体贴的朋友啊，你对于我已经表示如许好处，为我所感激不尽，我此刻不向你请求，还有何人可靠呢?

唉，我的朋友，愿这个新年使你的心气和平，使你的痛苦减少！

我的朋友，我在我们悲惨的别离时所允许的东西，未曾忘记！唉，泡灵，你因同情心对我流出眼泪的日子是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的！祝你好，我的朋友，祝你好，你是我的一切志愿的对象，我爱你直至最后的一口气为止。亲爱的体贴的朋友，我希望获得你的回信，你尤当将你的康健状况告诉我！你如不愿执笔，让阜兰德替你代写好了！

一八一二年

莱斯达特公爵致索妃公主书

你曾向我说：爱情对于你只是一种野心的口实。我对于这些话经过长久的思索，并且在我的一切心窍中受过严密的检查。我将我的一切恐惧认真考验之后，觉得不能抛弃我的诸希望，我不存丝毫成见，将自己审察过，对呀，不存丝毫成见！（我觉得这是可能的。）好，这种审查的结果是：我赤裸裸地爱你，我没有受何种统制一切的感情的蒙蔽；总说一句：我确信我是为爱你的缘故爱你。

当太阳的光线对于一切创造物平均注射的时候，此等光线使它们发育，使它们结实；可是当前者掠过一个玻璃杯的凹面时，便联合形成一个焦点，毁灭一切。当我的一切倾向得走入其自然轨道时，则爱情对于我的作用，其力必定甚微；可是爱情现在已经将我的生存中一切力量一起擒住了，使我的生存呈出完全孤立的状态。啊，你的心中不要不自在起来！

我的热情中暴躁的力已经由一种宗教般的敬意软化了。对于我父亲的爱，对于朋友的友谊，甚至于爱国心，已经使青年的爱情清淡了。一种感情是一切完善行动的泉源，你怎样能够指为弱点呢?

有一桩唯一的事件是要诉诸你的同情的！你永不要嘲笑我的妒忌心！我确信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爱你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了解你并且也只有你能够了解我。我知道你要履行义务，这些义务是受我的敬仰的。我知道你对于每个人都很和善，这是你的权利。但你的心如果和另一个人的心结了不解缘，这便是我所不能忍受的。这并不是出于自私自利，这是一种完全冠冕堂皇的感情；因为我们两个人构成一个人格；我们的结合即使不是笔写纸载的，也便愈加神圣了。

你为何愿意在这些平常人物的面前一显身手呢？你的钱财为何要虚掷于无用之地呢？你愿意吸引多恼（Donau）河的水去灌溉一丘稻田么？

凡最美丽的对象因某些接触，只是徒受损失；一朵名花要在一个少妇的胸前，或在祭坛上，甚至于在坟墓上才显出美丽。因为思想之为物

只有经过它的相似或相反的东西的比较才能完善的一朵玫瑰花放在一块糕饼上，这成什么样子呢？...

路易斯·拉斯特致合尔德灵书

啊，亲爱的佛利慈！我坐下，将你的全部书信几乎都摆在我的面前，这是我的唯一的享乐，我一切如意，能独坐房中，非常愉快，现在已经是夜间十二点钟，我翻阅你的信毫无倦容，这原来是我的最爱的读本。你的可爱的信的确引起我许多烦恼，使我不能成寐，然此项信件对于我非常亲切，虽将世界上一切珠宝给我，也不能易去此信；啊，我获得你，这是何等的幸运，佛利慈，还要等到复活节（Ostorn），还有这许久不能看见你，还有这许多时候要离开我的生命一般的人儿。然一想及你是我的，你永久是我的，亲爱的佛利慈，这不是真的么？就是长年的分离也不会使你对我冷淡起来，啊，不会，佛利慈，你在最后一次访我时，所说的亲爱甜蜜的话，我至今犹记着，我至今犹将其藏在我的心的深处，此等欢乐，你当尚能记忆，我有时非常有幸，能够于梦寐中见之，啊，上次我作了一个甜蜜的梦，这是一个万金不易的梦，你站在人家去寺院的路头上，你现在还要知道此事，唉，在过去的时候，我时常看见你，你伸出两臂，急欲拥抱我，天在头上，那是何等的一种情形，你带着黑僧帽，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唉，这是一个梦，快乐的时期过去了，沉默的痛苦代之而起，这一切为什么变成诉苦的资料呢？我的佛利慈仍旧是我的，他对我仍旧是忠实的，啊，他还是我的，也没有东西能使我和他分离，没有何种不幸，没有何种命运能够做到这一着，我也别无奢望，只要你和一栋草屋，草屋是不好的，啊，它是我的王国，啊，只要同你在一起，即使遇着遍地荆棘的路也和散了玫瑰花一样。啊，上帝，亲爱的父亲，别离的年限在你的手中也将过完，并且也过得快，爱情的年限是无穷的，我的友谊对于这种永远忠实的不解缘也不复能有所增加了。

我的海列利克（Heinerilke），那可爱的女郎真正在此处，她似乎是很快乐，我们对于你已经谈论得很多，并且常是忆及在里安柏格（Leonberg）快乐的时期，我对那个好女郎的爱，千谢万谢，她会真正快乐，她只替我们服务。亲爱的佛利慈，你只管多写信给我，我对于下次的邮件日期已是满心欢悦，啊，时日已久，我不能从我的佛利慈收到一封信，祝你好，祝你安睡，现在是夜深了。

我的姊妹嘱为问好。

一七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于麻尔布郎

合尔德灵致路易斯·拉斯特书

亲爱的心灵！这是你的一封书信。惟愿你得亲眼看见，我对于你的不能以言语形容的甜蜜的和令人快乐的爱情这样新的表征，是怎样喜极而啼，是怎样深深地感觉到你的一切，是怎样重见我的日子如此光明而安静地飞跑了。啊，女郎！即在别离中，你的爱情对于你的少年郎仍是一种快乐，这样渴想你仍是一桩大乐事因为每一个时刻都向我说，你也一样渴想我，这几年对于你也恰和对于我一样长久的。亲爱的，到复活节不是还只有十一个星期么？还只有十一个星期，真正可笑，但我们仍要这样安慰自己于是啊，路易斯！路易斯！于是。我投入你的怀中所期望的一切幸福，竟无以名之文字仍不过是文字，何尝能传出我的心思，所以这种期望怎样鼓舞我的心思，我留待你去领略。你还记着我们上次相访时亲爱的话么？那些话深入了你的心灵中么？啊，路易斯！那些话是我寂寞时念念不忘的思想，是我对你祝福时唯一的事业。

卓绝的亲爱的女郎，啊，你的梦想怎样？我为何这样快乐呢？我的充满狂喜的心倘若能够注入你的心中，我当快乐多少倍。我每想及下面一桩事，心神辄为之爽然，就是，我常是怎样忍耐，而心中又充满了渴念，我在那块小地方等待，直到看见亲爱的人在窗子上为止，于是一种思想又怎样使我喜不自胜，就是，在全部爱情世界中你除掉你的合尔德灵外，从不将你的慧眼望着别人，你的胸中只有个我路易斯！路易斯！我看见你从你的家中走到十字路上，你的美丽的仪态万方的步骤，你的向我注射的可爱的眼睛，总之，你的一切至今仍活现于我的心目中，你等待那快乐时刻的心理也完全在你的脸上表现出来了——在静悄中在微光中我们觉得是怎样天翻地覆。——那和善的海列利克真正是在你的旁边么？

惟愿她对于我们所表示的一切友谊，将在她的新景况中一千倍地酬答她。她将用她那光明温雅的心灵使她自己和她的配偶快乐无比。你还忆及在里安柏格快乐的时期你还想念那愉快的顷刻么？想念那最热烈最甜蜜的顷刻么？啊，路易斯！

在何处地方的好人家中，这样亲近你，再不可能么？我不配再享这样快乐么？——然再寻永久快乐的地方可是亲爱的心灵，你也将如此走

去！我在里安柏格的日子是太美了，我不得时常再梦得到比等境遇。啊，只是那别离呀！它引起我的全部心灵一种如此甜蜜的默想的忧愁，并且一路陪着我，依依不舍。迨我望见鱼庭根（Nürtingen）的山岳，并逐渐看不到里安柏格前面的森林时——于是我的最痛苦的眼泪突眶而出——我在好多时候，必须停止进行，伫立以泣。至于我的旅行中其余的部分又是辛酸痛苦，和以前一样。谨向你的姊妹致敬礼。...亲爱的女郎，祝你安眠！请和从前一样爱我。

我永远是你的合尔德灵

笛阿提马致合尔德灵书

...一个人要说的话愈多，他便愈说不出来。...做梦我总是可以的，然做梦是自杀，自杀是怯懦。爱情的关系在围绕我们的实在世界中不仅是在精神方面，即感觉，（非肉欲）也在其范围之内；我们如果使爱情完全离开了实际方面，仅仅在精神上感觉得到，我们如果不复能予爱情以营养和希望，则爱情终久将变成梦幻，或是在我们的面前消灭下去，爱情即使仍旧存在，但我们不复知道它了，它对于我们的心所起的好的作用也一定停止了。我觉得我们的爱情很神圣，我不能够欺骗你。

最高度的爱情的狂热在全世界上永不会找到它的满足之点，我觉得求满足是愚行；彼此同死就是满足。人们对于根本不注意的东西让其生存，这是容易的，只是那为他们所妒忌的东西，他们是可加以妨碍的。

一七九九年九月于佛郎克佛

达哈勒登致洪保尔德书

啊，我的亲爱的，亲爱的人儿，你给我何等的一个早晨啊！我的心灵陷于十分迟钝昏迷之中，我虽力求自拔，力求持一种快乐的人生观，均属徒劳无功我本不想写信给你，本不想将我心中的一切痛苦告诉你。唉，我的心头压着万钧之重的东西，我觉得十分干燥无味，我的全部生存是十分支离破碎。你的可怜的小孩没有减轻痛苦的眼泪去加以安慰。这样愁闷地过了三天，唉，我不惯独处，便加倍愁闷了，在三夜中的痛苦我没有声张出来。今天你的信来了。我对它哭着脸滴下多少眼泪，——啊，此等眼泪解除我心灵中沉闷的痛苦是何等有效。我现在感觉和你息息相通，感觉你的爱情的活现，这样予我以一种重新生命的热望。啊，让我哭着，让我受这种重来的眼泪的庇佑，让那最难以言语形容的忧愁尝一尝甜蜜的欢乐，这种欢乐是支持我的飘摇的生命的。目标虽是如此接近，我却失望，不去找它，而黄金般希望的光辉在黑暗的夜中消失了，我既缺乏每一种活泼的勇气，便觉得十分沮丧灰心，而我的更好的生命也潜行丧失了。亲爱的人儿，让我对于这些愁闷的日子缄口不言罢，——多谢你重予我以甜蜜的生命，这是你的千般怜爱的爱情中一种礼物，它将引起我的生存中最好的力量来保持我对你的密切关系。啊，只有对于人生最美丽最完善的花才配送给你；当我在我的生存中最光明时刻，怀有将此花送给你的希望时，这是由于你那难以言喻的生存观给予我以一种快乐的鼓励所致的。...我的心灵复飞腾起来了。我好像是听见你对我说："放舒展些，放强健些，我的爱人，"我好像又看见你的眼睛这是你躺在我怀中时我所常见的超出一切尘物之上，高高地举起去窥测美的主宰。啊，甜蜜的爱人，每一种回忆呈现于我的心中是何等神圣呀！...

一七九一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五晚上

霞洛特·卡尔蒲致约恩·保罗书

一

我的嘴唇曾吻着你的心的伤痕。安静些，亲爱的心灵！自昨天十点钟以来，我除这样想外，别无所思。

安逸而不失望！在永久的真理中，在我的幸福中，我愿意这样。你只管考验自己一下，你对于我的爱情是什么。这种爱情对于你的心是否不可缺少的，这种爱情是否无穷无尽的。至于我，只听得到我的爱情。即为一个有威权者所毁灭，比较最高的光荣，享乐和丰富要高尚得多，因为这些东西是世间能够给予的。啊，取我同去，我好就死，因为远离了你，我既不能生，又不能死。

神圣的上帝，请赐予你的不朽者以一切幸福，这是你的创造物所没有的，这也是他们所未曾正确认识的！请将我的心交给他，将我的欢乐交给他！只要让我在他的旁边，我能见着他的面！让我对他受痛苦，让我对他流泪！

二

当我独自在大街上驱车前进的时候，我的思想专注在几个人的身上。我思想保罗占三分之二的时间，其余三分之一的时间就用在思想我的心灵中其他的认识者。我觉得具有一种十分自由，安逸，并充满爱情和思想的心灵，我自己竟从我的无意志无希望的生存中深深感动了。唉，不，我还有希望，因为你仍旧爱我，除掉你的形影相依外，我还缺乏什么最高的幸福啊？没有爱情的形影相依是无意义的。没有爱情，彼此是不能听从，不能了解的。爱情是光线，没有这种光线，无人能认识一种心灵。一个人本来和我们接近，并且曾经向我们的心说过：你是我的，但他此时出现于我们的面前甚形冷淡，世间没有何事较此更为痛苦的。“我们不识和不相爱的时期已过去了，——现在是我们相识相爱的天长地久的时期了。”这是出自你的手笔最美丽的几行书，我至今犹保存着。

当我近来重读你的书信时，这些话予我以很大的勇气，你本来也可发誓，“我不爱霞洛特”我却要发誓，他还是爱我。我们将离开那使我们不能认识不能相爱的世界。你将把你心中所爱的人召集拢来，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的爱情将表现为温柔，和悦，真切，活泼，忠实，并知道感恩回报。你将不复错认识我，而我的心灵所要求的一切东西也都在这一种声调中的。

你时常给我很深的痛苦！像你这样的诗人传记家，这就是说，独有你这一类人对于人类的观察，训练，描写，和创作是深一层的。可是一种坚固而不可破灭的亲爱的心情的真实状况，他们却捉摸不到。我差不多相信，他们对于人的特质中，心灵中，和他们的理想相符的东西，他们是注意的。他们对于人类心情和幻想的产物是妒忌的。真实状况不能灌注到他们灵感中，他们是过于骄傲，又过于沮丧。啊，人的心是何等一种骄傲而沮丧的东西！我的心中并不沮丧，可是它必定沉闷痲木，因为此心，此爱情在世界上只有使精神达到更高的观念，我的精神将使我的生命陷于困顿和愁苦的境界中。我的亲爱的，我此刻不告诉你，我常是怎样受痛苦，常是怎样支离破碎，所以我必须将我的心从你的威权之下转移过来，（当你不要此心时），它是长久尝过爱情死亡的滋味的。

因为这种威权总是重新在你的面前警醒起来，唉，在你的书中简直也是如此，我必须和圣布鲁（St-Preux）异口同声地说：大家愿你逃避一下，恶魔是在你的心中。我很知道，你对此不任其咎，请你对于我的抱怨加以原谅。你对此是不任咎的。——我的心知道这一点，因此它仍是向着你的！我将来幸而在你的旁边休息着，我要告诉你许多事体，于是愁苦的眼泪，和欢乐的眼泪将交流起来，于是互相接吻，作为我们过去痛苦最后的标志，并且作为不会有同样的诉苦再来压倒这种永久爱情的佐证！…

十八日…我常是想起我前在叶那所宣布的计划。我相信并且希望这种计划当能成功。那处地方在德国中是最令人满意的，有优良的生活品，美丽的村庄，很近的市场，完善的邮政，许多靠近的城市有好些书店，而寺院中又有丰富的藏书，富足的居民和和悦的人们。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在那里可以联合起来，并且因为家政的设施丰裕的缘故，可以招待宾客。

我们替我们的家庭如果能够准备一个避难所，必须脱离监督法院的工作，我们怎样取得一种年俸，使我们的晚年得专注于文艺，逸乐和朋

友的酬唱呢？你必定很觉得我是同醉生梦死一样了。我这样想，是因为你爱这样；我也爱这样，可是我的心只要爱情与安逸；因此我除掉你以外，别无心愿的人了。

男子对于形形色色的世界的意见，差不多只是由他的妻子处得来的，他相信实际情形殆不多于他的妻子能够向他指示的。我对于这种经验尚来没有遇着相反的例子。凡男子的精神超过这种状况所表现的一切东西，便是属于理想的，属于无用的，属于堕落的。我看见许多普通人的头脑观察女性的品级比那最清醒最伟大的头脑要宽广得多。我知道没有一桩事比我们的大多数文化宣传家以及诗人如威兰德（Wieland）和佛尔克（Falk）等对于妇女的描写更为轻浮的。

有些人固然是嘲笑妇女们卑躬屈节的和妄费时间的生活，但他们不相信，对于见识，纯洁，事物的合度与正确评价的实际动作是只能因一种真正的精神文化构成的。

一七九九年六月十六日星期日于卡尔蒲斯利特

卡洛里·利施脱致其夫君约恩·保罗书

你自斑柏格（Bamberg）所发的信，我们于星期四日收到了。你将你旅行的状况告诉我们，使我们安心，感谢之至，因为我本来是很为你担心的。你的旅行愈去愈远，我的思想也一步一步地跟着你跑，我于是又从新不自在起来了。…远离是爱情的坟墓相聚是爱情的养料。对于远人的一种渴望大半是由于幻想，不是出自心窝中。我甚至于觉得你的真正的分离久已不像那恒离一样震撼我了。当我愿意你冷淡——我能够生活——甚至于喜欢你冷淡时，你可以用冷淡的态度对我。那致命的感觉昨天第一次又来袭击我。自八九个月以来，这常是我的生死争斗的预兆。这只是一个梦的结果，这个梦将我投诸海登尔堡（Heidelberg）的街上，并且将索妃·保罗（Sophie Paulus）的形相指给我看。…你去后到今天恰为六天，自我看来，是无限的久长。当我想起一个新月的早晨开始了，而我在这夏季最美丽的一部分时期中全不能见着你，我实不能堪此。你是否在某些时刻中想到你所看见并享乐的东西，愿你的夫人和小孩子们也能共同参加，就是在旅行车中你也会不知不觉地这样感觉到，否则我们对于你便不算一回事了。然你在明天或几天之内来一封信，容易使我的心从新安静，并觉得惭愧。请赶快一点，否则凄惨的怀疑可以再支配这颗生病而且可怜的心，并且毁灭你在别离时所表现的爱情的保证。独有这种信赖增加了我的气力，并且予我以一种快乐，这是我自己不能了解的。我向你作别，跪在你的精神的相貌前面，并且在想像中，感觉到你那独为我所最爱的心胸充满福泽的热忱，我如果不能使你充满你所愿意的一切欢乐，希望上帝赐你的福。祝你好，祝你好！

一八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于摆洛特

约恩·保罗致其夫人卡洛里书

一

你的最后的一封信虽尚有许多错误，然却又使我稍微欢乐一些了。这种错误不是由外部来的，但只是由你来的，好象我前在佛郎克佛起初的悲惨是由你来的一样。现在我的享乐已经如意一点，因为我又可以算定有一个美满的时候，这是我每于达到后享受得到的。…可惜你要认我的忍受痛苦的镇静为冷淡，其实这种镇静只是我的自制和爱情的结果，有时也因为要避免激烈的解释，这是我在爱情之中几乎不需要的。——你只不要说狠心话；一封信之后要等再发第二封，为时太久。——亲爱的心灵，欢欢喜喜地度日，和从前一样欢迎我，并且运用我所带来的爱情与欢乐欢迎我。…

一八一八年六月于海登尔堡

二

我的亲爱的卡洛里，你看我是怎样不惜用最精美的纸和我的一点时候，从昨天到今天写信给你。昨天晚上亚色兰插（Acer-anza）公爵夫人（即约翰那（Johanna）和那位母亲及我在女儿们中饮酒作乐，极为亲爱，末尾并祝你的康剑多洛提亚（Dorothea）我总是这样省略地称呼那位母亲）已经允许在摆洛特住一夜，并来访问你。我现在因为此间一切缘故，愿领她的盛情。昨天晚上在吃茶点（九点钟）之前，它特举行瞎牛游戏（Blindekuh），自少年女郎，各位伯爵夫人，各位公爵夫人起至许多正经人物，如学伦堡（Schulenburg）伯爵，和那癔笨高大的希恩克（Schink）止都一律参加。我既得到游戏中所用的手巾，即提出一种新法令，就是每一个男子捉到一个女子，必须向之接吻，这种法令除我以外，没有人遵守。

我捉了许多。末了，我抓住了公爵夫人的母亲自身。当手巾从眼睛上取下来的时候，我自然没有什么动作，只是行一个最恭敬的鞠躬礼，可是她向我的额上接吻，作为报酬。我愿普天下的男子们永不要有污秽我此额之举。当她后来回忆她所行的接吻礼时，我便很客气地对她

说：这是赐给一个穷家小户的一颗金刚石，这穷家小户却不知道当怎样去安置此宝物。…

一八一九年九月四日于勒滨高

卡洛里·施列格尔致协灵书

一

我已经祷告上天，在这一次邮件送出之前，替我开光，启发我的优美的思想，上天也听从我了。我如果要将我所经过的一切事件都写给你看，那一定和你的著作一样，十分令人感动和忧闷，我必须避免这一点，仅予你以上帝的和平，我的一颗心也融化在这种和平之中，充满稳固的希望，我将把我的心报告给你听。我爱你非常真切当我能够以种种很长的纪述去反对你的纪述，并且以一批生气勃勃的理论去对抗你的错误的意见时，那也不过是一种言论的练习——够了，我允许我的朋友，我愿意生存，并且要威胁他，他如果在不当的时候寻死，我是要生存的。你是爱我的，你心中所怀抱的忧患的剧烈当要挟着愤恨，使你受欺骗，因此使我支离破碎，然你是爱我的，因为我也值被你爱，而这全部宇宙是一种卑卑不足道的东西，否则我们已经很真切地永远认识自己了。

关于你的信件的事，永不要操心；我总是亲自从邮差的手中接到你的信，只是有时作斜线式的回答，恰和佛利德利芝（Friedrich）的哲学问题一样。然我必须试验一下，我是否能从死痛苦×喜悦爱情中找出生命与和平。这些原理我从何处得来，你不必很尖刻地盘问。一个人得着一点东西，现在当交出清单指明他从何处得来，那未免太严厉了。

一八○○年十月于布朗施维格

二

惟愿我今天晚上能来到你的旁边，和你相亲相爱地握手谈心。太阳与青天今天来勾引我，使我无力抵抗，使我思念我的朋友；到了最后，我只是愿意天气变得很坏，并且一直延到春季，于是一切都方便，而大家又知道不能外出。我站在一个耶稣新教幼妇院的门前，这是耶路撒列（Jerusalem）的女儿多密拉（Domina）驻在之所。然此处的景致还有可观，在一切窗户的前面植有草本，如木犀草，向日葵等类，以

供赏玩，尤为可爱的，就是清香扑鼻，令人心畅神怡。甜蜜的朋友，你的信作了我今夜的安神剂。昨天接到此信，已经很迟；我半带着痛苦，将其中的一切爱情都吸干净了。我昨天送给你的东西，你现在如果很强暴地取去唉，你还将怎样照顾我呢。然此事却一点也不强暴我起初本所有畏惧，但一切事情都恰如其分，我的决切的心灵从初时起就是完全独立的。

我们时常从根本上考虑过；我们应当如此，你写信给我，也以此为然。你只管相信，凡我不能完全做你的女友的场合，我决不加入。

我不愿离开我的朋友

他也不想抛弃我。

我今天已经把这个简单的爱情曲子念了一千遍。朋友这个名词和我所指的比较，只是一句普通话，亲爱的，我把你当做一个骄儿一样紧压在我的心头，我又把你当做一个丈夫加以尊敬。你知道，我二者兼行，有时必须对你严加责备。我的亲爱的爵色夫（Joseph），我是否将享有再见着你的欢乐？真正还有更甚于此的，我可以向你说，我们此时虽仍旧是天各一方，然我的欢乐已先期而至，我对于这个别离时期无所恐惧；我自己确有把握，因为我知道我所要的是什么。

我将欢天喜地见着你，啊，愿你也这样迎取我！

愿上帝引导你到一颗心的面前，以便此心向你表示它的忠诚，但是一个更忠诚的否，你不能够找着它，因此我以为你从狂风暴雨中去拯救它，也是可行的。在它神气沮丧之际回来它在回来的时候，是希望爱情的，是要留恋在你的旁边的。你试说一说，我不是长久爱你么，当我抵抗你的时候——因为我别无他法——我不仍旧是爱你么？...

一八○一年三月于布闹施维格

卡洛里致夫君威尔黑姆·施列格尔书

…我现在要向你说的话，只是，我永不能否认协灵为我的朋友，可是也没有超过我们互相了解的一种界限。这是我的生命中第一种唯一的誓愿，我是要保持此誓愿的，因为我把他当做我的孩子和兄弟，已经印入我的心灵中了。

因此我们的中间一种不忠实的秘密便去掉了，一切的一切都另具一种形态，起初我们自己觉得是如此，现在这种保证达到相识的人们中去了。因此我相信我可以往叶那了。…

一八○一年三月六日于布闹施维格

多洛提亚致其夫君佛利德利芝·施列格尔书

…最亲爱的，我是何等渴望接到你的信啊！我确切知道，在两个星期之内我不能希望你有来信，因为你住在维也纳的起初几天当然很忙，无暇执笔，也许你今天才写信给我；可是当邮差再度经过时，我觉得我必定忍耐不住了…我们此处有哥德的《浮士德》（Faust）一书，我也已经翻阅过了。内中确有许多新奇的东西，然全书不复像第一部分一样连贯一气，只是一些零绸碎锦。…可是我在这部《浮士德》中明白看出哥德并不像大家在他的中年时代著作中所想象的一样，他是十分快乐的。书中虽表现有外表上的欢乐，然内中正含有辛酸苦楚的味儿；你不觉得如此么？…

一八○八年约翰洗礼人之日

索妃·密罗致格理门·布兰达洛书

格理门，我要做你的妻子——并且马上就要实行。这是自然所命令的，一直到于今我总以为此事是不可能的，然我现在不复怀疑了。我的康健，你的青春，我现今的病状——你不关怀么？——你要是在我的旁边，我向你接一个吻之后，将说给你听，然这一枝笔却不敢将诸神的决定写出来。最秘密的奇事是，诸神在世界上所作所为的永不发露出来，也永不能够隐藏起来——所以你现在当给予我以忠告！试想一想痛苦，快乐，生命，死亡杂聚于一个人身上，试想一想你已成为幽怨的歌唱者了——你现在猜测到么？

倘若你是回转到你从前的残忍上去了，那我就坚决地决定做一个贼，带着你的财产逃往我已经择定的地方，你是永不会再找着我的；可是你的信既已像一条黄金之花的链子一样，连接得很巧妙，将我围住了，并且不断地拖着我接近你，所以我愿将你的财产归还，并小心为之保管。我的心现在是十分自由自在，十分轻快，十分勇敢，我几乎不知道我是否具有一颗心并且人，事务和书信把我的头都弄昏了。这一个星期有许多人来访我如果只有一个人来访，只有一桩事做，并且绝不要再写许多信，那我是何等快乐！我因为你的缘故，又发生争执。世上没有一个人不赞美你的才能，不畏惧你的性格，这是很特别的。——只有我对于你的性格无所畏惧；我独自一个人很勇敢地对抗全世界，这使我喜不自胜。

我将和你同享幸福，这是我所知道的；我是否将长久这样，那我就不知道了，可是我管将来干什么呢？——在我行将受痛苦之前，我不能够死么？死在你的怀中，由你痛哭流泪，这必定是很惬意的——可是生存在世间，和你共享黄金光辉的欢乐，那就更好了，我确切向你保证，我具有信仰，勇气和定见，知道你不会使我陷于不幸之中。

我现在的意见是，我在旅行中就和你结婚。你到埃森拉哈（Eisonach）来会我，我在威马将我于结婚时所必需的一切东西办好，你在埃森拉哈将你的应用物品也办好，我们于是同往第一个村庄的牧师处，以便在他的教堂中由他证婚。或者你愿在瓦特堡（Wartburg）举行结婚礼？请你对于此事作一种完全确定的答覆，并且趁下一次的邮便寄来。你现在已经接到我两封信，我还没有见着你

的回信；此次是第三封信。——我向你陈述理由，要求即刻做你的妻子不知是否因此关于你，现在还是一种秘密；这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但我不十分懂得男子机会的巧妙处，藉以探悉此事。

日月如梭般地飞过，

即刻将最亲爱的人儿送给我；

忧愁痛苦的时期已经消灭，

只留下明媚的灯光，映着心心相对。

啊！不要让我死去，这委实是不可能！

最亲爱的他已经和我相见！

金色辉煌的美服配着他的身段，

有若天上神仙来解决人间的结合。

我已经收到了你的金子，内中三分之一我将即刻带回给你。至于你的信为我所宝贵，那就远过你的金子了。我期望你来信的渴念，总是继续增高，这是很奇怪的。我在盼望书信的时候，简直很不自在；我伏在窗户上，朝亚斯布兰拉德（Esplanade）望去，已经看见所想望的邮差的衣服，自我看来，这种衣服比一切虹的颜色还要美丽些。于是我听见他那熟习的脚步声，即应声而出，竟钟爱于这个人，然他本也不讨厌，他为我的友谊所惑，总是半恋半爱狡猾地望着我，从不省免这一举。当我离开威马时，我当哭脸么？你错到什么样子了！

我离开此地，心胸开展。

寻着爱情，啊，甜蜜如同春暖！

少年时梦里依稀，即为此像，

等待多时于今才达到心儿的希望。

我想及叶那只能具有一种忧恋的感情，倘若爱情没有笼罩着我，那因我的出现，我一定给予这个可怜的小城市——我的朋友，不要加以嘲

笑——以新的生命，新的安慰。

——一个人坚强的志意，一个人的信仰对于别人有何等强大的影响，这是很奇异的；自从我具有这种欢乐这种保证以来，我和大家一样，看见那完全和我对抗的意见，不知不觉地变成我的意见了。唉！你知道当你说，你觉得快乐时，我的心是怎样狂喜！我为你的幸福而祈祷，而争斗，是怎样热烈，我固甘心情愿以我的幸福和生命决非说谎——去换取你的幸福！我对你的关系是完全纯洁而美满的关系，这是人世间所仅有的。——我不复能继续写下去，我十分不能忍耐，不能满足了。请你将关于旅行及其他一切事项，确切决定写信告诉我。书籍，使女的床以及其他物件，我应当写明送交何地何人。可是一切都要确定，并且要赶快。

我的将来，我的主人，我的财产，祝你夜安！

一八○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于威马。

格理门·布兰达洛致索妃·密罗书

亲爱的夫人！我今天接到你的信，如同亲自看见你一样，我在地下向天上要求的东西是一个孩子。这种消息袭击我十分奇突，我竟不能思想，不能感觉，当一个神灵站在我的旁边时，情形必定也是如此。…刚才来的邮差就要出发，我只剩着几分钟，因此仅以下列各事告你：我最后一次信对你确切指定了输送物品之处，现在等待你出发的通告，我应到埃森拉哈接你，还是应到黑慈费尔德（Herafeld）接你，并且在那一天，什么时刻，我用我的马车在何处相候；关于婚典的东西，凡我所需要的，我当一律办好。然据我所知，在别处地方举行结婚，似乎要发生许多困难，不如在我的朋友斑格（Bang）的村中容易办理，我们并且可以提早一些；这一切都是要待商酌的，当我们一经相会，你对于地点与时期的问题，必须予我以明白的答复。

祝我的孩子的福，我比我应分享受的快乐还要快乐些，你的心中念念不忘我，便使我比应有的快乐更加快乐起来了。

一八○三年十一月三日于马尔堡

训肯斯台伯爵致拉黑尔书

远离对于一对亲爱而善感的男女是何等可恨，我现在知道了，他们的心中均有所思，而此所思比他们在世上的一切生命还重要，因此在他们中间书信的往来，为什么成为他们形影相依的可怜的代替品，我现在也知道了；一方是怎样用不同的声调写信，而另一方又是怎样用完全相反的态度去收信与回信；这另一方对于某一桩事，本来是应当欢忻鼓舞的，却又怎样容易使他感受痛苦了，这些我现在也知道了。我确实相信，倘若我坐在你的面前，将手抱着你，倘若我的眼睛能够对你表现我的心事，那我已经将这一切幻想的计划向你和盘托出了，并且还有许多更癫狂的举动对于我的幻想是可以允许的，你本来于此中可以找到欢乐，本来会呼我为小孩，向我接吻，以容纳我的话，因为你必定以此为我的爱情的一种证据，不致像现在一样怀疑我的爱情，并且相信我在世界上在自然中专摸捉些感情，打动我对你的慈悲心，因为我的心中对你未尝含有爱情啦。啊，倘若你和我同在一处，那你在我的信中所发见的一切事件，一定觉得这是何等自然，何等正当，我是何等不固执已见，我此刻对你是充满了愁闷的渴念，因为我也许和你有长久的离别，我前在你的丰富的精神好影响之下，在你的爱情的快感之中这是再也没有的所享受的充满自由，生趣与幸福的时刻，也许长久不会再遇着，除掉龌龊的政治生活外，我的前面没有看见别的东西，这是我在此处必须度的一种生活，凡我不认识的人和不能爱我的人，我必须与之往来，不爱我的人怎能和我往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岂不当想望一个避难所，使我的更好的自身逃出这种生活的污泥中我觉得是如此我岂不当视每一个阴郁的橡树森林，每一个山岭，每一个旧城堡为避难所，我岂不当想怎样叫你来，同在该处过快乐的日子，即使在此等山中在此等林中不十分美满，我岂不当想我怎样能和你共享这美丽自然的无尽藏，因为我一个人是不能独享的；你当然知道我一旦和心爱的人分离了，我的生活只是半个人的生活。

我近来与一大群人内中有好些太太，如克莱斯特夫人，耶确俾（Jacobi）夫人和勒奔（Lobon）伯爵夫人都是居于亚柏斯台堡（Ebersteinbuarg）。这是山岭中一个城堡，此虽属古城，尚可寄居，且住的人不少；此城堡位于最美的松林的高山上，具有绝好的风景；俯首下视，则一宽广的山谷横亘其前，中有城市，乡村与工厂，而澄清与湍急的穆尔洛河（Murgfluss）从山谷的一端流到他端，仰视诸

山，有柏林，有松林，有悬崖绝壁，有青草牧场，新景尽出，美不胜收。在诸山的边界上，超过山谷，更有拉斯达特（Rastatt）的平原，有莱因河（Rhein）的河流，有亚尔萨斯（Elsass）直接佛格息山脉（Vogesische Gebirge），而此山脉则以一道秀丽地平线封锁观者的眼界；除掉此处外，再也没有更优美的地方了，然我自从认识此地后，我常于不知不觉之间将眼睛闭着，或是走入不见天日的阴惨的松林中，我的心中万念俱寂，只是思念你，思念不已，继之以泣，并且常是如此，你还以为我不爱你；唉，你倘若能够看见我在此处是怎样疏散，怎样绝少往来，你倘若能够看一看我的内心，那你一定不复怀疑我的爱情了。你如果向我说，你愿意我不要利用每种使我接近你的机会，你愿意我让这种远离你的可恨的短促生命死去，于你无所痛苦，那我当遵命而行。啊，我的上帝，你要是知道我现在仍是怎样高兴弃去一切回到你的旁边，求个安心立命之所，那你不复能怀抱这样可恨可怕的疑忌。…我很想即刻接到你一封信，以便知道你在这个夏季以及将来的冬季想干些什么。我很诚恳地祝你好。格列里（Genelli）说他于下次邮件到时当接到我一封信。

永远是你的卡尔

我的亲爱的，我再说一次，安静些，确实我是爱你的。

一七九八年五月三十日于拉斯达特

拉黑尔致训肯斯台书

惟愿永久的正义允许我，依照我的心灵所深切感觉的真理，明白说出来！有一次我对于自己所认为正当的事，已有一种极大的牺牲，凡人类能够牺牲的也不过如此。只有我能够评判这种牺牲，我愿一个上帝站在我一边，他也能够加以评判：人类彼此是不相知的。我的牺牲没有成功：命运自身似乎是不喜欢牺牲，它拒绝牺牲；我本已经鼓起了勇气，可以牺牲的，但命运完全把我从这种境界驱逐回来了。这桩事我再也不做了：只有对于你是可敬畏最神圣的事，我才誓以此相许，和我曾经郑重允许的一样。一个人因敬仰最神圣的而自杀，只有第一次是为神所赞许的；可是到了第二次这决不是一种神的呼声！我决不再这样做！我不能够否认我的生存，这是真的，但我已经否认一次，这也是真的！当天堂和地狱，世人和你自己与我对抗时，我不会再做首先和你分离的人。我不会再有所举动，我愿忍受一切。这封信就是最后的一次行动，你的眼睛能够看见我的东西，或你的意识能够感觉我的东西，这也是最后的一次。这是一种提议。它将理性，智慧和道德都说出来了。至于我的心，我自己没有测度出来；此心沉寂起来了，当一种较高的利益开口说话时，我不能追踪我的心迹。我以卡洛里的幸福向你发誓，你当强毅而忠实！

你向我说过柏格（Berg）姑娘很爱你。因此她必定大有希望。她年纪既轻，又生得漂亮，人既可爱，又拥有巨大的家产；一切优点集于她一身；她的幸福就是你的幸福，这种幸福是两家所满足的。我对于人家能够给予名义的东西，无所反对；我自安缄默。你在你的心灵深处如果觉得具有和她结合的思想，志愿，计划，只管表现出来，并马上将其见诸实行。此外，你还要为我的缘故做这一桩事。因此我向你作最后一次的要求。在一，二，三年中我也许是屈辱而憔悴。于是——我自认为一个被命运唾弃的人；而不复措意于我自己了——这是人们总可以做到的。于是我归于乌有了。考验你自己一下，你当具有勇气！不要将双脚站在两岸上，只管走过去。我不复能为你效劳了。我只能做一次。现在还有时候，还来得及。你在居列洛（Drehnow）住一二天，一切都安排好了。你不要以此为一种威吓。你是认识我的心灵的！我的上帝送给我的圣餐杯，我愿空一杯；只是我再不拿此杯了。

我已看见你的心灵深处，你的每一句话深深地沉入我的心灵中，你的心中每一次轻微的跳动，我是知道它的意义的。你于九月一日的夜间说，谁曾想到此事啊！你念及我们认识的开始，觉得因这种认识把你固结起来了：你现在不如此。当你具有勇气，要这样做，那你尽可自由。——我写在这全篇信中并没有哭过；你不当从我这里听到一滴泪，一句话，一种消息。我现在向你说话，是像她的亲爱的人的亲戚一样；我将照顾我自己。你的女朋友没有说话。我要警告你，不要尽你的力之所能及，使我不快乐。在二，三，四年中不要这样做。你要强毅而无所畏惧！你要懂得我每一句话。我也没有再多的话向你说！啊！你要懂得我的话！我不知道从我的心灵中发出第二种思想，第二种代替物。这是最后的一次，然这不算是不好的。你当具有勇气！我不向你问好！我不向上帝求恩！全没有什么。我的心灵中没有祈祷。只是完全如死灰槁木一般。

一七九九年九月四日于柏林

约恩·保罗致拉黑尔书

飞人（Gefiügelte）呀！在每一种意义上可以这样称呼你；还有几个月的冬天，你本来可以一敛你的游历的双翅。

我在你的女友处读过你几封信——她是很配获得这样的信的——心中所感的兴趣，简直非笔墨所能形容。你对待生命大有诗意，而生命对待你也是如此。你将诗的艺术中高尚的自由带到实际生活方面，要想使诗中的美再现于实际中；——可是诗中的悲愁苦恼转入生活中就是真正的忧愁苦恼。——魔鬼在艺术女神苗司（Muse）的面前是美丽的，可是命运神（DieParze）只住在我们之中，而魔鬼却常在我们之外，并且没有温和之光。

你杂处人民中间，你了解他们当较他们了解你容易，祝你欢乐。

请你写信给我，但非最长的信我殊不欢迎。

一八○○年十一月六日于柏林

拉黑尔致恩塞书

哼，你向我勾魂夺魄！做爱人！我现在应当首先回答这个问题！...你的确不用敦劝，我必须首先予以答复！“本来是我顶喜欢的一件事，经你这样构成，这样提出，我现在倒大大地不喜欢了。”我的亲爱的少年，我的正式的宠人，上面这几句话是你写给我的！我所长年隐瞒的心事；或更确切地说，我找不着言词来描写，找不着地方来表现的心事，你替我吐露出来了，你真是一个匠心独具的艺术家。...然使我喜不自胜的，并不是这一点。否，足慰我心的事却是那种对此难于发见的真理的大欢乐！每种这样的发见，每句这样的话，以及这种才能使你对我忠实不渝；使你对我表现保证出来了。试看我的全部的心！我是完全自私自利的：我忐忑不安，因为你已有一次离开我了：因为分离是可能的！当昨天你的可爱的信中向我倾吐许多赞扬的话时，我终久自问道，我为什么不更谦逊点呢，为什么不惭愧呢？我对于此问题无所感觉；只觉得满意；我欢喜起来了。否！否！因为我们在表面上现已一次分离了；因为这种分离是可能的，因为我的心和此心的爱情还未能达到你的身上，因为此心还未将它所集合的生命的元素据为己有；虽道你必定溺爱我！养花室中的热气所发育出来的花木，比较伟大的太阳所照临滋长的这是太阳所欢悦的必定是未到期先成熟，必定是杂乱无章，必定是暗淡不鲜，在冬天中常是似乎气盛一点的。亲爱的，亲爱的呀！

十分亲爱的人呀！说我们是分离了；殊属谬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怎样坚固结合了：这种结合是何等伟大；它从我们的每一句话中冲锋前进；它从每一时刻的别离中发达出来，它很受痛苦地从我们的内部抬起头来。这可以向你说，虽用无量财宝购取此物，也不算贵！只有你的痛苦能够止住我的痛苦：你如果爱我，我只有我的痛苦能够止住你的痛苦；我们当互相劝勉，安安静静地生活着！自从你去后，我只有一种公平无私的思想；那城市是过于残破，只是一个令人窒息欲死的空场；我不免发生畏惧之心——最大部分是对于街巷——于是我从我的赤胆忠心中首先叫道：否，好在至少他是走了，不致遇着这种怕死人的景况和印象！这是唯一的一次。

我的心灵的爱人，事情是要求我俩即刻去做的！...

一八○八年十月三十日星期日午前十点钟

恩塞致拉黑尔书

我的亲爱的，甜蜜的唯一的拉黑尔！我的身体受了伤，可是我的心安然无恙，念你甚切！我对于此次仗火已抛弃一切希望，因为我只看见和平，在打仗之前我已经感觉我具有渴想你的热情，已经因你的远处他方而流下眼泪来，因此我只是想着那别离，此外一无所思。无论现在怎样，你要知道，我是你的朋友，是你的亲密的朋友，我毕竟没有发见一种词令，一种光荣，一种名誉，一种固有的艳丽对于我比生息于你的太阳中，你的称许中和你的情感中，还更美丽，还更有生趣！

我希望我的状况有进步。唯一的拉黑尔！祝你好，我永远是你的！——我的亲爱的，上面一点东西是我于七月八日写就的；今天是二十二日，我的病好得多了，我不再疼痛，不复发热，伤处也日见痊愈，医治有很好的希望。我现仍在医院中，看护既很周到，而环境尤使我满意。可是我们生活于这种孤立的状态中，使我非常感受压迫；此处固然有法国人，就是对维也纳的联络也没有断绝，然邮政的交通却想望不到，现在处在象集斯脱村（Zistersdorf）这样小乡镇中；因此我高兴中临时写就的这几行书，不知道何时才得达到你的手中。我对博野克（Bujac）想过四千次；我恰和他一样被枪击中了。可是我被击虽较高些，然幸而枪弹只穿过一只腿。外科医生虽以为腿骨受了伤，但尚未证实。自许多天以来，我完全新鲜活泼，并且总是想要跳起来，向着我从窗户中望见的树中走去，吸取自由新鲜的空气：可是这样做还需要一个长时期！我毫无衰败的样子，我的食量既佳，每日且饮酒一瓶。然我起初很受苦，就是来到医院的第一天也是这样，当时被绷带绑着，第一次尝到很甜蜜的软弱无力！当时我还是发热。现在似乎好了，然差不多每晚梦见我出外！此处天气甚佳，日丽风和，草木畅茂，但日间不能出游，常至失望。我起初本住在民房中，当八天之后移入医院时，我躺在搬床上，新鲜自由的空气掠我而过，蔚蓝色的天高高在上，而夕阳的无限好表现在大地之上，我相信自己飘飘欲仙，已上天去了。我看见每一朵花，每一片叶，每一种太阳的照耀，使我想念你比较平常长久的想念要更加厉害，我看见你站在自然之中，于是我以最深切的热情，愿你的锐利的眼光和纯洁豁达的胸怀得到自然界充分的享乐。…你致根慈（Gentz）一封旧信还在我这里，这是你的手写的唯一的东西！我已经读过无数遍，你的话好像一种新生命的沐浴，使人于读后觉得异常爽快，我很想望得到你的手书，竟不能如

愿，未免使我失望！你写给我的信已送往区滨根（Tübingen），倘若我接到了你的信，那我的情形必定另是一个样子。那我必定像在一个清凉的树林中一样，其中景致绝佳，有飞泉，有悬崖，有草原，可以任樱桃的广布，可以听麋鹿的遨游！我现在觉得完全只靠那一封信安慰着，那好像一个嫩绿的树枝可以使头脑清凉！我的身边没有纸，没有信，没有书，毫无所有。因此使我度日如年，殊无聊赖。这几天我在格纳墨（Gramer）一部糟糕的书中看见哥德的几首诗作为题句（Motto）。亲爱的拉黑尔！这诗是怎样感动我，我几乎要哭起来，恰和别后重逢的情景一样！我这里要是有哥德的著作一卷，那就好了！否则能够在甜蜜的回想中细心咀嚼每一个字，每一种表词，使取之不尽的食品从这宝贵的石墙中发出来，也就好了！可惜我能够背诵的诗实在很少，但我所知道的，常是静悄悄地默诵它。…

一八○九年八月四日于集斯脱村的医院

斐笛南·莱蒙德致唐妮·瓦格列书

亲爱的，善良的唐妮！当我们已经彼此允许过，我总要请你首先写信，因为你的爱情与忠实的保证引起我心灵中的希望，给予我以安慰，于是我的回答便愈加安逸些，对于你也愈加惬意些，好像我在痛苦的悲惨中——当我已经拥抱了你，我的全部生存便溶解在这种悲惨中了必定写信给你一样。你是绝对唯一的一个女郎，我只能从你的胸中感觉到真正的爱情，当我使你离开我的怀中时，可怜我所觉到的空虚，竟痛彻我的全部心灵；唉，自然将一种可诅咒的力量给予一个人，使他得感到这样的感情，他是何等不幸埃…唐妮——唐妮——不要欺骗你的斐笛南，你所丧失的东西，也许永不会再找着。谄媚对于最清洁的心也是一种毒药，这和托泛拿（Aqua Tofana）的毒药一样，功效迟缓，但因此更使人靠得住要死。我也许是自己欺自己，但我相信自许久以来，你不复能和从前一样，完全免除喜人称誉的虚荣，我如果说得不对，请你加以原谅，可是爱人是用放大的镜子去视察一切的。我们现在抛开这一点不讲。我必须告诉你，我觉得人不大好，因为自十天以来，便患失眠症，每夜到两点钟即醒，醒即不复成眠；据医生说，这是起源于一种心病，他除掉叫我谢绝交游外，不知道给予其他忠告，这样离君独去治病，我是永不会懂得的，并且也不能医治我的玻你不要认我以此事相告，是要使你不安，我知道你不会相信这一点，并且从你的斐笛南的爱情上讲，你也决不会具有这种意见。当我这样一人独处，回索我的生平中一切幸与不幸之事，想起我们的爱情天真烂漫的开场，并念及我现今的不幸出现于我的心灵的眼前，我向何处去避开我对自己的报仇呢。我这样悲伤，你不要生气，你要在我对你的爱情中去寻找我的痛苦。

祝你好，并且还要思念你的。

格利尔帕截致佛暖利芝书

一

亲爱的孩子！你就我的信上所书的日期地址看，便知道我已经是在归途的旅行中，但现在距维也纳仍然很远，我起初所决定的回家日期因此不能不延迟了。我于明天清早往鱼恩堡（Nürnberg），星期六日当可达到，并且在最短的时期内将往敏兴（München）游历，无论如何，我在两星期之内不能和你们见面。

昨天为我的生日，我的时间一部分花在坐邮便马车上，一部分花在坐普通书信的公共车上，到了夜间毕竟要经过努多尔城（Nudolstadt）和科博格（Koburg）中间图灵格（Thuringer）森林最黑暗阴惨的地方。自有世界以来，从没有人受过这样的播荡，并且还是在最黑暗的夜间，又有暴风雨相侵袭。你试想我在这六匹马拖着的马车上是一个孤客，马车虽不要命地往前冲去，但因路上起伏不平与烂泥满途，走得仍是很慢。…我回来迟缓的主要原因本来不是这样坏的。我在全部旅行中发见许多友爱与友谊，因此到处停留的时间比我心愿停留的时间要长些，而最惬意的回忆时往来于胸中。这种例子在威马尤表现得特别清楚。哥德老人是一个可爱的人，他的邻居自许多年以来是怎样记不起曾经见过他了。我在他的家内会餐一次，迨他第二次来邀请，我竟因别处有约，不能应命了。他请一个书师在家，凡他所心喜的人都由书师图其形像；我也享有同样的光荣。可惜我感谢他的一切好处而至于疲倦不堪了。因为我每次见着他，即深为感动，几乎不能自持，要用全力去遏止我的眼泪。有一次，老人携着我的手共往餐室，他以诚恳的态度，紧握着我的手，令我坐在他的旁边，我心中大为感动，虽力求自制，毕竟也滴下眼泪来了。他对于我的影响，一半是和父亲一样，一半是和君王一样的。

在威马的人们对于我竟是如醉如痴一样。我总是要和城中最著名的人手相酬酢，没有一刻闲着，那位大公爵邀我去，我和他盘桓一点半钟。当我离开此处之日，他们在打靶厅设宴替我送行，哥德的儿子霍墨尔（Hummel）也在座，总之，半城的人都出席了。宴后他们用音乐送我上车，并且高声向我祝福。霍墨尔夫妇因为我的缘故，表现完全快乐的样子。

至于某些朋友的信，我只收到一封；我想有些信是遗失了。我自己因手指受伤，写信还是困难，然我的手指也已经好了一大半。我现在必须搁笔了。再会！

格利尔帕截

再者，此信至多只能给完全相信任的朋友看，我不愿意我所写的事件表现好像是出于虚荣与骄傲的。

一八二六年十月五日于科博格

二

亲爱的卡笛（Kathi）！我接到了你的信，心中甚为欢悦。

书中固然未尝表现许多令人满意的地方；但谁又能够说是满意呢？大家对于生存与不感受痛苦如果不视为真正的积极的好处，（这自然是些好处），那么，人的一生便得不到多少安慰与舒服了。你不愿住在梅兰（Mailand），我却喜欢该处。倘若我们能够互相易地而居，那我俩当各有所裨益了，至于我，听一听意大利文的说话，以及环境迫我用外国文接谈，这便是我的一种享乐。搜寻语句，洵足舒畅胸怀，然在写德文时，缺乏谈话的兴趣，殊无物足为补偿。

我的生活现在比从前更为单调，天气既很坏，不便于出外散步，人们又使我困倦，就是戏院也觉得讨厌。要做事又是著名地不大高兴，并且缺乏做事的技能。于是除掉读书外别无事做，我的眼睛一天坏似一天，然不管眼睛的反抗，我每晚总是很勤勉地读书；直到睡魔来袭，才宣告停止。这样的生存我有时完全不能忍受，但我在上面说过，对于生存与不感受痛苦，即视为积极的好处，我是属于这种人之列，所以我终于服从这种思想。我近来时常患牙痛，这种不感受痛苦的话固然很不容易实现，但我颇能自制。我对于这一口牙齿起初虽是完全发狂的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但现在已呈一种家常的关系。好象一个母亲时时刻刻照顾她的孩子们一样。

我抚育它，服事它，安慰它，当我最后放它安睡的时候，我便快乐起来了。我从前的睡房中有一线风吹遍我的全身，今特移居不通风的内室；晚上我有时具有一种快乐的感情，夜间因得安睡。——只有上帝知道啊！每个人如果愿意快乐，他便能快乐！可是我不像其他大多数

人一样快乐，因为有一种不可否认的感觉向我说，我还没有享受快乐，不过正在求快乐。这种感觉总是反复地袭击我。...两页纸写完了，还只是讲我自己的事；可是我满怀着虚荣，相信这是你最感兴趣的地方。

新闻一点也没有。再会！

一八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于维也纳

梅特湟公爵致利文公爵夫人书

这是我寄往伦敦给你的第一封信。你不会首先接到此信，因为当你在巴黎寄居时，我还要写信给你；可是当你达到我们将来相会的地点后，此信当使忆及你的朋友。

我的亲爱的，任何人如像我一样地感觉，他对于一切幽灵都是可接近的。我写给你的信不愿送往巴黎，但愿送往伦敦，你了解这一点么？我将那件信托的东西送给你，将我的一切书信翻阅一遍，当我翻阅时，不觉哭起来了。你对于我所行使的力量，是何等的一种力量啊？你这样快所获得的权力，是何等的一种权力啊？你相信我是容易制服的么？我对于在我的眼前发生和滋长的东西，会受其欺蒙么？你如果是相信这一点，那便是一种错误。

十月二十二日我们在N君的家中第一次聚谈。我看见你当日对于事物所表示的注意力，绝非其他妇女所能及其万一，许久以来，一切人对于妇女的评判虽加以赞扬，然在我的眼光中她们本是很平常的。二十六日我们对于一桩极不关紧要的事第一次具有共同的意见。你记得我愿意你做我的游伴么？

你将我自己的车上坐位夺去了；对于一个人怎样能够这样容易不客气，我不大高兴。我们彼此交谈；我因你的和善与朴质，很喜欢你。二十七日我见着你已经是很快乐了。我于是向你提议，改用你的马车，使我可以和你相伴。我徐徐相信有些人赞美你为可爱的妇女，他们是对的；我在这一日觉得我们的距离较从前短些了。...二十八日我以郑重的仪式第一次访问你。...当我回家之后，我觉得你和我如旧相识一样。我对于当时在你房中的两位男子交头接耳那种简慢的样子，并不抱怨；反觉得他们坐在一张大圆桌面前是很好的。二十九日我没有看见你。

三十日我觉得前一日是冷淡而且枯燥无味！

我不知道你何日到我的住所来访我我的亲爱的，你发狂热了，你是我的自身！你不要问我自那个时候起心中所感觉的是什么你倘若不知道这一点，你倘若不首先感觉这一点，那你便不算是我的！我的亲爱

的，你这里得着一个月的忠实报告！如果距离与时间不毁灭你现在所感觉的以及你在一个长时期将要感觉到的东西，那么，上述的一个短促期间就是决定我的命运的，我相信就是决定你的命运的。

...你如果要知道我的意见，我愿意告诉你：我在一个短时期内对于我爱逾生命的你，已经知道的很多。你具有充足的精神！你具有一切善良的，强毅的，超群出众的妇女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求怎样形成生活的一种感觉！

你觉得自己有一种缺陷，应加以弥补。你的配偶是善良的，是有体面的；只是他并非他夫人的命运的主宰。你完全是属于我的，这是幸福的第一种根基，我从来没有像在你的旁边这样安适的。

我的亲爱的，我被视为见爱，觉得几乎很有困难之处，我是你的，其确切不易的程度，恰和我是我自己的一样。这种感觉是不受丝毫扰乱的；至于相反的方面我的意识中简直没有一点念头。我的善良的多洛提亚，你必定具有一种真诚的魔力，还没有为我所遇着；你必须永远比任何人更加爱我，你懂得么?

现在既没有东西能够摇动我对于这个最重要之点安宁的心理，你便不要相信我对于这样短的分离有所恐惧。我再向你说一遍，我确切是你的。我知道你具有我自己的感觉甚多，因此任何人要在你的心中占丝毫地位，简直是不可能的。现在只是时间问题么？任何人再也不会像我一样是你的朋友。你将来能够感觉到的一切东西不复是你对我所保证的。像我们这样的关系，一生也不过是一次罢了。同样的关系不为情势所许，这是常有的事，双方不能相遇，无从构成这种关系，这更是常有的事。我的朋友，像我们这样互相隶属，已经不是寻常的事了！我必须使你时常留在我的心目之中。啊唷，你！

我要关心，使你不忘记我，你不要怕在我一方面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我对于自己的事我毫不在意，但对于我们的事，便力加维护，并且从此时起，我觉得自己强健起来了。你当养成一种习惯，每日写片纸只字给我，并且还要多于片纸只字啊！今天的朋友比较昨天的朋友要难于忘记一点；我愿意做你今天的朋友，做你今天和一切时间的朋友。

你愿意和我闲谈么？问一问你自己，我在何种状况之下，在最不同的联系之中向你所说的一切东西：你如果连用自己的思想，你是会知道的。我的亲爱的，你看，我对于你没有真正的信任么？你如果和我疏

远，那你会和你自己疏远，我能够给你的证据不能比我对你所说这样的确切话还更重大。

这封信是纷乱无章的了；我的心情在信中倾吐出来，留下显著的痕迹。你将看见我总是和现在一样：我的思想就是（并且当然永远）是我目前感觉的质朴的表现。我总会知道，我每天写给你的东西是我的心灵中所含蓄的，你将看见，我的心中具有一种长久不变的东西；就是一种感觉，这是我的幸福，这是要养育我的全部生命的。

此外，有人以为我是不能够恋爱的！他们高兴什么，便可相信什么，这于我何关？我下次将告诉你我对于他们的意见。

我们的书信往来当为大规模的，凡你在这一个月内没有知道的事，当于我的信中见着。你的认识我终久要胜过任何人任何时的认识我我不说：无论何时何人会认误解我。你这个人，我已找着了，我紧紧地抱着，你就是我的本身。凡世界上的艳丽或幸福，均不足作你的替身。每个人只能够找着一种唯一的幸福。我的幸福就是你，你就是我的幸福。

亲爱的，祝你好！我现在收场了，因为信差要出发。我已经开始做什么事，你行将在巴黎接到的信中会告诉你。我的时间中最好的部分恰恰度过了。

你总是我的对象总是我自视为隶属于你的唯一刹那间的避难所

一八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不律塞

根慈致环妮·亚尔斯列书

我和你相结识，这是一种幸福，但自许久以来，这幸福似乎不能再有进步；然每天又向我证明我的错误。我能够用什么颜色描写今天晚上呢？天使般的女郎，你的明眸与酥胸给我尽量享乐的快乐，我已经沉醉了。我觉得我的一切血管中都具有下列甜蜜的诗的真理：自然间最美丽的秋波向我们一转，吾人的生命如同婴儿在乳娘的身畔，即在极乐园黄金色的原野中，除掉她，也会掉头不顾。

这首诗是替我做好的，你就是这种描写中的夫人！我的环妮，我在地球上得享受这样的极乐，我应当怎样地感激你；我的！这个音组比天还重要；你已经写了这个字，你的口和你眼睛已经将它批准了。我要报酬你，实在是力量不毅；可是我对于你给予我的好处，将要，并且必定，尽力图报。

我倘若不向你说我是在何等感觉之中度过今天，我即不能完结这一天。那使我生气勃勃的东西还要超过爱情：那是一种心情的兴奋，而此兴奋是和一种虔诚相等的，在实际上，自许久以来，我的心对于上帝没有像我现在祈祷他赐福给你一样专环妮，祝夜安！

一八三○年六月九日星期三半夜

环妮·亚尔斯列致根慈书

我今六点钟就起床了，因为我们已经决定今天作乡村旅行，毕竟也实现了。我们于六点半钟自维也纳出发，往布利尔（Bril），整天停留在该处，现在才回家。该处具有天然的风景，我本来应当游目骋怀，得着享乐，可是竟未能如愿相偿，因为我起初患剧烈的头痛，后来念及你今天一定有信给我毕竟如此又渴望回家。否则我在乡村中的享乐，必非笔墨所能形容，独因思念你这是常有的事的缘故，以致无心于此，我想根慈倘若在我的旁边，我便有心寻乐了。当我想及你怎样思念我时，当我翻阅你的书信时，我确信你很可怜我，你这样的好人却受命运的重罚，我的亲爱的根兹，你只管具一鼓勇气，上帝依然存在，我俩也依然活着，这种情形如不变，我们不必失望。快乐的日子会再降临我们这种日子对于许多人当是一种垂教愁苦的日子行将获得补偿，我的亲爱的根慈，你只管具一鼓勇气。我对于你的无可如何，我实受了你一点烦恼；你在每一封信中总是说你的信使我生厌，甚至于说我必须加以讲解，你相信我不能读你的信么？或者你相信它们使我受苦恼么？否，我的亲爱的朋友，你弄错了。它们愈加悲惨，便愈足以证明你对我是怎样好，这两封信是很悲惨的，你对我是很好的，我欣喜无量，我从你的书信中以及从我的自身能够猜想到，我也很可以和你别离，因为我想起你既可以和我别离，我怎样必定不和你别离。你的第二号信和平常一样，是三点钟达到我家的。但我因不在家，所以现在才到手。亚帕尔（Appel）每天来问我是否有信给你。

我虽不能写长信给你，但总时常写一点。我今天头痛，否则会再写下去，我只要告诉你，我对于你是好的，再多你也用不着知道，我向你多多接吻，我是你的环妮。再会

八月一日晚九点钟于维也纳